

晚香堂集目次

卷之一

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左氏春秋序

郭註莊子序

國策贈序

呂氏春秋序

唐詩集註序

岐陽志跋

蘇長公小品序

米襄陽志林叙

花蕊夫人宮詞叙

倪雲林集序

弇州讀書後序

王緱山集序

詒美堂集序

竹素堂全集序

雪香菴集序

漱六齋文集叙

馴鶴樓稿序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卷之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序

紫玉玄居選序

王季重擬存稿序

文游草叙

汪希伯詩叙

駛雪齋集叙

芙蓉庄詩序

陳無非詩序

五言詩叙

玉鴛閣詩集叙

董玄宰制義序

唐元徽策序

楊去奢制義叙

楊彥履稿序

鄒公履稿叙

雕蟲草叙

虎嘯軒稿序

宋讓木稿序

武則天刪僞經目序

撫津疏草序

秦稅紀叙

射經序

百忍箴序

沈氏弋說序

食物纂要序

藏說小萃序

卷之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後序 茶董小叙

酒顛小叙 南華發覆序

王節婦完節編叙 臥遊清福編序

游喚序 王緱山紀游稿序

史翰林致身錄序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康先生募勸義穀叙 俠林序

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贈味淡康公序 賀錢公大拜序

贈汪內史奉使五方序

賀京山鄭侯榮封序 贈何承雲序

送黃樓巖轉海州學正序

卷之四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求忠書院記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虎丘三泉亭記

占星堂記

觀濠堂記

用拙堂記

聚書樓記

飽菜軒記

許秘書園記

梅花樓記

卷之五

記

貞靜菴記

游桃花記

微道人生壙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清浦河工告成碑記

浙學憲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松董漕方公旦心遺愛碑記

清浦令賀公景瞻去思碑記

卷之六

壽言

壽少師申瑤翁八十叙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叙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叙

壽范雲從先生八十叙

壽杜大將軍八十叙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壽元輔申公七十叙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壽潘見所先生七十序

壽楊太公七十叙

壽潘虞淵暨配楊孺人七十序

壽孫大公七十叙 壽雪泉禪師七十叙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叙

卷之七

壽言

壽同鄉大咸馮先生六十叙

壽瑯琊王閉仲先生六十叙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叙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叙

壽康孟修六十叙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叙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叙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壽顧恭人五十序

卷之八

祭文

祭常熟趙叔度

祭潘司空文

祭震野楊公文

代

祭范象先文

祭陸君羽文

祭黃葵陽少宗伯文

代

祭汪侍峰文

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孫漢陽太守傳

安硯亭先生傳

玉峰道人傳

江陰貢太公傳

有道鳴鶴李公傳

馮甄甫傳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劉母錢淑人傳

貞懿吳母傳

錢母陸淑人傳

李母楊節婦傳

卷之十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

題王仲遵花史

題宋秋士情種

題素位編

題顧仲方樂府

題永康十景畫冊

題高保山詩畫冊

花史跋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題周僕射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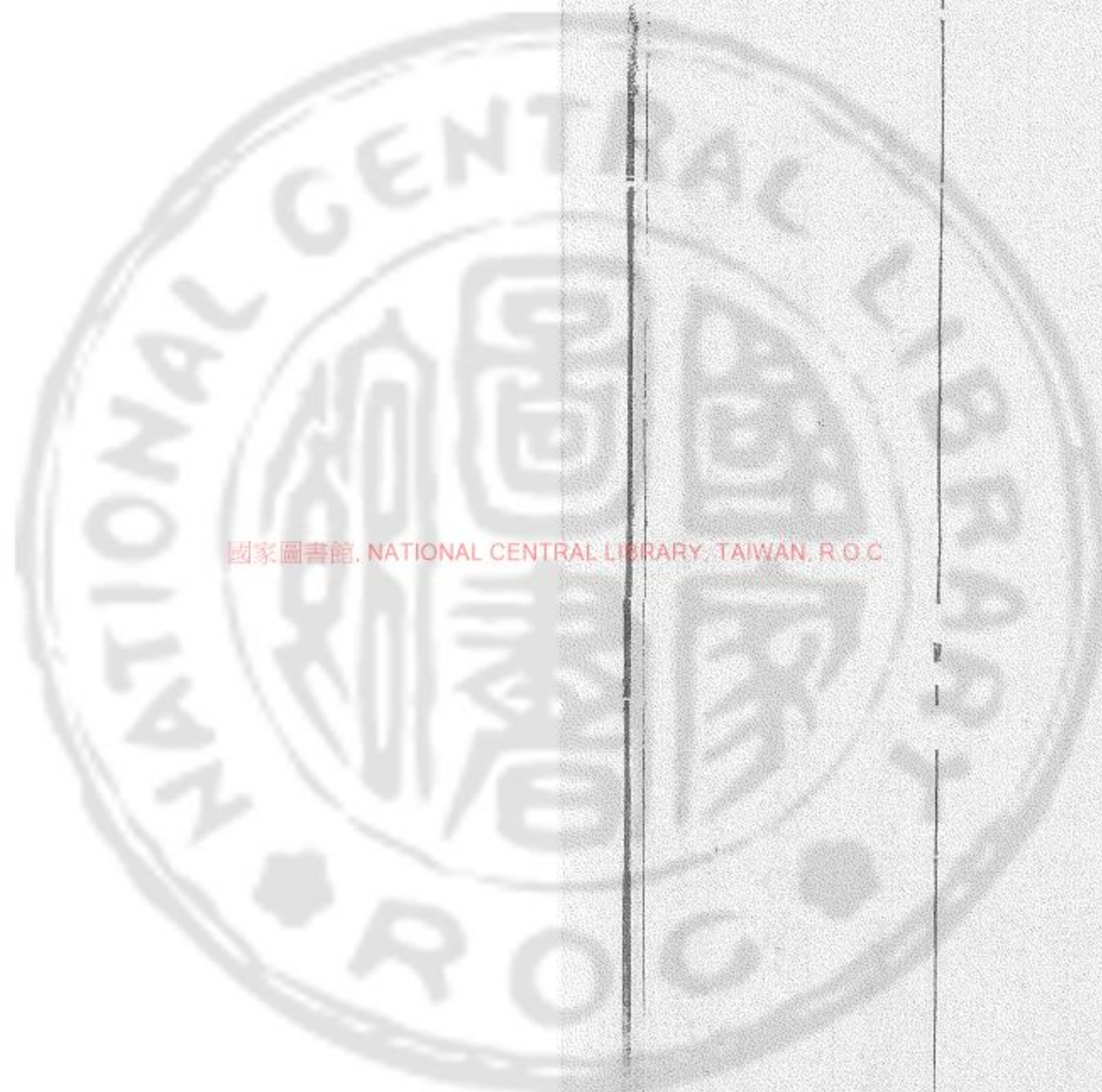
題瑤池春永帖

跋乞松詩

五會圖跋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目次 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先生集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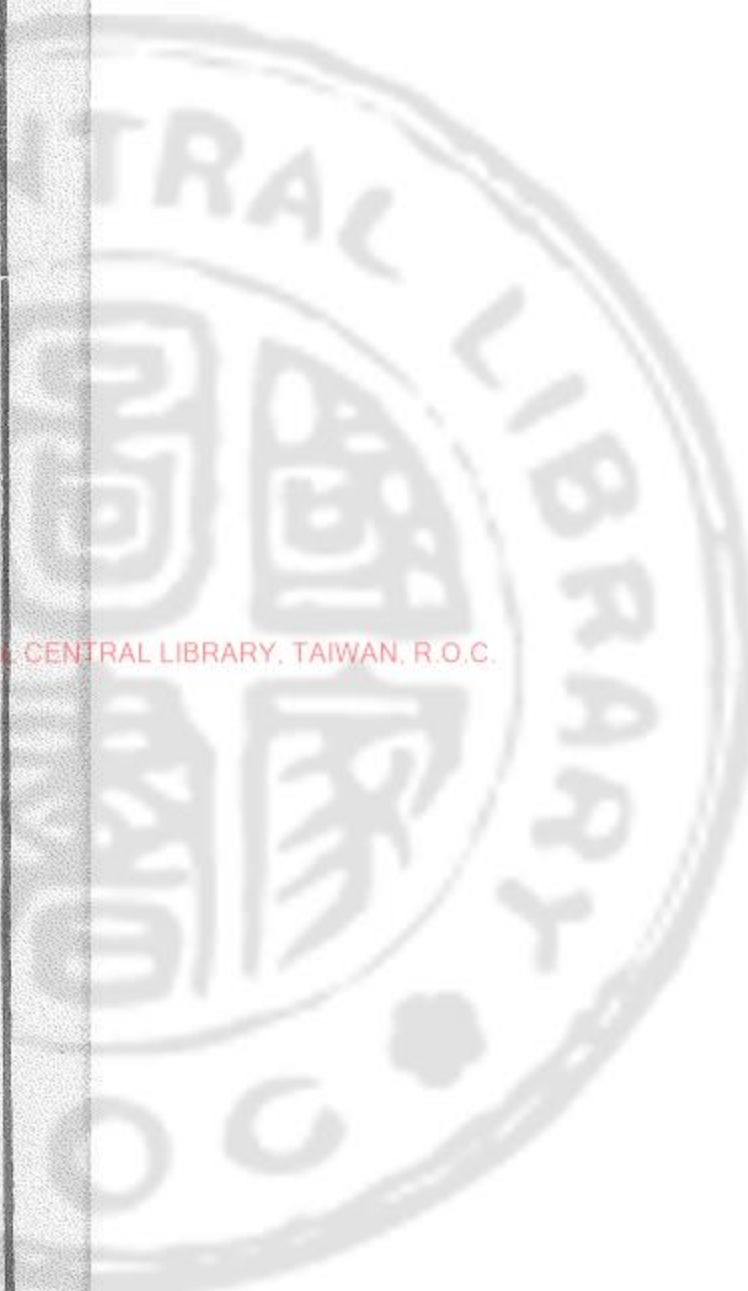
晚香堂集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



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有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稗芴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

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敘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敘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掎擊小敘。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

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管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僮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况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

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盞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籛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群。渙大群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願而已。是爲敘。

左氏春秋序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於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於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遍相掎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病。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仿周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后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

如談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誦。又其后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誦。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註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於經。未必有意於創史。而後人強附之於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

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冢。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級。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楊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辦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况文。

章典艷又有特出於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蠡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旣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郭註莊子序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鈎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而况莊子哉莊子註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

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咲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韋編郎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

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后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眇而相莊者夫莊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后乃受宋唐封號。其爲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驚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固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於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

句。冒。爲。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
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
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
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國策贈序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
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
局。定。矣。晉。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
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
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於。聰。國。人。從。之。而。愚。於。兵。卽。
其。所。自。號。墨。卿。者。流。三。寸。之。舌。沸。於。波。濤。七。尺。之。軀。閃。
于。輓。轡。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令。自。穿。其。身。如。薰。骨。而。殘。
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卽。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

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黍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咲可以解紛願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醜醜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旣成于鼓琴鳴鶴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

大抵世之有經而識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防始于七雄迄於四豪皆以狙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所畏客而詘群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呂氏春秋序

南亭蒼巖李公。繇戶部尚書郎出。權許墅。寬仁廉潔。商民詠歌之。貽書陳子云。僕諸生時。好流覽秦漢來諸書。而呂覽尤所篤嗜。丹鉛品題。曩手跡尚在。子盍爲我序。余惟秦漢時。晏子陸賈。呂不韋皆撰有春秋。而呂氏獨著。不韋嘗愧秦之強。不如四公子多客。招致三千人。使著所聞。集論幾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今古之事。千狐製裘。百雞取蹠。非若晏子陸賈所自撰一家言也。夫秦素稱無道無義。其君若臣。烏知先王之仁義禮樂。

詩書而不韋又陽翟賈也。呂覽曷爲而來哉。秦法烹儒而不韋獨養客如故。燒焚文學百家語甚急刻而不韋暴其書於國門如故。非特目無始皇抑且目無李斯丞相。豈不韋上挾太后母子肺腑之親。下踞仲父文信侯之尊。所在震恐莫可誰何耶。非也。按史記李斯故不韋客也。斯爲郡小吏。西入秦求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斯遂以布衣至秦。長史因勸始皇陰遣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名士可啗以財者厚結之。不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即使良將隨其後。彼曷嘗一日忘諸侯之賓客哉。

秦取天下于六國。六國取之于一百六十國。天下一統。諸侯客渙散無所屬。不韋謂可籠而致也。給餼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既解其旅况羈愁。又耗其雄心异志。如唐三教珠英。宋修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諸儒。正用是術也。向使不韋盡收列國圖籍。付之群賢之手。互相較索。更翻註述。使天下後世復見皇王結繩以來。蝌蚪鳥跡。漆簡竹書之盛。豈非古今極大快事。奈何咸陽一炬外。僅僅呂覽而止哉。當其懸千金于國門之上。使無敢輕易一字。妄覲一錢者。不過鬻奇貨故智耳。市

魁。馭。賈。心。計。亦。綦。深。矣。嗚。呼。以。秦。政。之。惡。荆。軻。七。漸。離。筑。張。子。房。椎。不。能。一。中。而。天。生。一。不。韋。亂。秦。於。前。不。韋。又。進。李。斯。亂。秦。於。後。跡。其。行。事。與。呂。覽。大。相。刺。謬。而。欲。表。裏。爲。奸。身。名。俱。泰。其。可。得。乎。始。皇。負。聖。人。之。威。威。略。所。及。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而。不。韋。弄。之。如。嬰。兒。始。皇。曾。不。覺。必。欲。焚。絕。詩。書。以。愚。黔。首。詎。知。其。先。爲。不。韋。所。愚。乎。未。幾。亡。秦。輩。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目。不。識。字。之。人。卽。識。字。者。獨。圮。橋。孺。子。一。卷。素。書。耳。不。省。當。時。撰。呂。覽。諸。賓。客。安。在。豈。其。不。願。挂。姓。名。

書。中。抱。魯。連。不。帝。秦。之。意。乎。名。氏。雖。難。知。其。人。可。思。其。文。可。覆。而。讀。也。今。觀。使。君。之。品。藻。通。章。逐。句。抉。奧。剖。疑。不。遺。餘。力。夫。亦。謂。此。書。非。不。韋。書。并。非。秦。人。書。廼。列。國。故。老。斥。秦。寄。慨。之。書。猶。有。成。周。遺。風。焉。讀。者。其。知。使。君。梓。書。之。義。乎。

唐詩集註序

余纂有十異人傳。西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猶未受師句讀。問之。八方五色。不復有。若聲音。點畫。種種文字。懵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旁讀三番。旋即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官言。而最喜作詩。有集行于世。多爲通人所賞。太守繩齋許公。延見。賜粟帛。鹽臺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學淹通。又捐俸爲君刻唐詩集註。而陳罔卿張參知諸君。爭資助之。其詩幾百卷。大約昉高掾正聲。及李于鱗選。而稍益之。精

明香室集 卷一
汰諸箋附以己意典而覈裁而文既不培擊古人而又鮮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來彼后夔季札雖精專門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卽奇君者不奇君博而奇君目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經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目有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與唐君等第世界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君又能以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箋註無所不採擇不握管而筆端有眼千手眼皆備矣今人六根

具足授以此詩不解句讀或以上註下或以下註上首尾顛倒莫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略雜音聲者非螢火借光則眼中着木拂子相似試與唐君說詩吾不知其明睛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蒼頡之六書可廢異哉有目者得此詩而讀之將無愧死也夫

岐陽志跋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
睿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興信公主降裴垵，後降裴穎，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咲一也。杜荷誅，城陽公

王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卺，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晏，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咲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董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

玉帶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咲曰：兒不爲武官，何遽耳。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咲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稱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咲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咲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

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咲六也。大長公主自蕃回京。以廻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忤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咲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婿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

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咲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咲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咲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墨猖狂。蓋公王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觀焉。

蘇長公小品序

自古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卽所謂名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竇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謂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千古一人而已。史稱孝武之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帝王易爲豪耳。若長公起自西

齋中更擯竄流。落於蜃塢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溫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達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爲禪友。以葆光蹇道士爲長生友。卽有懟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人文湊合如五星相聚。而長公以奎壁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

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宣。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市人之驅而戰。竹頭木屑之羅而爲用也。惟長公能之。卽老泉頽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爲經生之所恒誦習者。稍後之。如讀

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於五千四十八卷未
晚也此讀長公集法也楚中陳元植其選法先得我心
矣是故眉道人樂取檢定而序之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
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
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
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老
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
沓拖拉擢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
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
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

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躡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禡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徹賜酒菓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

不屈挫。寄八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花蕊夫人宮詞敘

晉徐匡章納女于蜀後主孟昶。昶喜其輕黠，賜號花蕊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八下，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水，爲昶治大第一區以待昶。凡出師六十六日，昶啣璧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太祖幸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死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鉄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民，秦民楚民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蕊手書宮詞，郭祥口誦數

篇於王荆公。故王禹玉輩爭相傳寫。行于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真。班婕妤。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監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可謂巧於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遊。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後景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調。最好房中容成之術。多抹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卷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喆。昭遠手揮鐵如意。領二三萬雕

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喆乳臭兒耳。又輦愛姬伶人樂器。守劔門之口。景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鬪草採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景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景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能死。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強人意。若使夫人嚙一劔。以報景。豈非粉黛中真男兒哉。花蕊同時。南漢有盧瓊仙。南唐有蕭娘。及保義黃氏。皆歌舞妍姣。書伎絕倫。兵燹紛紛。詩翰不少見。獨花蕊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如

此陳亢侯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蓋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尚當以二南爲正。

倪雲林集序

管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倪雲林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嬾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於市。梁鴻潔于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卧清秘。洗拭梧竹。摩挲鼎彝。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俗

士如恐免乎。能盡如董巨。詩比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
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
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
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
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
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繭。
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勁。卽置先生于
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咲
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藁續藁所未載
也。初刻續藁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賈陽者。束殘書置
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問伯
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
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
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閑仲校正
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
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

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璧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數歷中外，納郎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虛歲。賓客鴈詠無虛畧，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於戢身靖廬，誓掃筆硯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睿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遲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

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齋，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鏡，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卽欲追取，更竄一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已解順，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卽子弟諸女亦

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爲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藉。不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閑仲爲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婿也。尤嫻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苦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卽以此孤行人間矣。

王緜山集序

往余與辰玉竝研席時。弁州公與文肅公皆居南城靖廬。兩家子弟更相社。文成奏兩公。兩公又轉委之。曰。且以眎兩學使者。蓋麟洲先生歸自秦。和石先生歸自洛。一時四王震海內。然皆操制舉義相券責。而辰玉與余獨好爲古文詩歌。文肅公聞之。弗訶詰也。辰玉每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註。不輕放一字。余曰。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而子胡自苦爲。辰玉笑曰。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雖然。讀書與立身相似。

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乙酉與余應應天京兆試。罷歸遊武林寓僧舍山空月明虎嘯戶外兩人唱險韻。遍爲長歌歌成而酒寒者罰。往往鬪句如風雨狎至。鶻兔交馳落筆掣去不復便能記憶。以後如此類者甚衆。丙戌余擲青衫辰玉從京邸寓書云非久相從爲楊許碧落之遊矣。余荅云楊許且置。輞川王裴吾兩人故有成言子勉之矣。戊子中順天解額十年不字辛丑擢上第遂請終養余迎笑曰王郎信非食言者辰玉嘆曰吾歸非獨謝子且以謝高饒兩公兩公唐子方也家君疏

薦之不報。今兩公尚頓田間而余爲瀛州散吏安歟否歟。請自是與子鈎深致遠縱讀天下之書無爲問輦上矣。噫嘻詎意辰玉之竟至斯也。初江陵奪情文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禍叵測辰玉和歸去來辭以招之。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無爲孺子所笑辰玉方四十名動京師已當弁州公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點額曝腮辰玉獨崛強以通家子見不以非面見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落然弁州公數數從他所購其詩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或與之順流而談古今成否得失

之故。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書。小則解人頤。大則中國家膏盲肯窾。於是且嘆且驚。又知辰玉果天下士也。辰玉詩沉雄鮮爽。學韓杜文章精辨宏衍。學荀卿劉中壘。久則機局新。爐鑄足。節制整。遂成卓爾一家之言。書法出入顏魯公。蘇學士。游戲而爲樂府詩餘。卽宋元當行家。無以過也。分辰玉之才。自可蔭映數輩。而不幸生於相門。爲門地所掩。又爲數十年功名所縛。若朝廷超格用人。如唐宋故事。決能吐去鷄肋。何遽不爲李贊皇韓持國。又使圭竇華門。布衣終老。非下簾讀易。則閉戶著

書。其制作度不止是。而志意不遂。命也奈何。辰玉病久。執手顧余曰。吾昔與子相期。一人後死。則請序其文而傳之。今責在子矣。余低回不能答。頃念前盟。又應尚璽君遜之之勤請。爲銓次較讐。僅得集若干卷。行于世。昔者自樂天序京兆元居敬集。燭下諷讀。淒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死一生也。題詩集後云。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洒故人文。悲夫。余乃與辰玉今日適類此。余著述不如辰玉遠甚。忽爲吳兒竊姓名。麗襍百出。懸贖書於國門。假令辰玉在。必且戟

手頓足。作序一通。爲余伸虎賁優孟之辨。而今乃已矣。後竟誰定吾文者。臨敘不覺三嘆。

詒美堂集序

國朝四大儒。三大功臣。皆在浙中。近頗摧折。文苑循吏。傳稍見絀。獨耳劉祝公。自通籍以來。卽超超翔於世途。指目之外。宦不欲早達。平進而已。集不欲早就。晚出而已。祝公纓綬相望。類古之公族世家。而公復以綺歲登朝。才力壯勁。踔蹇跌宕于古今墳史之間。發爲著作。皆蘊藉而有風華。肅括而有矩矱。亭勻而有健翮。諧合而有奇音。卽鮑謝陶韋之詩。賈長沙陸忠州之文。可馳騁相上下也。生平雅道自居。篤懷靜退。韜光潛實。無間可窺。

明香堂集 卷一
初爲王文肅公所舉士。當在政府。書籟削跡。卽弁州咫尺龍門。未嘗竿牘自通。奮動文采。以煽尺寸之譽。丙戌起家。乙丑僅轉南京兆。逡巡三十四年。垂今日始出。詒美堂集。行之人間。學士大夫迫欲窺其名山之藏。而粹不可得。則往往以晚見公集爲怪。而不知公之得力正在此。其收名定價亦在此。管者杜崔張素之書。衣袖如皂唇齒常黑。筆成家。硯成白。推而至於重耳之出。亡十九年。勾踐之生。養訓練二十年。取威定霸。率以晚得之。而况策勲于翰墨詩文之林者乎。公生長海墘。渡錢塘。

泛楊子。謁孔林。登衡岳。觀瀑布於楊瀝。酌丹泉於麻姑。督樓船於廣海。眺鳳闕於金陵。麾蓋所臨。悉見之。品題撰記。而又吐納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籤。縱橫八面而應之。發皇耳目。開拓心胸。沛然遊於至足之餘。若然中乎大觚之窾。蓋學問醞釀。江山映發。歲月磨礱。交相爲助者也。公詩文大意在憂道閔世。立憲教家。直欲取呼號呻吟之故習。方言里語之新聲。一汎掃而空之。卽往代名家哲匠。微有異同。何能蟠屈時流。剽剝時調。作轅下駒。水中鳧耶。歐陽文忠晚年編集。卽篇許。累日

明香室集 卷一
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猶未睡。薛夫人謂之曰。寧畏先生嗔耶。公徐咲曰。吾正畏先生嗔耳。曾南豐謂張文叔。三遇之。未嘗爲余出其文。其自進甚強。自待亦甚重。爲可喜也。古人重視詩文。如功名人品。各期于晚節。無憾而後卽安。決不肯輕錯一趾。亦不肯輕下一籌。審固遲回。久則終收。末後之全局。非得道大有識力者。不能讀公之集。庶幾想見其爲人。可謂循吏之楷模。文苑之耆宿矣。

竹素堂全集序

往陸文定公嘗謂余曰。細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已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若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瓠耳。余曰。然則晚年何以爲樂。公曰。危坐焚香。誦讀融液。流而爲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真境也。余耳剽此論。求之吾鄉耆宿。獨滬海陳先生不愧斯語云。公嫻古文詞。發於制舉義。擢丙子高魁。名與顧叔時埒。己丑登第。獨請南曹。與同志共結清真會。直欲遡弘正。追六季而上之。自尚書郎以至太僕。自河洛晉楚

以至陪京。其數歷十九在外。其數請數歸。又十九在丘壑。不在春明門。熱人熱地上也。所居名曰涉園。園中有竹素堂五楹。虛其中以待客。東西兩楹。一貯書。一設榻。客至。相與揚。乾風雅。盤礴泉石。命酒飛觴。卜晝卜夜。暇則手一編。呶哦其中。生平無他嗜。敦古道。繙異書。卓然以主持名教。振起斯文爲已任。字挾風霜。語鏗金石。鴻裁英彩。業已不脛而走。雞林象胥之間。今竹素堂全刻。凡中年晚年之著作。皆在焉。先立言。後體物。正如賈生以過秦爲首。荀卿以賦爲尾。卷帙編次。亦猶行古之道。

也。公腰有傲骨。故言必簡潔。胸有直腸。故言必適快。筆有胆決。故能橫心橫口。之所出籠罩古初。壘倒豪傑。譬猶寒蛩切切。遇雷霆之擊。而失其聲。細流涓涓。遇河海之奔。而失其勢。凡僮父叫呼。書生號嗷。皆公百尺樓下客耳。他人好進。公好退。他人好同。公好獨。他人緝緝翩翩。公磊磊落落。不通朝貴。牘不登講學壇。乞駒隙見在之日。讀蠹魚未食之書。後先撰造。遂至府群玉而藏名山。真晚年第一真樂境也。劉夢得寡諧。乃以文章自適。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而英華奇傑之作。日富日新。

明香堂集 卷一
今滬海先生亦然。身經五朝。壽踰大耋。夢得詩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公之謂矣。

雪香菴集序

廬江湘畹許公。繇司空尚書郎出守紹興。有雪香菴集數卷。拔俗辟塵。言言鶴背。上語也。公嘗夢與東坡夜談。明發得硯山於竹根間。硯陰刻蘇公小像。眉道人異而贊之。云。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鑿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彫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咲。鬚眉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顛。豪奪詭取。空流涎。郡中間之。欲爲建夢蘇閣。而公莫能止也。或曰。許使君故是東坡後身。余曰。其許玄度輩。

出現乎晉王逸少不樂在京師渡浙江與謝安孫綽築
室東山而許尤稱人外之契遺書逸少云自山陰至臨
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左廬江人也公
生於元放之鄉而又臨許玄度之會稽佳山水目之仙
吏不虛矣云操三不惑行三無私郡閣清嚴卽是金堂
玉室四野耕桑卽是仙人芝草遊有記記有詩填烟霞
爲骨髓鏗金石爲聲聞異藻英篇早傳當世卽是自天
元吉珠宮玉檢之書比之君家玄度功德俱同但太守
二十石俸頗饒於餌木耳東坡詩云旌陽遠游同一許

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
此語若爲今日許使君而設坡仙以天然視傳之雪香
菴主人有以哉

漱六齋文集敘

吾師自舞象時。卽已名噪海內。海內束錦結佩而禮於先生之門者。屢獵獵滿堂下。不則遙聞聲而相慕。以爲儼然耆舊尊宿也。比典謁出就客。神觀偉如。握麈尾而屑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自王公大人而下。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爲引重。而吾師第委蛇以謝不敏。羞與噉名者共熠燿而爭蠻觸之角。惟高卧名園。洗竹灌花。上以洪濼侍兩尊人。而下飭其餘。以與一二同調爲清夜遊。墨花酒鎗。淋漓于石痕蕉蘚間。或出而時鼓名山之屐。

長歌清味。援筆千言。虛往實歸。明月在袖。則茲集可考也。蓋吾師之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可以懸國門。遠可以長洛陽之價。而乃欲寶之帳中。副之石室。以自扇其藏。其束髮受經。爲隙探而秘讀之。脩然其天樂之婉而導也。穆然其寒陰松影之布席也。決然而奔者。其龍門之激也。俄然而變者。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朱鷺之映帶于朝霞之末也。燁然其赤霞之界也。縱橫出沒。如顛史之醉草。永明之說禪。而公子之聽樂也。蓋吾師有兼材。故能賈其餘勇。以漁獵于千秋。有慧

心。故能使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之筆端。而惟吾役有山川都會。恣其游覽。鴻寶神冊。佐其丹鉛。名公鉅卿。雋流開士。歸其齒牙。故能翕張弘獎。進而摧鹿角之雄。談退而收雞林之駿譽。嘻。觀止矣。至于吾師之勁節。干霄熱腸如沸。其氣百折而不爲弱湍。百鍊而不爲繞指。又往往于毫楮見之。此非獨足以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鄒魯之于文學。蓋其性然也。某之操筆于吾師之門牆。廿年餘矣。蠹遊蠹測。未及悉窺積寶之淵。今幸屬按次。乃得少嘗一臠。昔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之曰。過某

山之麓。則啓函以視。既發。則硯之穴者以百數。於是始大悔。返而受業。今某于此道類是矣。然則沒身不怠。以嗟乎其步趨者。吾師乎。吾師乎。謹執簡而爲之序。

馴鶴樓稿序

吳表東海。推王弼州。楚表南岳。推李大泌。余不佞常侍兩先生談。執而大泌竊有憂色。曰。詩文厭剽襲。則流而爲鑿空。喜鑿空。則流而爲杜撰。近且撓入方言里語。俳調俚詞。自詭爲回換一新。而不覺狂魔據其心腑。無文之言。能行遠乎。大有力者。欲出而掃除更新之。莫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爲第一義。其在我鄉之錢長玉氏矣。不佞與長玉別數年。已魁壬戌榜。官戶曹郎。識者恨不以木天處之。而長玉獨否。否出榷滸墅關。關政荒政。傳播

於四方往來之口。而立祠于五達水陸之衢。蓋古者有德。有言之君子也。余硜硜不願叩關。而長玉則寄馴鶴樓稿示余。富哉言乎。得無啖綏山桃而豪。食哀家梨而快乎。長玉自少以千秋自命。雖治公車言。每飯不忘鉅鹿。釋褐以來。篤購今古異書。博綜該覽。醞釀欲成一家言。而數以簿領賓客奪之。然猶簡應對。謝獻酬。踖壁篝燈。終宵孤坐。仰而思。俯而讀。出之以橫口。橫心。助之以怒生。怒號。怒飛之筆力。滾滾乎一似洞庭雲夢之吐吞也。大招浮湘之吁駭也。椒蘭蘅蒨之芬芳也。山鬼雲中。

君之縹緲恍惚也。明徵伊始。譽業方新。自茲以往。駕長轡。騁修塗。吾安能究其所詣。王弇州嘗語余。昔在爽鳩署中。日與于鱗手抄史記文選各一部。舉觥抽誦。以記否爲賞罰。卽大泌批閱周禮。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二公讀書在弱冠後。未三十。在起家進士後。不自經生時也。積玉成圃。萃珠成淵。秣苑主盟。雷抨霆震于東海南岳之外。前茅後勁。楚實有人。今舍長玉其誰哉。長玉風神條暢。志意貞立。厭薄雕蟲。別有軌正。督世之意。然滿腦肥腸。時溢而爲振世奇作。于役黔中。

撰使楚記。參錯古跡。始末于雲烟。過眼之間。大類山海
水經註。視零陵圖志。長沙風土碑。奇麗過之。此記之創
體。而王李集中之所無也。則發于讀書。至足之餘。故也。
千秋大業。得長王。大有力者。負之而趨。直取邇來鑿空
杜撰之陋習。掃除更新。使人復見左史屈宋之威儀。豈
惟張楚競。卽弇州大泌而後。代興無疑矣。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劉須溪先生集有百卷。其子尚友亦能文。予所見記抄
七十篇。及批評杜詩世說新語止矣。武林楊人駒復得
老莊列。得李長吉。得蘇子瞻。得王孟。得班馬異同。哀爲
九種。而辛稼軒詞。陸放翁集。則待訪焉。聞子將精校之。
學者始睹須溪先生之大全。真秣林第一快事也。先生
名辰翁。字會孟。以太學生壬戌廷試。言濟邸無後。可慟。
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賈平章。置丙第。以
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荐居史館。除博士。皆固辭。丙子

宋亡託遊方外。蓋殿講歐陽異齋之弟子。信國文文山之友。文忠江萬里之幕客也。文文山謂異齋之門。非將則相。又有與架閣劉會孟書。視其師友先生。故是磊落忠孝人。非止于異書中。作自了漢者。當宋家未造之時。八表同昏。四國交阻。刀槩曜日。烽烟翳天。車鐸馬鈴。半夜戛戛。馳枕上。老書生輩。偷從牆隙。戶竇窺。噤莫敢正視。先生何緣得此清暇。復弄筆。繫文史。耶。抑亦德祐前。應舉所讀書也。德祐以後。軍學十哲。像左衽矣。萬里以故相赴止水死矣。文文山入衛。徵勤王師。無一人一騎。

至矣。大勢已去。莫可誰何。先生進不能為。徒俠執鐵纏。稍退不能為。連人采山釣水。又不忍為。叛臣降將。孤負趙氏三百年養士之厚恩。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于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代裂眚痛哭云耳。吳草廬稱須溪之文。奇絕變化。子尚友之文。浩瀚演迤。皆能自成一家。惜其父子失編。宋史并集百卷。皆不傳。獨喜評點九種書。不為胡血腥風所吹。盡垂及吾明。出見于聞子。將楊人駒手中。其須溪之子。

晚香堂集 卷一
四一
雲。哉。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眼。有。陰。長。生。返。魂。丹。又。有。麻。姑。搔。背。爪。秋。林。得。此。重。闢。混。沌。乾。坤。第。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爲。後。人。留。讀。書。種。更。何。暇。爲。後。人。留。讀。書。法。而。解。者。咀。其。異。味。異。趣。遂。謂。先。生。優。游。文。史。微。渺。風。流。雖。生。于。宋。季。而。實。類。晉。人。得。無。未。考。其。世。乎。故。悲。而。敘。之。如。此。

晚香堂集序卷之一 終

晚香堂集卷之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

明香室集 卷二
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幽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執術之

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總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於揚州。一沒於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識

明香堂集 卷二
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甕鴈燈。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真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捨攘狼藉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逖。通志所記。

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來。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秘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卽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晉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

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紫玉玄居選序

王臨川云。吾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嗟乎。今學究且變爲老禪和矣。古經史棄勿學。日取零星貝葉之文。渾入於經生言。至名儒不能句。而輒軒使者。不能譯。久而讀之。使作者身讀而前覆之。如探他人書。亦徃徃咯咯喉齒間矣。夫傀儡優笑。試于王公大人之前。未有不厭且卻者。而鄉人小兒驟得之。以爲驚。再得之。而目定神搖。至形於指畫贊嘆。寃夢心語之間。則何者。以其未嘗習也。習之既久。味淡而識定。心精而辭約。

其言自有不得而不平者。劉歆之古文。楊雄之奇字。史遷子瞻夫。豈不能之。而願爲此。不爲彼。則善言易者。不言易耳。豈惟兩先生。雖禪家之語。飛烟噴雲。幾不可以知知。以識識。而所爲本分。鉗鎚尋常。鑪鑪故在也。今經生家。乃欲乞其獺祭之餘飾。而爲虎皮之質。豈不悲哉。吾友項希憲。清真遠俗之士也。所爲文。能以名理輔藻績而行。其哀集交游之作。汰洗險仄。鬱然先民。卽臨川所謂大秀才文章。皆在焉。余喜近格之一變也。題數語歸之。

王季重擬存稿序

昔人評子美詩聖。太白詩仙。陳子獨不然。曰。李杜詩俠。俠非田仲朱家劇孟郭解之謂也。俠莫如孔子之春秋。筆挾風霜。字帶劒戟。詩之不亡。實繇於此。其次莊周俠。而子屈原俠。而騷。司馬遷俠。而史。李杜俠。而詩。此皆以異人兼異書。故名俠也。吾於山陰得王季重使君。嘗讀其游記。心怖焉。已讀其觀海靈谷諸詩。骨幹風姿。出之俱異想。咀之俱異趣。異人也哉。東坡謂俠士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者。三代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今

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而數起數躓。乍沉乍浮。凡生平恠恠奇奇。磊磊落落之精魄神審。百未得一舒。而并其所謂天民秀傑者。強半出於詩。弄丸舞劍。擊筑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異。炙輠譚天。其嘲諢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駢策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故郗嗟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腸。穴胸洞腹。海內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衡視者。彼捆束聲調。如牆上趨。轉側姿媚。如盤中舞。季重直醜而唾之。斯亦可謂莠林之雄已。客謂季重代興。曷不操齊魯吳楚音。夫正惟不齊不吳不楚。

乃所以成王季重。季重詩。膽方且鞭。風霆移星宿。醜魔鬼赭五岳。欲使童煮四大海水。欲使沸。瞠聖人不受。睨神仙不為。而肯雕蟲回鶯。局促諸君子。轅下乎。季重忠孝人也。太公老矣。摘之蹠則蹠。杖則杖。官俸所入。半以衣食。五宗及落魄。誰何之游士。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不驕語貧賤。卓然皆古英雄之大根本也。特以俠腸熱而善柔。俠骨悍而善藏。俠氣猛而善調。世無明眼人。不解物色之。遂謂季重。但經術吏事中民譽耳。正如李杜大俠也。而目之為詩人。度兩公終未首肯。子美兒畜嚴。

武太白奴使力士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旁人莫測也詩者不必俠俠者必能詩卽稽叔夜子房之句陶淵明荆軻之詠皆有深心焉何獨於季重而疑之季重自題曰擬存其詩存則其詩俠不妄矣

文游草敘

余○睡○若○帶○庵○彭○君○宣○自○大○梁○來○排○闥○直○入○造○次○如○平○生○或○曰○詩○豪○或○曰○節○俠○余○熟○視○良○久○曰○千○尺○擎○天○手○萬○丈○懸○河○口○其○古○之○豪○雋○大○人○耶○留○之○小○飲○送○舟○次○握○手○不○忍○別○余○曰○夜○分○矣○公○無○渡○河○君○宣○指○臧○獲○笑○曰○此○曹○皆○鐵○小○兒○善○刀○槊○飲○矢○百○步○外○取○悍○賊○如○取○兔○雛○因○長○嘯○而○去○至○是○遣○長○鬣○賁○風○雨○歸○庄○圖○一○幅○文○游○稿○寄○余○不○覺○大○叫○奇○絕○董○宗○伯○嘗○作○佗○山○山○居○七○言○律○見○者○艷○其○詞○之○工○畏○其○韵○之○險○君○宣○舟○行○不○數○里○茗○熟○不○數○刻○和

明香堂集 卷二
詩遂得二十首。最敏捷。最俊爽。最天然。熨帖。皆吾兩人
思路中所不到也。君宣擁侍御藏書數萬卷。栽名花數
千種。往來多豪傑士大夫。傾海內交游之半。凡獻酬登
眺。咷笑嘲謔。往往發之。翰墨筆札間。奔逸而爲長江大
河。震聾而爲飛霆走電。不雕不琢。不僻不澁。不瘦不寒。
直嘔其性靈之所欲言。乃大快。以君宣才華雄傑。議論
英偉。若置之緩急要津。笑揮白羽。怒裂黃麻。明目張胆。
慷慨爲國家擘畫。中外大慮。必能使模稜手。聶嚙翁。唯
唯悚懾於楯陛之下。敢出片語相送難哉。韓魏公生平。

未嘗許人以胆。君宣真其人矣。君宣曰。唯唯否否。吾家
牡丹異色如斗大。秤之可得二斤許。開時遣飛騎送入
山中。子先爲作詩敘寄我。時事如此。除花與詩外。勿復
多言。陳子曰。卓哉君宣。大有識。以識轉胆。天下事何事
不辦。寧獨詩文敘其詩。同舒元輿牡丹賦寄之。卽以代
徵花券。

汪希伯詩敘

吾嘗與山中友人夜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晉王元美論菽。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咲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爲窠臼。爲糟粕。而宜戀戀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爲哉。天馬拋棧。神鷹掣鞵。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真喜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是兩

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卽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嘻。此吾所以重賞于希伯也。汪希伯新安名家。客華亭爲寓公。杜門苦吟。其思路甚異衆人。近者使之遠。夷者使之險。淡者使之雋。蓋詩道之至新也。新則變。變則傳。何疑。若夫穿天心。射月脇。騰玉價。走珠聲。人與骨皆已朽矣。我希伯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駛雪齋集敘

戊午元旦大雪。余與二三同好。擁爐命酒。酒後呼侍兒。捧雪蘸墨。曰今日了張觀甫駛雪齋集敘。蓋觀甫世居金陵。其尊人德馨將軍好詩。觀甫自縮髮。卽工有韻語。德馨誇示坐上客曰。此吾家獅雛虎子。非特氣可食牛。卽百獸聞之。且將腦裂矣。已試武闈。舉上第。主司讀其文曰。才子才子。初將婁江。再將電白。三將翁州。所至聲實相副。威能止小兒啼。清能使鬼神服。檢其裝絕無嶺南珠。吳門練。僅詩草數卷而已。當事者輻輳騰薦。業已

加銜副總戎。與大將軍協守全浙。度其躍馬枕戈。似無暇受簡抽毫。而觀甫以少年部署諸宿將。皆廩廩約束。目今海不波。風不腥。晏然稱東南半壁者。已四載於茲矣。觀甫以不律爲刀劍。以陶泓爲營壘。以側理爲旌旗。以諭麋爲血戰。以章法句法字法爲節制部伍。以飛揚閃鑠爲鞭電駟霆耀。日繪月而詞場中始稱八面無敵。觀甫之詩法。卽古司馬之兵法也。而謂有二乎哉。假令觀甫非通才。決不能讀萬卷書。不讀萬卷書。決不能當筵對客登高作賦。精麗高雅。滾滾出騷人墨卿。上無事

則約言如鑊。修言如矛。有事則上馬作檄。下馬作露布。此不過談笑彈指間耳。吾嘗讀張桓侯刁斗銘。又讀張睢陽判。若詩。恨其全集不傳。今觀甫當主聖時清之候。垂名山大川之篇。印如斗筆如椽。文武兼資。身名俱泰。卽君家兩公不能如觀甫之遭也。故樂而爲之敘。

芙蓉庄詩序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游。如獐獨跳。不顧後群。如獅獨行。不求伴侶。然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計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并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几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雁之贄。大都一仕籍。

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莠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真故爛熳。而流便興率。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踈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咲且啼。且傲且俠。且醉且醒。且仙且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苑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履。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彩。不少見。弔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

頓忘烟火之燄。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鉄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窪樽。卧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陳無非詩序

古人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兩相遜避。獨割一席以擅其名。夫水火之不相親也。子午之不相見也。蓋各司其事。而卒之火燥水濕。子進午退。皆有以相化。工而載陰陽之權。以收利于天下。吾鄉陳無非爾。有振長三君。皆俊年也。峰泐磨盪。結爲彈丸。乃有三子分茅而聚國於文壇之上。所治詩。秀可食。翠可滴也。一掌之地。安能勝三子。願無非竟以偏師。擣浙士之窟。而空其群。以麗祖宗之苗裔。爾有兄弟。

燁燁雙壁掩映崑陽。晉儀秦二子之縱橫也。西秦六國分符而相張。長史與顏魯公同學正書。知不可敵。退而悟舞劍負薪之法。爲草聖。以名世。龍德在中國。猶龍公出函關之流沙。所謂日月不並生。兩賢豈相見也。今無非畫浙水而霸。爾有兄弟畫泚水而霸。而詩名熾然。皆能樹奇于兩國。而各不相掩。三君子其亦有古人之心也夫。

五言詩敘

張平仲使君居澣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疏巾單複。但擁一編。爚一鼎。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冰焚玉。不愁權政。愁客至。頗妨清卧。咎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四方貴游。輻湊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哉。余曰。孔明不居成都。而好居南陽。彼豈真戀戀隆中。直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咨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丈夫何必故鄉耶。此可以識武侯矣。今權事誠不足煩使君。然賢士大夫

道經於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滸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故。且性懶不解酬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興至間一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而韻俊。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卽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強授書矣。

玉鴛閣詩集敘

攜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禱名士。陽春廣和。鸞鳳鏘鏘。子夜千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鳥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牕紗。蚤遍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煨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織素流黃。洗刷盡

綺語艷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寶韜妻織錦。焉用文之。卽遣衛夫人吮筆。啜其泣矣。

董玄宰制義序

予與玄宰並游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篋而北游於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於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干之遇玄象。至其灰燼糟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烟雲樹麓。則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

之上。嘻。幾于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
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
義而薰煉淘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略相
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牆壁。予
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疎密不相
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
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
雌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
有投予以雞肋。而嚇予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

辱。豈有高卧清凉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蹇裳而就
哉。管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
之。錢穆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画碎石。竟成聚訟。予
請以石歸蘇。以画歸王。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唐元徵文序

唐元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元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群戲。或削以爲碁。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碁。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

以吾文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群
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
長者思之亦不過一咲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
碁爲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
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
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
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碁
爲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
之攘袂而咲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敘我文以代紳語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絕一
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少年
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不沉酒
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門弟
子強半爲顯人華裾駟馬呵噉巷陌訪求楊先生不拒
去亦不報謝釜曼壘耻不聞嘆息聲及怨尤可憐之色
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之謂矣去奢試每
高等食餼心厭之又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行游各

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爲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已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爲去奢梓之以傳管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異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踏鬪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楊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閭。則虬嘯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離離蕭蕭安重而寬廣如蘧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盡欲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時爲南宮所屈。彥履咲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于百尺之竿。三寸之鈎。以遊戲而

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甌。碾茶一餅。出籠中數束文。熟異香。讀之。管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鄒公履稿叙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屢至。輒便引內閣。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卽雞犬皆認識其家。此

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避。回鷹。黃荃鷹掣。回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况區區文章之小伎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胆。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雕蟲草敘

管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託之好談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神。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于藏。鉤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其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跼足菰菹。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壽樟之奇。出焉。長

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俠鬼鼓盪。吞
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画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
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治。其于弼咈大雅。以暢
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倩吳鉤也。吉卿元亮。豐
城之鐔也。東南寶炁。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
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噓風雲。而合雙龍不
止者。不佞以閒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
舞耳。雖然。三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關右遼左之
上。翹翹翁張。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

升之禿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
編爲談鬼神神仙者幾希。

虎嘯軒稿序

少年好談俠。俠者特英雄之殘瀋餘唾也。吾授經于舟州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大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椎萬鑿。始鍊得顧益卿一人。爲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肖甫定浙中二變。全賴其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家父子。節縮金錢數十萬餘。蓋將大創三韓。使東陞數十年無事。而與朝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手南歸。與故交諸父老轟飲。一似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書招余。不得赴。而時時從。

王崑崙郵筒往來。王崑崙者。先生兄事之。當撫遼。築亭
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執操堅。不官。單騎度漁陽。作蓮花
幕。下客。先生分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爲餉。以成其介介。
山林之節。海內由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
予。予遜不敢當。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頃
拜平湖令。卓異踔絕。鄰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搏額質成。
于顧令君。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嘯軒稿示
余。讀之。嘆曰。夫文亦猶虎矣。題有鬪有糾結。而元善解
之。則跋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

之。左。挾。腰。右。拔。舌。也。見。題。神。而。不。見。題。如。見。虎。而。不。見。
石。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沒。鏃。也。以。元。善。才。識。胆。略。本。之。
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展。
其。八。面。才。之。萬。一。卽。當。湖。斗。大。直。談。笑。一。彈。指。間。方。今。
東。省。黔。蜀。貌。若。粗。安。瘡。痍。未。起。流。亡。未。復。全。遼。千。餘。里。
淪。爲。溝。壑。之。休。鷗。奴。且。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鷓。蚌。
視。門。庭。寇。緩。視。門。戶。戰。急。豈。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
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
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俄。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

軒稿也。獨俠于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宋讓木稿序

左○手○取○印○右○手○取○干○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馬○
作○露○布○此○丈○夫○時○事○也○今○遼○左○閉○關○蜀○黔○戕○將○吏○齊○魯○
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交○訐○上○方○拊○髀○而○
思○封○疆○鼓○鼙○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索○而○余○獨○
謂○不○然○于○忠○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也○國○家○倚○重○
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卽○有○非○常○之○才○
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焉○往○哉○第○文○士○桎○梏○于○
窠○臼○之○內○挈○瓶○于○訓○詁○之○中○經○史○詞○賦○不○解○爲○何○物○况

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卽有霄漢虹霓之志。搥筆爲制舉義。騰擲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爲古文詩歌。何奇不觀。何怪不儲。發竅濬心。豐肉縟采。真少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苦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己。非閉戶著述。隱于仙源鬼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綠沉金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爲廝養飲器。而世罕知者。且從而竊笑之。予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地間惟龍善潛。善躍。又善玄黃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焉。敦悅詩書。輕裘緩帶。文武爲憲。其則不遠。世無徒以文士相君。而君亦無以一文士爲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卽通侯肘後黃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武則天刪僞經目錄序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于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滅。蘭草混于束薪。鳳鳥雜于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曩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

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
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塵。穢德彰露。北門出入。非
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
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
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太抵
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
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
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
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

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
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王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
周等賫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
撰敘。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瓠
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
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
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剎賓大林。以至麴闍國。
與胡商八十人。渡狻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
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

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敘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憊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况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殪。不啻顛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綉織

成像。及畫像。五采珠蟠以億計。崇葺寺宇五千餘所。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百五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侶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官給供度。勅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瓢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

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裝。尤爲鬼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逸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且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于

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无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遘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芻。其肯擁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卽使果僞。猶不失東西。

明香堂集 卷一
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无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偽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撫津疏草序

往遼左之局。津撫輕敵。三路輕進。遼陽輕信。廣寧輕走。於是經臣條上三方布置之說。詔選習知邊務篤棊不避難之大臣。節鎮天津。蓋自大中丞白陽畢公始。此勦局非故局也。天津爲南北水陸咽喉。外防海口。內護神京。逆酋揚帆。尅日可渡。新鑿漕道。與彼共之。難一公受命之初。勅未領。印未鑄。幕府未開。官聯未備。信地未經畫。一難。二兵餉舟車火器甲仗之屬。問之司馬司空司農。非互相推委。則轉相耽閣。難三。內不得于諸曹。而

外又不得于淮揚浙直。上不敢望榆關之軍實饒。而下
又不敢望登萊之額設久。難四奴陷廣寧。其地彌近。其
垂涎彌速。鳩工聚材。造戰艦於烏龍江者。以千百計。其
舟師彌多。其中禍於我彌烈。難五夫諸難畢具。而終不
能難公者何也。公義不卸擔。亦不諱言。大聲疾呼。一疏
再疏。以至數十百疏。而大要以克意節省力行核實爲
主。募水陸兵可萬餘。練主客兵可二萬餘。餉亦如之。簡
閱實伍。以備折衝。撥守大沽。以防堵截。牽綴朝鮮。以資
外隣。解散遼人。以消內禍。壁壘精強。紀律整肅。此原爲

三。面。犄。角。設。非。爲。他。方。徵。調。設。也。乃。經。臣。調。援。三。岔。公。
則。檄。管。大。藩。以。二。千。往。援。毛。帥。則。檄。金。冠。等。以。四。千。往。
援。山。海。則。檄。翟。子。勳。等。又。以。三。千。往。倏。此。倏。彼。朝。東。暮。
西。此。曹。偃。蹇。不。前。似。有。恨。色。賴。公。鼓。之。以。忠。義。均。之。以。
勞。逸。斟酌。于。主。客。多。寡。之。間。然。後。欣。然。就。道。慷。慨。卽。戎。
而。未。幾。會。勦。東。妖。之。旨。又。下。矣。公。念。震。鄰。剝。膚。分。師。
鷓。勦。遴。選。來。監。軍。督。之。來。公。子。倡。勇。當。先。部。將。董。世。賢。
劉。永。昌。秋。毫。無。犯。一。戰。而。克。景。武。再。戰。而。破。滕。鄒。賊。穴。
一。空。漕。無。梗。塞。山。東。父。老。子。弟。不。至。鳥。獸。散。風。鶴。驚。枕。

籍而爲顛山血海者。皆公知人善任。算必萬全之力也。公一面視師。一面應援。一面盪妖。兵分而力不單。餉分而食不窘。草昧彈丸。化爲衝邊重鎮。良工心苦。種種從核實。節省中來。無震耀大言以怖。君父無請。張虛言以誑朝野。耳聽筆授。口占類。劉穆之竹頭木屑。類陶侃巨細必親。顰笑必愛。類孔明忠勤。有臣如此。遼豈能難公哉。先後遼事。諸公或勘或譴。或詔獄。或緹騎。銀璫相望于道。皆曩時橫飛速化。一歲九遷之要人。而獨公五年授鉞一部。晏然同官。樂其無競。朝廷信其無黨。鬼

神服其無欲。何施不可。何動不滅。此真遼局之奕秋。而奏議則其東方之譜也。若能按其譜而尋繹之。而無輕動。公之國手。思過半矣。雖收遼左之殘局。爲全局可也。

秦稅紀敘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中。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懾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大璫某。養子某。奴者。是嘗械四方。進金亡命兒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姦。嘔惡血。囉蠱如救者百餘。數昏瞽。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日夜泣。挺劍躍馬。欲執仇。西入秦。交游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詩不能盡者。盡載之。

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涕笑橫下。真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庸。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髡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請獄。豈肯出龐氏娥緹氏。玉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歿難。子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咏。卽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二十時從京師。短衣單絛。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中。津吏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不具論。

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敘。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龐娥爲父報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令。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

明香堂集 卷二
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胸中之
恣恣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時丁未小春夕漏
下二鼓矣。

射經序

漁村之程新安。名族也。鄒魯卓鄭。遍相甲乙。而冲斗見
我兩君。皆節俠。曉暢兵略。稱程氏兩奇男子。冲斗刻有
耕餘剩技。行于世。當路遣使者束幣蓋壁。聘辟交至。冲
斗皆以母老辭。而獨與從子見我。論弩法槍法棍法甚
。皆見我點頭會心。有函蓋之契。請更以射法合成全書
。小用之。可以護衛。桑梓大用之。可以報効。國家此射
。經之所繇圖也。春秋之義。大夫不藏甲。而射則未有諱
。言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

睽不載之易乎。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有三。一爲大射。二爲賓射。三爲燕射。不載之禮記乎。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不載之周禮乎。軒轅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焉。則聖賢何曾諱射也。吾朝功令學宮之旁。各有射圃。今強半藝。疏矣。季冬集郡國材官良家子試之。先騎射。後文藝。今飲羽沒鏃者。不得一矣。此豈射不善哉。則射訣不傳。故也。見我君援古證今。訪師求友。凡射者之立法身法手法審法挽法撒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矢法。皆輕

肥少年所不見不聞。嘆惜老將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幸見我君一一指出之。機竅綦密。心思亦綦苦矣。君嗜古好文。豈屑與甦牟鬪技博肘後斗大印。特恨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顏行。士大夫橫刃相揖。抵掌而談。金廂玉版之書。不知練兵自練膽。始練膽自練器。始練器自練射。始緣力生巧。緣習生間。穿五重洞十扎。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神而明之。是在圖矣。晉王思永學射于成都工曹嚴。悟有嚴。悟射訣。韋韞學射于張宗。有九鏡射經。張仲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
有益津射格。今見我君此圖。采擇古人要旨。又有江順卿程冲斗發明參酌于其間。最得射中三昧。若使轉聞之當路。頒示各郡國材官良家子。則人人皆李廣。養由基。處處皆種世衡之青城澗。卽有小醜。直以一矢相加。遺不過落鵬貫蝨之餘技耳。何慮東夷哉。何慮東夷哉。故樂而敘之如此。

百忍箴序

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于一字。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卽今紫巘仇公梓行百忍箴是已。此箴爲四明高士許奎所撰。曾刻成化間。自後日遠。日亡。誰復懸之座隅。置之家塾。賴仇公特地拈出。將人間用壯用妄。好挺好鬪者。痛切喚醒。一番語。不期多期于及時。此之謂也。頃者朝野之間。堅白鳴。玄黃戰。不報不休。不快不止。得無未之忍乎。夫以刃割心。忍難矣。刃斃金也。心離火也。以火載金。忍更難矣。然而古訓曰。有忍乃濟。又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非聖人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卦有漸。有巽。有需。有解。有謙。有艮。皆忍之象也。亦忍之義也。天地以能覆能載爲忍。山藪以藏疾藏瑕爲忍。江海以納爲忍。龍以潛爲忍。鯤鵬以六月息爲忍。鷺鳥以歛翼爲忍。猛獸以狙伏爲忍。兵家以持重爲忍。佛家以定爲忍。道家以柔爲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爲忍。如仲尼之微服。顏子之不校。忍之上也。子輿氏以橫逆付之。妄人又甚而比之禽獸。似猶有彊陽之意焉。況人非聖賢而敢不堅忍乎哉。自來修煉。堪輿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

中來順而隨之。爲凡爲庸。逆而閉之。爲吉人。爲異人。爲大有力人。甚矣箴之善言。忍矣。今夫匹夫匹婦。攘臂披髮。闕于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有逢衣先生。規行矩步。諄諄然以主敬主靜。執而前導之。不服省爲何語。適有田庚問師。搔手東西向。曰姑忍是姑忍是。則剛狠之氣漸緩。訶詈譟擊之聲。亦漸細。漸夷。徃徃且曳且扶而去。乃知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忍之一字。尤直捷而痛快也。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庶人忍無訟可挑。士大夫忍無黨可擊。

明香堂集 卷二 四三
邊疆忍無釁可開。官府忍無題可借。正如猛火聚而沃之。千丈之寒水。迅雷鳴而豁以萬里之碧漢。有事化爲無事。不平化爲太平。百忍箴者。真兩藏之大總持。五倫之大藥石也。忍之忍之。又重忍之。卽鬼神且無奈我何。又何論紛紛之虛舟飄瓦哉。讀此。庶不負仇公救時之苦心矣。

沈氏弋說序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澹於聲華。蕭然如退僧逋客。一旦發其枕中之秘。郵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口咂而不張。舌橋而不下。滾滾乎惟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塵尾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遜謝。以飛蟲之弋。獲自居。彼

項不宣集 卷二
蓋謂鳳翔千仞。龍蟠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爾予謂。切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雙鵬。飲羽沒鏃。能中石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鵬鵬之怒飛。不九萬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暝不止。此切宰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取譬說。詼諧

說。曲折縱橫。靡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慴獨坐。可以屈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策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日夜。語倦意訖。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庶幾皆嗒然無事道人矣。

食物纂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偶巧矣。兩目兩耳。鼻兩孔。其竅皆耦。正如坤卦之象。口與大小便其竅皆奇。正如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而爲清。食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故曰天地之生人亦甚偶巧矣。易頤卦曰。慎言語。節飲食。中庸又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五氣七情。五臟六腑之症。有脉可按。有情形可摩。若飲食之病。或

以驟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漸日久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蓋賢賢矣。婁江雲谷穆君著食物纂要。最爲簡明。又與興化名醫陳丹宇先生三四訂正。然後行之人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卽不肖老饕亦且捫舌而懼。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可以身心俱泰。雖謂食物纂要。卽頤卦節卦泰卦註脚可也。故樂爲敘而傳之。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山筆。汴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旣成。輕舟五百里。問敘于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帖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

張憲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細襲。幾及萬籤。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嚮。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扃錮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說。間有詰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詫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

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傳之君手。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苦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讐天祿。

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
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
淡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
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藉手焉毋獨以
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晚香堂集序卷之二終

晚香堂集卷之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後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曠食餽屋。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卽也。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

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玉音及鄉士大夫之嫻于頌者，彙爲壽言一卷。公謂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某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以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衮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籠。公公

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氏如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知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卽少年晚進，公目擊其苑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頓其神間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授一世蔭。然舉伯達

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于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卽載在壽言者。特澥渤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罇壘。下敘私情。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

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輿有頌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與而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茶董小敘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橘用薑。轉于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訥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恐作踐茶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烈。詆呵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於腐脇。何如隱囊紗帽。脩然

林澗之間。摘露芽。煮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踈濶。豪士升堂。酒肉傖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寒。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正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酒顛小敘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飲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錘。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南華發覆序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菴蘊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益少而習之。長而遊于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后發覆之註出焉。正如稿木蒸爲芝菌。精神肅爲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

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在惛惛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后能破執。破執。然后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爲虛空矣。老子爲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爲老氏解粘釋縛者也。晉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過大梁。

未嘗一見相究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大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余咲曰。孟子之怒。必加于老。而不加于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下細尋語脉。亦有爲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已解莊。而蘊公以莊解莊。蘊公縈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我得來耳。如郭

明香齋集 卷三
象爲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卿王雱當權薰灼。鋼在黑暗鉄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蘊公懺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卽有諸註。覆酒家鎔可矣。

王節婦完節編敘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咏靡他之什。或剋面引鏡。或勞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蒞不改其芳。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啣嚵涕泣。豈惟行路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庭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韶亂柔嘉。弱笄婉變。博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柏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

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荼苦。玉鞞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栖綦履。厓坐漆燈之側。減餐總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螭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鷓鴣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嫠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群兒滿眼。非若隻鷺單鶻。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耶二雛。復攬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個牽衣。慘旣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摛辭。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慙色。敢鐫琰琬。以俟丹青。

卧遊清福編序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蘇。絃歌之暇。手纂卧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澗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鞞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

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卧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岩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鴉鷂啼。非有胆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于俗務。頓于老病。左于非時。甚則與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

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况遊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什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晉人酒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凡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

明香堂集 卷三
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游喚序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
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
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雁○蕩○諸○山○時○懦○時○壯○時○嗔○
時○喜○時○咲○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
虛○而○仙○其○經○遊○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
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
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
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

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藝。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憤。憤。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偏。強。猶。咎。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王緜山紀游稿序

咎。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于。風。騷。而。陰。實。其。裝。于。稠。橐。施。于。今。而。遊。道。辱。矣。吳。人。遊。者。始。于。季。札。彼。豈。其。得。已。哉。峴。國。之。難。而。巽。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卧。季。子。之。影。老。于。太。湖。之。濱。矣。今。游。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徃。徃。藉。口。子。長。氏。以。爲。游。祖。馬。蹄。車。轂。陵。兢。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眈。眈。長。安。中。如。深。帷。卧。榻。青。蓮。有。云。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

游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芥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兩斑于游記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綉。筆爲綵矣。立長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然于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躁而彌靜也。余與長孺之嗜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游。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梢鳥背。上矣。候他日。天下游道少清。我當從爾。

騎泱莽之馬。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餐。桑下之宿。而託棲齋宮。游人脫跡山中。而錯跡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游倦矣。予且解車休馬。手王子紀遊一編。臨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史翰林致身錄序

儒曩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暮薄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修程淪。稱比丘。御史

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灌。稱寒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用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仲、鄭洽、何州、各徐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

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忽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于滇南。于襄陽。于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糗脯以獻。帝或紉衣補履以進。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號號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十。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

皆自到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最爲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卽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帝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鬻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于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侄之名。其關係本朝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敘其錄而傳之。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武林林貞伯先生博綜古今而尤留心國朝史學每當簿書之暇輒翻討朝家掌故以及郡牒家乘稗官野史之書無不裒集而刪纂之其富垂及三百卷秘不視人今所刻皇明應謚名臣錄特其史函之一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而貞伯得無僭乎貞伯曰僭者僭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袞而無鉞善善長而惡惡短猶然春秋之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下無謚焉而擬及于下僚布衣者何也貞伯曰昔者范平以邑長謚文正

庚詵以隱君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逋以處士謚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與今之制合歟？貞伯曰：陳獻章不謚文恭乎？胡居仁不謚文敬乎？今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兩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盡擬之？貞伯曰：兩先生以空言錫特典，復賜上謚。而文臣勞臣與死節之臣，顧反俛首出其下，卽兩先生寧詎晏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陳子曰：謚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閣臣主衷。夫旣或治之矣，而子何居？貞伯曰：頃者會議應謚諸

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多也。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略于三十一年以前者，亦尚多也。議者擬者，擬駁者駁，衷者衷，迄于今寂寂如故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安在？而貞伯代之鳴。貞伯曰：子孫或束于禁例，不敢請，或貧弱不能請，或能請而挾故挾賢，最下挾賢者厭其煩苛者，索其瑕，于是創爲五年類題之制，停一人而并罷他人，罷後人而并停前人。此其故難言哉。陳子曰：乞謚者子孫，而壞謚者亦子孫。然則謚將終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以法

日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有謚。以法月也。月既入而光有餘也。日月可廢。則號與謚亦可廢也。特以愛憎多。則不得謚。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而刻深者多。則不得謚。能察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謚。諛百年之故實者少。而徇目前之草野者多。則不得謚。甚矣謚之難也。陳子曰。謚難矣。蓋亦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之謚。惠黔婁之謚。康出于妻。孟東野之貞曜。出于友。王通之文。中出于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于穆。出于子。秦法子議父。且不可。而况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師乎。

嗟乎。公謚廢。則私謚興。惡謚隱。則美謚屈。貞伯之纂。是錄也。一以發名公之潛。一以伸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之遺。一以聽斧戾之斷。倘有宏覽博物君子。相與確訂。而廣蒐之。諸公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貞伯已列史函中。蓋夫人而皆節義也。則夫人而皆謚也。不具書。

康先生募勸義穀敘

古人備荒者莫善於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朱考亭之社倉法。吾朝師其遺意。周公忱請建預備倉于州縣。王公廷相請立社倉于村落。似可鑿鑿施行矣。第于錢家迫于漁利。而緩于市義。鄉豪不願倡。姦戶不肯償。社倉之法。徒塵飯耳。獨預備倉。歲有積儲。不出于官。而出于贖賑。官欲改陳易新。則米穀化而爲金錢矣。有司釁不響之鐘。胥史填無饜之壑。那移影射。侵尅支吾。蠹蝗不在天。蝥螭不在田。雀鼠不在倉。皆人爲之也。至於

水旱一來。公私告罄。攢眉束手。付之莫可誰何。不得已。請賑。請蠲。豈能朝發而夕下哉。卽下矣。司農豈能遂覆。卽覆矣。臺察豈能遂行。卽行矣。荒熟豈能遂勘。卽勘矣。分數豈能遂核。卽核矣。曰折曰帶。曰停。皆爲有田者設也。而非爲無田者設也。雖散粟煮糜。僅僅博升斗。簞瓢緩須臾。無死其不幸。而僵什桑下。枕籍溝中者。可勝道哉。吳蒙康先生。江右大儒也。經明行修。而尤蒿心于荒政。戊子歲大稜。先生始而鬻產。繼而鬻沼。減膳以助之。分麥以給之。又籍其里中無告者。泣呈之縣大夫。頒賑

有差。垂數年。而又有儲義。救之舉。時二子舌佃楚中。節縮飲食。得救百斛。及來年。再得百斛。而又耻獨爲君子也。爲募疏。爲勸俗歌。譬之星星之火。似覺無多。然炎崑岡。灼鄧林。皆是物矣。陸賈尉陀之裝。逝食三子以爲樂。而不及族。范希文。義田贍族。而不及鄉。晏子內外待以舉火者。若而人。而不及荒康先生。空山寒布衣。周密懇至。乃如此。豈非難之難者乎。自先生倡舉後。仲子穗與奉常少府諸君。廣而演之。遂成康氏義田。乃劬立則自先生募勸始。嗟夫。歲不登。望之君君。聽高望之官官。泄

明香堂集 卷三
泄望之吏。吏姦百出。望之間。史鄉三老。間史鄉三老。多私少公。則望之宗長者。若使宗長者盡如康先生父子。同姓異姓。豈必報名于有司。仰給于官帑。上無踏勘查核之煩。下無奔走候領之苦。以族救族。以鄉救鄉。視州縣之預備村落之社倉。名存而實亡者。相去萬萬矣。今士大夫脂田美宅。肥馬輕裘。陳陳紅腐之積。動以千百計。而坐視宗黨之。疴羸瘠墨。如路人。如秦越。對面不顰蹙。轉睫不涕下者。是皆康先生之罪人也。帝臨下土。必視其德之所施。真偽廣狹。以爲食報之遠近。先生非牟利。非噉名。非索報于鬼神上帝。無爲而爲善之最大者也。天胙後賢。竟以成先生之志。推此行之天下。續命丹活人譜。豈有量哉。

俠林序

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伊○尹○俠○祖○也○子○與○氏○推○以○
聖○之○任○而○任○俠○從○此○昉○矣○微○獨○孟○氏○孔○子○曰○三○軍○可○奪○
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一○匹○夫○而○創○二○百○四○十○年○
之○春○秋○知○我○惟○命○罪○我○惟○命○夫○誰○得○而○奪○之○若○其○墮○三○
都○却○萊○夷○沐○浴○而○告○三○子○直○俠○中○之○餘○事○耳○太○史○公○慷○
慨○爲○李○將○軍○游○說○下○蠶○室○一○時○無○賢○豪○可○緩○急○雅○慕○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俯○仰○悲○悼○作○游○俠○傳○說○者○
謂○此○等○儒○不○道○吏○不○赦○使○懦○夫○曲○士○貌○聖○賢○之○虛○名○而○

明○不○空○集○卷○三
不○得○爆○然○一○見○豪○傑○非○常○之○作○用○有○卿○雲○甘○露○無○迅○雷○
疾○霆○豈○天○之○化○工○也○哉○人○生○精○神○意○氣○識○量○膽○決○相○輔○
而○行○相○軋○而○出○子○俠○乃○孝○臣○俠○乃○忠○友○俠○乃○信○貧○賤○非○
俠○不○振○患○難○非○俠○不○赴○鬪○鬪○非○俠○不○解○怨○非○俠○不○報○恩○
非○俠○不○酬○寃○非○俠○不○伸○情○非○俠○不○合○禍○亂○非○俠○不○克○古○
來○自○伊○尹○孔○孟○而○後○上○至○纓○綬○下○至○岩○谷○以○及○婦○人○女○
子○笄○髻○之○流○何○代○無○俠○何○俠○不○奇○特○未○有○拈○出○之○以○振○
世○人○之○耳○目○者○此○洪○世○恬○俠○林○之○所○由○作○也○世○恬○新○安○
有○道○士○也○家○貧○而○行○潔○博○學○而○好○奇○辛○苦○數○十○年○纂○成

俠○林○若○干○卷○徒○步○走○雲○間○以○示○陳○子○陳○子○曰○人○心○平○雷○
不○鳴○吏○得○職○俠○不○出○客○有○俠○俠○有○林○似○非○世○道○之○幸○也○
吾○私○憂○竊○有○二○慕○聖○賢○者○學○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又○
流○而○爲○鄙○夫○慕○豪○傑○者○學○任○俠○不○得○流○而○爲○奸○雄○又○流○
而○爲○盜○賊○君○獨○無○慮○此○乎○世○恬○曰○此○正○余○之○志○也○余○纂○
是○書○爲○真○俠○提○榜○樣○正○爲○僞○俠○峻○隄○防○耳○自○世○之○有○僞○
俠○也○小○則○鬪○雞○走○狗○呼○盧○擊○鞠○詬○囂○呌○嘯○爲○市○井○白○徒○
惡○少○年○大○則○探○丸○發○塚○焚○海○鑄○錢○結○游○徼○爲○聲○援○倚○巨○
室○爲○庇○蔭○亡○命○山○海○流○言○輦○轂○刺○姦○司○直○莫○可○誰○何○而

甚有士大夫非狷非狂。不夷不惠。外若披胆。內實負心。以此命俠。乃郭解魯朱家鬼所唾也。俠以忠孝廉潔爲根。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幹。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始英雄。終神仙。爲果。雖未必事事步趨聖賢。若以豪傑識豪傑。則索之俠林。而有餘矣。善乎古之狀俠也。曰俠氣。曰俠腸。曰俠骨。深沉摯歛。如老氏之處柔。伏生之不鬪。而一然諾。萬人必往。一叱咤。千人自廢。惟天壤間。大有心人。正大力人。今虬髯。蠋張。鳩眼。鷹視。浮態盈于大宅。惡聲沸于滿座。吾得而相之。吾亦得而易視之。此不足以泚文士之筆鋒。膏豪士之劔血。適以夫裂四維。抵觸三尺而已。俠云乎哉。俠云乎哉。余少好任俠。老覺身心如死灰。頃讀俠林類。廬岳道人聽下界霹靂。鬪僅同嬰兒啼。了不爲異。然人間多有怖而失箸者。則俠林震世之力大矣。故諾洪君之請而爲之序。

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

天王神武。震疊百蠻。凡日所出入之邦。皆納賚獻琛。罔敢有越厥志。自遼黔告警。內外單空。大中丞南公節鎮閩中。深維調募飛輓之苦。絕口不忍言兵。一切與吏氓綏靜。休息爲主。會紅夷抄暴海上。勢難復追。天誅公曰。此夷高準。彊眼赤髮。種落名號。不載職方部中。舌人未嘗譯而問焉者也。邇來借市爲名。剽漁劫旅。城城澎湖。三載于茲。福興漳泉之咽喉梗矣。前商公遣說士傳諭。旋去旋來。觀井負嵎。桀驁自若。蓋夷所恃者有三。一曰

魏艦其高如山其驚海道如地。一日巨銃長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一曰堅城城則孤懸島中艦則環匝城外以火器爲長技以酋長高文律爲腹心以奸民洪燦仔池貴等爲耳目以倭奴番鬼爲爪牙橫行四出莫敢誰何彼直鸚鵡視我度不能出沒風濤擐甲死戰耳公赫然震怒誓衆擣巢夷遣燦貴等賫書至獻番鏡夷鳥獻珊瑚明珠公咲曰聖王不貴奇貨不寶遠物蠢爾小醜敢挾珍玩啖我乎焚賄斬使無市法亦無撫法夷乃入犯中左以扼我師公密授諸將吏方略鈞致二夷

艦焚其一燬其半鹵斬六十餘級生擒高文律以歸第妖黨雖殄寇穴尚存公遴選千三百銳士募漁師佐之夜濟中洋突入鎮海港烟焰翳天呼噪震地前茅後勁分路夾攻又張左右翼直據山椒壘石爲城以瞰動靜而令游兵尾擊之犁沉之忽見十三艦海外揚帆而來夷可二千餘倭可百餘勢復張甚公檄水陸並進更番火器以擾其營啣枚犄角以斷其援樵汲不通聲耗不屬外艦猝不得泊則孤城力不能支夷始大怖請緩師請墮城請還信地請歸所掠商人公姑許以示羈縻而

高文律未燬之城樓立遣健兒猱升而上且曳且焚而夷之巢穴一空矣是夕大小夷船悉鳥驚鼠竄而去此甲子七月十二日事也功成以後公區畫善後事宜不欲上俘宣捷識者曰古戎夷不恭則必戮之原野肆之市朝卽水西東省毛將軍具有近事械送闕庭况夷隣浙有鑛盜粵有溲夷相望有日本暹羅琉球諸國伺釁觀變恐生戎心此不當宣示遠近一張我武之維揚乎露布馳聞天子御門告廟優詔敘勲各有差初紅夷發難或云許市便或云聽其往來粵閩間便公決策進

勦蹙之中流則裴晉公淮蔡之斷也浮一葉之舟破萬里之浪飛渡金門躬提桴鼓則祖述中流之擊楫也入虎穴焚鳥巢兵法所謂以水攻者強以火攻者明則王濬樓船之水軍也兵餉甲仗蒙衝游艇走舸之屬不請內帑不耗縣官金錢織悉從部署節省中來則陶太尉之竹頭木屑也撤其壁壘燔其寶貨則張奐之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也來則拒之去則勿追談侯指揮戎索在手則武侯之羽扇綸巾也膚功旣奏公遜之文武將吏更推本于前中丞商公直指蔣公辭封避賞則大樹將

軍之不伐也。公非惟不有其功，并不有其穹名華胄。剛經百煉，氣備四時。遠夷憚其英風，諸執事服其德度。詩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其公之謂乎？是役也行，且盟河山。胙茅土，旌儒帥，勸勞臣，而雅非公之志也。故福郡守陸公等徵文琢石，敘公之憂勤機略如此。若夫摩崖天齊，可銘可書，則有當代立言之君子在。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管者王烈陳寔，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間諸有爭訟，曉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戮是甘，乞勿使彥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於處士，而諸逢掖之遵禮蹈義行已，有耻豈忍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慰荐剡牘，以數十計，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

明齋集 卷三
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繫平亭。而余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紬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圍君子。士君子若有廉耻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

善事而刑不足措歟。輓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返者。今且履相嚙於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輿母而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宓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吐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絲節吏治者。輒搥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謁形神不相親。而余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內經生爭謁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宮。而

時上下其文家被冤者湔之寔不能治家人產者助之其風習太甚者條上當道教誡之又捐俸及贖賑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劄烈婦祠簡奇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於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贈味淡康公序

江右味淡康公由瑞安調劇嘉善邑赫然著卓異聲得制詞甚熾武林二陸走雲間徵文陳子以賀公曰是中表兄弟張如斗如藩所轉屬也陳子曰浙中多魁人巨公不他屬而徵之山澤之癯者何二陸曰吾嘗讀康吳蒙先生導義一編而異之其敘則子也子無辭初萬曆甲申康公試童子科值雲臺張公爲太守公臨試糝飲不入口力疾草二義納吏人手太守望見訝曰第三題尚未下生豈曳白去耶追之反讀至柳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篇曰。逃天下者。與天下絕。逃天下於天下者。又與天下同。太守拍案曰。奇士也。更試之。文立奏。則又奇。抵暮還署。袖其文以示二子。務令讀上口。卽之超之。越也。又傳玩其文於逢掖縉紳間。特拔爲冠軍。於是曹耦物色公者滿戶外。初則疑信參半。已而心口無異詞。聲價燁燁矣。丙午舉於鄉。張公備兵淮楊。聞之。酌酒相賀。梓其文以行。比南宮下第。公歸內愧。逡巡不敢謁。第遣尺書報聞。而張公已預勅闈者。康孝廉至。亟爲通。不得已詣門。張公傾身相接。談飲數日餘。慰勞彌至。及己未。

成進士。張公先已游岱矣。四歲藐孤。一棺淺土。登龍無客。庭雀可羅。公千里專使。捧瓣香。弔公些詞。淒絕。迨公宰嘉善。謁臺察於武林。過張公家。唏噓饋奠。曰。昨暮儼舟師門。夢師蕭衣冠坐郡堂。余青衿長跽。師正色曰。子文字中是非未定。某對曰。如某卷是非已定矣。旋夢覺。兩頰猶有淚痕。因執斗藩兄弟手。俯仰熟視者久之。修世講禮而退。里中環聚擁觀者。莫不嘆康公高義。而且服張參知。知人能得士也。公與斗藩握手不忍別。謀之楊仲堅。欲携藩教之官署中。藩難於去母而止。又爲斗

之孫規進取。至於亟問亟覿。則又僂指難數矣。公嘗言
苦心制舉時。火候適到。非遇知己。不能自信。卽意興亦
不能自豪。楊仲堅。劉抑之。兩公雖嘗拂拭羽毛。至於解
我掣鞮。遠縱霄漢。載我以垂天之雲。盪我以萬里之風。
獨張公一人耳。夫大丈夫落落塵埃。苦無根蒂。低頭跼
脊。知遇實難。故管人感知報恩。有如姚泓之省疾。拜於
床下者。有如員半千。何彥先。成服罪喪者。有如孔璠。上
書請謚。請旌廬者。而末世不祥。甚則攻座師。彈舉主。逢
蒙之矢。加於平生。特達之異知。而不顧天下非咲者。是

皆康公之罪人也。呂氏曰。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君子
不與交友。賢主弗內之朝。司馬溫公曰。背師賣友之人。
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旨哉言乎。使世而皆康公若
也。翟公不必有署門書。劉孝標不必有絕交論。在三之
義。揭日月而明中天。其關繫世教。豈細故哉。若公三載
奏。最則兩邑之口碑。後先臺察之荐牘。故在不具書。

賀錢公大拜序

今 皇上好讀史書焚香告帝手拈六相于金甌中吾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屬龍飛紀元之始聖人在上時乘六龍以御天錢公應之矣往公侍神 嘉講幄威儀凝重音吐安詳左右睨而指之曰此太平宰相也乃延推兩格于鄉衮褫奪再忤于權璫公閉門謝客噤同寒蟬幾冷春明之夢矣 上忽遣使者敦召公子田間公雖謙讓未遑而雅意亦欲陳子一言之贈于是親友彈冠者徵以詞管王文成告楊邃翁云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示之無不受之。量以容其情。擴之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神之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此言似矣。而非相臣之大根本也。根本何在。曰清是已。公生平猶潔自好。未嘗先容于許史。厚援于金張。拔自宸衷。起家最稱粹白。甫聞命。卽日榜示司闈。四方士大夫遣賀者。納牘反壁。秋毫莫敢溷公。皆及途望廬而返。公根本旣清。近能使一鄉蒸藿不采。遠能使百僚心神俱肅。而何以權爲哉。相臣府權。其說始于鮑叔。曰管仲之爲人也。能不失國柄。

而后乃發于王文成。文成恨瑾焰甚張。相非權不能充。亂今上奪威福之柄于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閣中是非之柄于稱功誦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救時者不敢權。亦不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皇上之寬慈。以公之清約助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皇上之平康。以公之清鑒助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助皇上之兢兢業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謬巧卓詭之相謨哉。卽目前忠魂未盡。褒卹謫籍未盡。延登譬諸天地。陽春之候。草木怒生。石可壓乎魚龍。怒飛水可夾。

乎特俟公入朝面。陛密密挽回。調衆憤。釋群疑。雲霧不待暄而消。日月不待揭而朗。風霆不待轟而疾。得人者昌。順人者祥。人情平而天下靡所不平矣。或曰。剝復初交。談何容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者。有故。公之清非脫粟布被。織嗇不近情之謂也。清于家如晏平仲之三族。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僮僕。何待公而始訓勅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之金。鍾離意之珠璣。何待公而始謝絕也。無欲自無猜。無猜自無黨。自無爭。無爭自無事。上嘆曰。爲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

亦稽首曰。爲臣不易。今得事真堯舜。曷爲其不易也。君臣相遇。心迹雙清。亞相可上相。亦可鹽梅。可薑桂。亦可行直道之三代。可法成功之四時。亦可而權何與焉。大抵宰天下原有正局。全局未論。任先論清。清人之所必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必不能任。塗最夷。術最簡。公已預定于文正秀才之時。武侯初出草廬之日矣。况上且駢除穢濁。以待公地乎。人種而我穫之。猶曰人所貽也。皇上穫之而公食之。可不謂天授公哉。吾故曰公之出而救時無難也。

贈汪內史奉使五方序

新安柱南汪公。儀觀岸偉。深沉有大度。績文濯行。何太宰聘修銓部志。志成。典核精麗。拜文華殿中書。會殿工。興新。催督綾紗。薛司空心屬公。推轂之。遂有是命。出使吳越。閩楚。豫章間。公至松。見郡邑長而後。謝絕供帳。觴飲。及一切徵逐之煩。但杜門避暑而已。上下樂其不擾。爭挽行帷。而公以王命不宿。別陳子首途。微一言爲贈。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公上迫。簡書功令之重。下憫民間仔柚之空。心口齟齬。文牒往復。此役良非

易易而余獨私為公幸之。夫詩咏皇華。咨諏謀度。為王
臣出使而作也。男子始生。懸弧矢於門庭。以明丈夫有
事於四方也。今公以才能奉使。而當丈夫之壯遊。前有
輿。後有騎。所至兵僧曹伍。續食郊迎。既不煩。躡屩扶筇。
又不煩。伐山開道。探奇弔古。見之謳吟。咏歌。豈必羨丘
壑之謝。勿輿圖壁之宗。少文哉。一快也。公負好古之癖。
凡遇經畝史。數以及竹簡。韋編靈文。秘檢之屬。生平耳
目所不經見者。皆得從容購訪。而抄錄之。以腹笥兼行。
秘書其載籍。幾與張司空李鄴侯等二快也。吳越閩楚

豫章皆人才文獻所自出。其間多名卿上衮。潛夫大儒。
公加意延攬。以屈其識。荆御李之誠。小者資切。嗟大者
告之當事。以備朝廷異日緩急用。不勝彌生之懷。刺
張敬夫之夾袋乎。三快也。古人有言。人生無他願。願讀
盡天下好書。識盡天下好人。遊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
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桂南公此行。庶幾足以當之。
無負王命。無負異人。異書好山好水。視嚴先生州有
九遊。其八相去不遠矣。公歸以五方游記示余。余當敘
而行之。以告夫壤蟲。而咲黃鵠。尺鷃。而咲大鵬者。公其

快余言否。

賀京山鄭侯榮封序

京山鄭使君宰青谿。凡三月。肅迎兩尊人至。不再月。又迎封典至。白晢朱衣。摠笏馬上。自郊徂邑。麾幢笳鼓。而前導之。使君稽首而闕謝。邑人懽譟擁觀者以萬餘。曰。鄭使君官可及。年少不可及也。又曰。太公年甫壯。遂邀天子之譽詞。又適在子舍。此二百年曠典異數。尤不可及也。使君少年能驚憚悍奴老吏。又能悚服士大夫之耆舊而賢者。願謂余曰。濂洛書申韓法。似不足以治天下。莫若善推其情而設身處之。蘓長公之文。妙

在得情。乃理縣譜也。念青谿貧。凡有兩造。不遣隸勾攝。遣伍伯如期。卽止不株蔓。不耽延。立訊數言。洞見其表裏。毫末如法。卽止贖贖榜之縣壁。明示無所取。如案具。卽止徵賦以新舊熟荒爲差等。如額卽止。使者之厨傳。供帳不敢過益。亦不敢過損。如禮卽止。其他文學孝秀。以稔奏爲從容談說。理解而暇。則篝燈講書。卽嚴寒奇暑。永夜不輟聲。其文自開自闢。自靈自異。不隨世笑啼。其識度淹雅冲夷。絕無恢浮。鑿岸不下人之色。操此治邑。積而至上。上考以疏榮其親。度何難者。而交口艷羨。

之何也。夫國家設封爵。鼓舞忠孝。內外吏皆緣人情而推之。然非三載最。不獲請。或挂彈駁。不獲請。或臺劾薦。而中兀之。不獲請。或遷除驟而格于令甲。不獲請。或不。及與朝廷吉祥善事。不獲請。他人所難。鄭使君得之。獨易。又得之。未下車。未奏滿之先。此同籍東諸侯所不敢望也。吾嘗嘆白頭上衮。傴僂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內恐獲譽于宮府。外恐見詠于少年。此爲親地乎。抑隱。恐爲子孫丐陰地乎。夫子而孫孫。而至于耳孫。謂目不。得見而耳聞之也。與其經營數十年後不可知之。誰何。

人何如鄭使君及身而榮父母又何如及父母之見在
而以半通之綸三釜之養百拜而庭獻之爲快哉使君
曰子產相鄭疾藜不生鳴梟不至今我青谿之治何如
僑吾年雖少視子奇十九治阿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略
中原則已老矣早掇一命以榮親寧竟僕始願乎區區
之願懸三無私待民懸三不朽自待少而壯壯而晚度
必大有所建明以報我君父者而今遂引美言見市
何賀之早也陳子聞之曰鄭使君不恃早達而期晚成
微庭訓不至此英雄謹于末路國手審于收局松栢撐
漢雲霞竟天皆以晚故也而又何疑于使君父子吾且
以晚節晚福卜之矣

贈何承雲序

士嘗言不爲相則爲將。乃醫則二者多兼之。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制中外。醫參虛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於未亂。將者圖變於預設。醫者知微於庶理。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繫。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慕乎承雲。何公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藏書。咸禁方奇經。多秘弗傳。公受而讀之。裁以己意。核以古法。術益精良。而公之名日益顯。于

是起爲景藩御醫。聲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賴公以起者。戶滿屨矣。四方請藥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卽輒應。投卽輒中。故上自荐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值母艱。內有哀痛。迫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已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孰非公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

不及公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每倚富貴。而羞貧賤。至疾苦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於匹夫匹婦。其不及公者一也。虛糜爵祿。執空文。以網主上。無所稱塞。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櫻善類。陰螫豪傑。以快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畢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異日不肖者。倘有進。則請法其意。而廣之。公借其術以醫不肖之身。不肖借其術以醫天下人。

之心。庶幾有以謝公也夫。

送黃樓岩轉海州學正序

古稱吏隱者。始於東方生。生以歲星遊戲人間。僅與諸臣駢肩執戟。浮沉俳優中。即日索侏儒飽。亦不可得。雖然。社肉猶堪劔割。肉盡而事神仙。辟穀之術。尚能却長安粟。以老。今輦轂下食大官者。無不指金馬門爲吏隱地。乃進賢冠風塵不少矣。舉足觸途。動撻鱗甲。五斗雖貴。不幾挾明月而彈千仞之雀哉。余謂爲吏者。擇隱地。莫若郡縣師儒之臣。所謂潛見半之。處于季孟之間者也。括蒼樓岩先生。禪御史公家教。以國事稱。晚而好古。

彌銳益與時調多左。於是縱讀天下異書。交天下異人。凡一切軒冕。及苛細瑣尾。悉舉而擲之六合之外。曰。長安藕絲孔耳。豈能着我鬚眉丈夫。吾聞博士有青瑣。請借作蓮花座。蓋登壇揮塵。稱弟子師者。再而始授席華亭。公之師華亭也。名理則平叔避席。博物則公孫僑膠齒。談經則匡鼎解頤。五鹿折角。不言躬行。則蘇湖閩洛諸君之畏友。使人意銷。鄙吝為豁。則公家叔度所難為弟者。公之來不再期。進而叩公之學。如飲河退而醉公之德。若飲醇。此豈可以一日去華亭哉。即掖公以去。百

里之地。六館之席。何不虛左以待。乃竟以海州往也。公嘗屏輿人。訪余池上。強余復理故業。余曰。子大夫皆鸚鵡之腊。孔雀之脯也。而余以蔬筍。參鮮濃肥。其中何所不可。公咲而出。公今腊脯乎。蔬筍乎。二者不可得兼。公中處而兩得之。信乎公之善擇術也。公卷其神龍之性。馴而豢一博士之祿。彼且狎諸生為海鷗。視長安若腐鼠。千秋者名。五斗者酒。吏隱雖貧。猶強於東方。生索飽不得者耳。東方在。且掛冠金馬門。舍社肉。還就公首。藉盤矣。況海州。故仲尼遇剡子處。其俗淳古。又多自宦。公

琴帷橫琴。委蛇而談先王之道。天青月明。有雪衣翩躚舞而欲下者。又安知非華亭之雀也耶。公去有新詩。如秋水編峰泐記者。其盛以古錦囊。勅是雀啣以寄我。

晚香堂集序卷之三

終

晚香堂集卷之四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萬曆甲辰御史馬公奉命按吳中。興賢軌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視棟楹。芻周門廡。咸摧圯不治。迺喟然愾嘆。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甃度材。不半朞而告成。公十七代孫主奉太學生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子

文爲記。用副御史公表章先賢鉅典。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饘粥不贍。進士解褐。鬻馬徒步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搜庫絹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宅。與其人轉盼俱盡。卽其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而更新之。

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羗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於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賁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旅。舍宅建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濟發道脉于濂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等乎。御史特新

明才堂集 卷四
公祠蓋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
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於
學校者遇公之祠或尚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
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
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
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
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
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
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
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

明香堂集 卷四
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於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買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叅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道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生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廷筠訪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

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脊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唯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鋼禁何異。異目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古者愛羊及烏。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况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盼蠻相屬。夫寧不欲。於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

蠲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墀滌。祭苾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任。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纓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投之井。此古

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踟天蹟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卽有好義弔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鬱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踳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

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旣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白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於覆巢。完卯之時。或報命于禁網。濶踈二百四十餘年之後。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額手而爲之記。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萬曆甲寅武陵楊公以御史奉命理兩浙鹽筴下車
車武林首謁于忠肅公墓下嘆曰浙中伍大夫岳武穆
與公鼎立而三而公祠宇如陋巷矮屋無論謁者僂僂几
筵有如公肅儀擁從出入廟中詎此一丸土能容數百
萬風車雲馬乎於是捐俸命仁和令喬君鳩聚工料式
增廓之而此祠歸然遂成湖上偉觀公屬陳子碑而記
之大抵忠臣爲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愆然後有豪
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悶黃河之排山倒海是

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
悶也。管者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
之議。召勤王之師。虜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
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
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逼趙王會渾
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
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傳。

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
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由前
言之。公爲宋之目夷。由後言之。公不爲廉頗。王且何也。
嗚呼。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復當立。誰不知之。公之
識。豈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豈出鍾同章綸下。蓋公相
時。度勢有不當言。有不必言者。當。裕陵在虜。茂陵在
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宋高。戰不可和。不可無一而可
爲制虜地也。此不當言也。裕陵既返。見濟薨。郈王病。
天人攸歸。非。裕陵而誰。又非。茂陵而誰。明率百官。

朝請復辟直以遵晦待耳此不必言也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劫局非遲局乃縱橫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盍去諸嗚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裕陵安而茂陵亦安若公諍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錮後不將燭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郟王之兄弟而實密護吾君之父子乃知回鑿公功也其他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也人能見所見而不能見所不見能見者豪傑之敢不見者聖賢之悶敢于任死而悶於暴名公真古大臣之

用心也哉竊嘗謂裕陵之返國高皇帝不殺元順帝之報也天生于忠肅以衛社稷高皇帝廟祀余闕之報也然忠肅以讒死報何居夫使公功成身退老死故鄉亦郭汾陽李西平等耳錮鏤之劔賜而胥濤泣風波之獄構而岳廟尊迎立外藩之冤酷而于墓慘公至是一腔熱血始真有灑處矣迄今湖山之上古塚纍纍身死名滅不可勝計而東西往來于公之廟門者登故壠掃枯松禁樵牧哭英雄又非獨侍御楊公一人而已特侍御倡俸修墓誌勅楹宇垂百年餘而表章忠賢之

明香堂集 卷四
九
典始備是不可無記。

虎丘三泉亭記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綿爲蔓壑。枝峯散爲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胆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獨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巉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又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泠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與故人父老觴咏其

上。斟泉淪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魂魄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醵金。考室復祠。公于劔池之南。崔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北。怡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罔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剝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脉。疏穹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禪窟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周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

泉亭而小憇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卽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罔卿司理。始披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疏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孫學士。呼取闔閭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鉄花岩畔。生公說法。何胤講經。遠道士放崔陸桑苧。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罔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卽文定

明香堂集 卷四
當爲解願。請筆而記之。

占星堂記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 上命秉
桐圭竣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携子弟婆娑關
門。曰是錦衣朱幡。廣皙而白者。非昔唐氏澹齋先生之
子也耶。聞嘗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鵬
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然盤跚而走。獨垂一印大如斗。
厥文則奇。曰勅子魁。碧睛瞳隴。朱髮歲隄。鵬谷公心動。
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鼎黃耳金鉉。占者
曰金鉉。印繫繫也。夫勅也爲先生名。勑子而魁。先生其

有後。後其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去海岱以東北也。魁且建則指離。其在丙乎。時未舉元徵。及元徵弱冠。雖時名噪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舊物。一如占者言。於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余。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雋者。往往必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嘆羨。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寘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虛。面目嚴

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秘。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夫校讐則太乙星見。繪字則十八星見。此特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於元徵。心上之斗。杓而星翁曆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徵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焉。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淡窩先生。可謂善食其報矣。顧斯言鄙。非吾黨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

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厦千萬間。陰
天下飢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余喜而爲作占星堂
記。

觀濠堂記

管摩詰圖畫輞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逝者
非止托心賞於冷然有美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
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鷗磯清淺花枝
笑於鏡中雉堞參差人影行于樹杪壁月映柳鳧鷖在
汀停雲淡而無言芳草淒兮不斷四圍秀色翠籠薜荔
之牆一道晴霞霜暈芙蓉之浦枯蘭吐蕙槁木蒸芝神
仙于此樓居大夫從之賦作醉來刻竹清歌散涓泓之
陰倦以據梧幽夢仗鬱林之石夕陽殿角蕉葉扇而鹿

聊齋室集 卷四
眠○點○雪○鑪○頭○茶○烟○橫○而○雀○避○紅○亭○客○散○碧○芷○風○生○門○設○
欲○關○簾○鈎○半○上○凭○軒○踞○後○視○之○鼎○隱○几○披○龍○馬○之○文○身○
侍○羲○皇○地○隣○濠○濮○登○斯○堂○也○盍○往○觀○乎○魚○鳥○親○人○鬚○眉○
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虛○心○淨○以○納○瑕○得○碩○人○之○雅○
量○淡○成○君○子○信○薦○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
澄○懷○觀○道○何○如○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
壑○

用拙堂記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屬陳子記之陳子咨其義
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倦藥
裹不去善病治家人產善挫與人游未知其眉睫喉嚨
胸臆間事善憤憤蓋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是也昔者
杜子美之句若爲余設者陳子曰吾游于世而覺論語
之爲異書也參之魯回之愚蓋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
故也拙者以艮止以巽入以隨動以遯藏以謙始以泰
終知此謂之至人而儼捷狡獪之徒顧反竊竊然笑之

庸詎知愚公之徙山不知卧游之適也。陶長沙之運甓不知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塵不如括囊之无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空也。謝康樂之挈裙捉席不如籃輿之真率也。夫巧者以爲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爲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鵲之巢而鳩奪之。蜂之釀而人甘之。然則巧勝乎拙。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螭升而枯。鵲噪而敗。雀掉而驚。鼠譎而獄。猿捷而射。人巧而禍。才賈忌富。賈怨辯賈辱。宦賈讒使人人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冲若

盈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內名士。不索之記而索之陳子。其真有用拙之意也。夫。

聚書樓記

聚書樓者。廬陵郭筆峯先生誦讀處也。先生有子章發公。以邑令奏最第一。贈先生文林郎。又奉單恩。贈南京吏科給事中。而學者祀之。瞽宗稱筆峯先生如故。先生髫年補。逢掖食餼。十困棘圍。三置副榜。晚以明經試大廷。例得郡邑博士。竟謝歸。初居荷溪。再居新洲。及慶嶺。博綜古今典墳。而尤好坐虎皮談易。四方負笈者爭北面焉。得弟子。皆以購書不能購。則且借且錄。且綴。且補。久之。几案戶牖間。皆箴銘簡冊也。結樓三楹。題

明齋集 卷四
日聚書樓俯而讀仰而思遇有所得輒吹燭書之南面
百城殆無以易此樂矣嘗考古今圖籍之富隋嘉則殿
三十七萬卷唐麗正殿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八萬
卷凡一切竹簡韋編靈文秘檢或掌于宮人或繕寫于
五品之子弟或精校于上衮或懸官爵金帛廣募于四
方四方有應有不應而兵燹復出而兀之不如民間之
故家野老猶有存十一于千百者如廬陵郭氏是也筆
峯先生重然諾謹取與範俗類太丘而不願市獨行名
好吟類元亮堯夫而不願市詩人名獨其天性嗜古鳩

集異書至不惜損衣縮食而聚之玄泓在左丹鉛在右
危坐孤樓聲出金石庭訓章發公卓然巨儒循吏大要
從讀書得力中來然莫敢取一縑一錢以獻懼逢先生
之怒也先生家無長物唯書在亦無美宅脂田惟聚書
樓在子孫有賢而文者追維手澤不忍付之碩鼠蠹魚
饑腹中會萃增補當學鄭漁仲求書法出入嚴可以保
存曝涼時可以持久當如黃魯直珍書法銓次精審當
學宋宣獻校讐法老年窮經當學劉貢甫夾袋法快讀
當學蘇子美下酒法至于舉子獵其辭吾獨覈其意舉

子志科名吾獨志道德又當學筆峯先生課子法審若是郭氏之書種寧歲月算數可既乎雖然書不厭多亦不厭少若欲誇籤軸之浩繁裝裹之華煥雖嘉則麗正崇文所藏亦復何益畢竟消歸自己括爲王佐儒宗之助則恕之一字謙之六爻論語之半部已覺其終身用之而有餘此又筆峯先生聚書之本意而郭氏子孫能旦暮誦讀于此樓書過半矣故諾章弢公之請而爲之記。

飽菜軒記

吳長卿官灤州刺史僅六月當遼左軍興悉索敵賦莫能支以彊直節省得罪去移倅楚德安郡郡圃蕭然構新齋三五楹讀書其中餘地種菜鮮魚其廕一似野叟田庶之挈甕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曰吳子貧矣憊矣長卿曰人生衣食裁足已厚幸又薄有官俸以供俯仰不謂貧新齋適成客贈花贈鶴贈數種書門生問字剪霜莖烟甲共享之不謂憊昔韓晉公一吏冥司勅主人間食料三品以上口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旬支六品

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不甚吝飛而食肉者所
不暇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含簌范斷壘周顛之早韭
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苧卽聖賢豪傑皆然况吾儕何人
而敢望五侯鯖郎官鱠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
滋味過于王者李贊皇丹砂寶玉雜投蔽羹此復何樂
亦復何味遂至罨入五欲甕中幾老死不得出二公有
知悔不作鮑菜軒主人耳長卿才甚奇書甚博胸中甲
兵甚富而能性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吏吏隱之樂
玄德謂張桓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許秘書園記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婚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是
葺園城市以代卧游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咲嗽詈
莫可誰何門不得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欲舍而避
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爲甚適吾友秘書許玄佑所居
爲唐人陸龜蒙角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饒于水水又
最勝太公嘗選地百畝菟裘其前而後則樊瀦水種魚
玄祐請甃石圍之太公笑曰土狹則水寬相去幾何久
之手植柳皆婀娜縱橫竹箭秀擢菱牙蒲戟與清霜白

露相采采大有秋思玄祐乃始築梅花墅竇墅而西輦石爲島峯巒巖岫攢立水中過杞菊齋盤磴上躋映閣君家許玉斧邁小字映也磴腋分道水唇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續如斷躡足寒渡深不及踝淺可漸裳而浣香洞門見馬哈呀峯巒窅暗疏明水風射人有霜電虬龍潛伏之氣時飄花板冉冉從石隙流出衣裾皆天香矣洞窮窅轉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西洞洞枕招爽亭憇坐久之徑漸夷湖光漸劈苔石纍纍嚙波吞浪曰錦淙灘指顧隔水外修廊曲折宛然紫蜺素虹渴而下

飲透迤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歛半簾月春餘一面花是也由在澗緣堦而登濃陰密篠葱蒨模糊中巧嵌轉翠亭下亭投映閣下東達雙扉向隔水望見修廊曲折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窈窕朱闌步步多異趣碧落亭踞廊面西西山烟樹撲墮檐瓦几上子瞻與元章欲結楊許碧落之游楊爲楊義許爲許邁亭義取此碧落亭南曲數十武雪一龕以祀維摩居士由維摩庵又四五十武有渡月梁梁有亭亭可候月空明激灑縠紋輪漪若數百斛碎珠流走冰壺水晶盤飛躍不定

晚香堂集 卷四
渡梁入得閑堂。閱爽弘敞。檻外石臺廣可一畝餘。虛白不受纖塵。清涼不受暑氣。每有四方名勝客來集此堂。歌舞遍進。觴詠間作。酒香墨綠。淋漓跌宕。紅綃于錦。瑟之傍。鼓五搗。雞三號。主不聽客出。客亦不忍拂袖歸也。堂之西北。結竟觀。居前楹奉天竺古先生。循觀臨水。浮紅渡。渡北樓閣以藏秘書。更入爲鶴蘂蝶寢。游客不得跡矣。得閑堂之東。流小亭踞其側。曰滌硯亭。亭亭逶迤而東。則湛華閣。摩千羣木之表。下瞰蓮沼。沼匝長堤。而垂楊修竹。菱蒲菱芡芙蓉之屬。至此益紛披輻輳。堤之東。

南陰森處。小縛圍蕉。鷗鷺鳧鷖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不肯去。此中桃霞蓮露。績綉綺錯。而一片澄泓。蕭瑟之景。獨此寫出。江南秋故。曰滴秋庵。晉王太史游香山。欲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菰蘆。陂隰盡田。荷花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老。今玄祐不妄想而坐得之。且登閣四眺。遠望吳門水。如練。山如黛。風帆如飛鳥。市聲簇簇如蜂屯。蟻聚而主人安坐不出。里門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待兒歌吹聲。左絃右誦。有諸子讀書聲。飲一杯。拈一詩。舞一棹。沿洞。

而巡之上留雲借月之章批給月支花之券袍笏以拜
石丈絃索以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謫貶之李贊
皇而不寫生綃不立粉本之郭恕先趙伯駒之圖畫也
秘書未老園日涉石日黜魚鳥日聚花木日爛熳篇章
詞翰日異而歲不同余且傲角里先生藤轎豹席筆床
茶灶叩君之園而訪焉相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
采把菊以飽我否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於寂也唯
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弁山枕城中朝暎映門遊
屐麇集卽主人亦徃徃支門謝客欲放而之於曠間無
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寧獨與其謀
於市也寧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橫澗野塘之南
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陰翳小池上梅花
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曲排簷而上其榦可
抱其葉可陰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

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
二老衲。攤虎皮。焚視鼎。倚樓而歌之。曰。雪滿山中高士
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迪詩。不過得花之
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
若毒龍怒虬。紛拏矯鬪於廣莫之野。攫瓜迸鱗。鬼怪萬
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勝。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
祠之紫藤。差跽足耳。范子樓既成。于是廣蒔霞桃芙蓉
來禽之屬。以暎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梅之爲觀。日閑以
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

中。寺僧爲游客所困。至析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
之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
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之
知己。僅得林逋君復。迄三百年。而有范子。范子于此中
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幃。依微獨立于暗香疎影
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聞籠放鶴耳。他日抱
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巍然破輕
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枝。以候我。

晚香堂集

卷四

四

晚香堂集記卷之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晚香堂集卷之五

記

貞靜庵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
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於○是○擲○儒○冠○而○冠○
黃○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沼○流○導○源○甚○則○閨○媛○闈○秀○亦○相○
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釵○金○以○布○地○剪○纒○錦○以○
製○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夷○女○道○矣○是○庵○所○棲○爲○諸○女○
真○梵○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於○樹○端○燈○光○熒○熒○兩○夜○

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也。陸官保先生以
三教龍象爲大總持。爲大護法。遂以貞靜命庵。夫堅固
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離。惟靜
故獨當諸塵之后。而不擾。旣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
登道岸之後。撤無明之網。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歟。二緣
本無定體。而妄者以情識風鼓之心。慾談吹之勝劣。頓
燃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裡山河。遍滅通生。終無了
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真苟能思維此義。則一
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並珠之宮。兜率之院。共知

非是庵也耶。簪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
得。而三山五岳之巔。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鸞
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於此。以俟他日
庵中人道成。梵笈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氏云。

游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莢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
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牆。花間菜畦。縮結相錯。如
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
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蒼然。
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衝筵前索酒。請
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氏。便從花
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叢中。以藏鈎輪。羸爲
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

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卮脯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

七八壺觴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苦甕。疊相耻。忽城頭以長縷。縋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韻士。時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鐘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鬢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晉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輪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

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后。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后。能復幾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冰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微道人生壙記

修微姓王。廣陵人。自幼有潔癖。書癖。山水癖。自傷七歲。父見背。致飄落無所依。眉嫵間常有恨色。已奉竺乾古先生之教。刺血寫小品經。間讀班馬。孫武。書人莫得而睥視也。嘗行靈隱寺門。見白猿坐樹端。迫之。展翅疾飛去。包圍夜半。有兩炬炷射窻縫上。諦視之。虎也。修微挑燈吟自若。其詩詞媚秀幽妍。與李清照。朱淑真相上下。至於排調品題。頗能壓倒一座。客慕翰墨者。輻輳案前。如晨訴水旱。修微攢眉應之。擲筆出避。西子湖。避鄧尉。

山。避廣陵。尋獲兄。指其父埋骨處。仆地哭失聲。延僧作
水陸道場。凡十五日。以薦父靈。筭中綺繻環瑱。隨手立
盡矣。修微飯蔬衣布。綽約類藐姑仙。筆床茶竈。短棹逍
遙。類天隨子。謁玉樞於太和。參憇公于廬阜。登高臨深。
飄忽數千里。智能衛足。膽可包身。獨往獨來。布帆無恙。
既歸。出楚游稿示余。冰雪淨其聰明。雲霞汰其粉澤。抑
名山大川之助乎。修微曰。自今伊始。請戡從前綺語障。
買山湖上。穿容館之墟。葺屋藤床。長伴老母。豈復問于
孫。草劉郎。桃蘇小小。同松栢哉。予曰。今君才貌兩醜。

人間所羶。出世之盟。將無太早。修微曰。嘻。是何言。孔雀
金翠。始春而生。四月而凋。與花萼相衰榮。每欲山栖。必
先擇置尾之地。然後止焉。然禁中綴之以爲帚。蠻中采
之以爲翼。甚有烹而爲脯。爲腊者。色可常保。乎鸚鵡馴
擾。慧利洞曉。言詞官家奇愛之。或教詩文。或授佛號。而
未免閉于金籠。搏于鷲鳥。則韻語又可常恃乎。子美曰。
常情仕諱歸。年諱老。而修微少不諱死。死不諱。墓者
淵明自祭。樂天自銘。司空圖引。平時故交。痛飲生墳中。
三君子以後。鮮有嗣續高風者。修微達視死生。如晝夜。

寒暑之序。女史乎。女俠乎。生壙成。諸名士爲彈孔雀經。一卷供鸚鵡舍利十餘粒。并穴置其詩稿百餘言。眉道人爲之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開渠古法也。農天下之本。農重則水田重。水田重則泉流灌浸以育五穀。而渠更重。古有堰渠使。有都水備使者。則其官也。置碓置碣。置斗門。則其規製也。史渠白渠。鄭國渠浚儀渠之類。則治水者之成績也。王介甫好興水利。自熙寧三年至九年。穿渠凡一萬七百有餘。諸路鑿空應之。多詭而少實。吾朝重河不重渠。行河使者。歲糜水衡錢無算。而渠則委之郡邑長。曰有司者治之耳。有司秦越視民。強半掩耳掉臂去。卽遣椽相視。畜泄啓

閉興復之宜。曾有幾人哉。獨曲周邑大夫趙公則異是。曲周者。滏河繞城而曲周之。故邑以得名。其水去邑十二里。自西北東漸近關之東隅。稍北置閘。導滏灌漑。俄有滏水闌入之。滏性剽疾而多濁。石水常五斗泥。非特淤閘。行且城患。故寧涸漑無敢通滏水者。垂二十年。滏水不通。則鹽井苦澁之味。無以解纒而食之。往往得病。趙大夫流覽愾嘆。此水泉上腴。而漑爲惡田。汗池可乎。乃乘築堤之役。緣堤爲溝。建二閘於滏所不到之處。一截河一倚堤。而滏水從此滿漑矣。有青烏家過而相之。

曰。此城外河內渠水望巽入。文運其昌乎。利一。清流匝城。魚鳥下上。蒹葭采采。荷葉田田。利二。有土可耕。可稻。有畦可灌。可蔬。利三。避鹽井。飲甘泉。如去壅而疾。蘇如出否而鼎。潔利四。上不關領。詔書下不科配。丁夫錢穀。勸誘子來。畚鍤雲集。利五。此數利者。皆大夫閔閔皇皇。朝不朝夕。不夕經營。擘畫以底于成。厥績偉矣。大夫父中丞叔太宰。稟承家法。不察察爲明。而有大臣風骨。在邑五年。修學城。城新壇壝。創社學。兼置田。以助其歲餼。而開渠。特其善政之一耳。陳子曰。嘻。無輕視渠也。吾讀書

喜搜僻事。漢頡羹侯信嘗置一門三堰于舒城。河渠書不載。劉貢父爲廬州從事見此始表而出之。魏築千金碣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略曰。后當興工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以遺后賢。古人不忍輕毀故渠并不欲掩作者之姓名蓋如此。今曲周渠成雖趙大夫不伐功不市名而畜泄啓閉興復之故不可不以盡告后之人。后之人約束而擁護之以無忘大夫之艱難。雖世世名趙公渠可也。故諾銓部劉公箋纂其始末而屬陳子爲之記。饒于代言之石大夫姓趙名胤昌。

號芝庭。萬曆丙辰進士。山東掖縣人。

卷五
五
濟之萬民內廷士出東郊入

青浦河工告成碑記

往東南三歲旱潦。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興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于是天子顧太宰爲勅璽書。賜公願。大司農爲辦水衡錢二十萬待公。願大中丞直情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公至之日。卽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于田。而令溝澮洩。且蓄焉。使旱不至於龜坼。而潦不至于鳧脛之沒。幹母也。支

子也。子毋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踐冰霜。沐風雨。凡課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卽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聽。橐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聞嘗詢諸青浦鄧君。君爲余言。公治河狀。公所濬。艾祈橫歷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筦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工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溪而他邑。與郡可知。

也。蓋公往嘗奉。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上爲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鬻之炙。而烹之。函牛之鼎哉。雖然。余則嘆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上重國本。矐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敢愛。內府之蓄。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使者。局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天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

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群○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荐○飢○
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灾○地○不○可○以○處○衆○
寬○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
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否○必○冊○報○兩○臺○以○奏○徼○于○朝○難○
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之○不○力○是○懼○
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之○或○有○所○梗○而○未○必○卒○
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
念○之○勤○苦○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
下○不○讒○廣○於○收○功○而○約○于○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夫○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
公○之○身○如○輓○轡○而○其○談○咲○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
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卽○往○日○佐○漕○小○中○蜚○
語○而○不○得○暴○者○今○竟○白○矣○夫○東○海○衣○履○天○下○爲○朝○廷○外○
庫○漕○其○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間○也○尾○間○淤○鬱○雖○有○喉○
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
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余○雖○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
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

浙學憲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孫子長先生督學浙中、皆推爲人天師、微中蜚語、旋請歸臺、使者駭歎、堅留之、將疏聞於朝、而先生接浙行矣、行之日、士民挽轍攀帷、尾送渡江、不忍別、旣別、猶戀戀不忍釋諸懷、乃謀俎豆先生于專祠、以志永永、王子陽云、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余則曰、士者悍而不可勝、慧而不可欺也、孫先生何以得此於士民哉、先生嘗爲吳興掌故、又以戶曹郎推擇、出守杭、愷弟廉明、強半與越人習、習公者聞督學命下、喜見鬚眉已又

握手相戒曰孫公天下正人也勿私謁勿以非禮干干之如捫數千尋鐵壁耳先生下車後其調察加詳而言笑顧盼亦加峻諸生有五人連名入溷郡邑長吏者黜有赤舄華裾格五博六浮浪少年場睥睨狹邪徑者黜有自詭名豪健俠談孫吳鬼谷妄引非聖之書者黜有挾權要之關說倚書史之掉弄者黜其他挺辭權貴痛絕郵筒大索神姦窮搜弊竇自先生以及郡邑之長不唯同心而且苦心不唯無遺術而且無遺力夏鼎燭妖秦圖照胆無加於先生矣彼言者何爲哉先生權稅滄

聖曾節五千金助餉上疏委宛不例後人以此思清清可知也太守謝客有署門之詞云齋頭脫粟詎可留賓嶺上白雲豈堪持贈簿書鞅掌不能代湖山而稱主人闌闌蕭條不敢腴膏脂以供顏面客躋之多及門叱馭而返以此思嚴嚴可知也先生唯清嚴故無欲無欲故無情無情故聞謗能無辯去留等於閃電譽誹付之飄風迄今含沙鬼矢不能秋毫有加於先生而俎豆尸祝於行後者則士民如出一口越君子之言曰吾聞學者通利則思師說義則稱師說不稱師命之曰叛賢主弗

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昔季償等二百七十餘人。有請朝乞留陽城者。漢諸生千餘人。有陳元上書追訟歐陽歙。平原禮震年十七。願乞殺身自代者。古弟子不忍叛背其師。乃如此。今孫先生文章典麗。局度宏雅。衡鑒精微。清如水。執法如山。而突然牴巖於無端風影之口。吾等豎儒。上媿禦侮之子路。下慙城歙之門人。所恃藉手以報師者。唯有捧土築宮。生祠先生於西湖耳。初先生艱嗣。士民走群望。祝之多男。尋舉雄。先生笑曰。吾子生武林。武林人亦我赤子也。第守郡。脰脰如慈父。視學特揭貞珉以志先生去思。而徵陳子爲之記。

則教戒肅括。凜凜如嚴師。旣稱得士心。又稱得大體。悅斯服。服斯感。感斯憤。憤則不平之氣。與不忍別之情。心口約結。而不得宣。其在代言之石乎。故建祠淨慈寺西。

松董漕方公旦心遺愛碑記

郡丞旦心方公由壺關令移劇洪洞其異績載在百政錄庚戌業已下尺一徵公需次爲臺諫會有沮公者出丞吾松洪洞百餘人走京師上疏攀留訴太宰輿前不報明年公董漕入都洪洞人猶尚在當除夕釀錢割羊豕獻公公麾之曉諭數四乃散去其爲人思慕若此公下車松郡旋領漕事漕竣拜南司農郎而松之思慕公不啻洪洞也則相與奏牒鹽臺楊公公特命樹碑鍾賈山之道左是地也軍民漕艦之所必經華青送迎之所

必駐里道均耳。目集斯民之畏壘鄉乎。諸紳裾父老屬
記於陳子。陳子嘆曰。江南之俗。凡司理邑大夫被徵者。
道有碑。像有祠。蓋感與羶俱焉。若方公而繫去後思。其
三代直道之遺哉。公治行最高。而處公郡丞。則最屈。非
有輕去其官之心。則將更絃而鼓。善刀而藏。猾猾焉以
刻日待遷而已。何知漕事。卽漕事簡者。厭其煩。文者厭
其俗。弛肩掉臂而去之。已大幸。又誰肯爲百姓必然之
畫者乎。而公獨否否。蓋國家之漕有二。軍漕以儲九大
鎮也。民漕以儲六宮百執事也。等王土也。獨江南五郡。

之民。走三千里外。轉二十一萬四千八百石之粟。此千
後最煩等郡丞也。獨公轄五十八艦。粟四萬餘石。此於
江南丞最苦何也。有丞名而無丞實。有漕害而無漕利
故也。公每論及此。輒慷慨任曰。孔子敘政曰。食曰兵曰
信。而食先之。唐關中時。斗米千錢。韓滉運百萬斛入朝。
德宗與太子動色相賀。則漕豈細事哉。漕弊久爲民困。
唯弊端清。自君子弊孔塞。諸小人而轉漕始稱便耳。故
事漕額水脚之費。每艦八百餘金。邑上之漕大夫。漕六
夫以次分之。鄉賦長公曰。此邑事也。檄使盡散之。毫髮

不以染指此便於在家者一故事民漕苦軍橫苦暴關。公力請之當事軍不敢虐民關不敢苛稅不查驗不車運而吾松超爲首幫此便于在途者二故事內官監與局庫倉場誅求無厭而公挺身先之或轉相居間耗贈比他艦獨輕交納比他郡獨易其便于在京者三而公不止是也公堂有禁公費有禁交際雜儀有禁胥隸橫索有禁卽筆楮薪蔬之屬絕不煩之鄉賦長民便公因便漕漕法一變卽漕大夫之故習亦爲之一變矣公非爲是皦皦也蓋北運之難獨五郡知之海內不知也獨

漕民知之卽五郡士大夫不知也獨漕運丞知之卽漕丞不知也以不可知之役而加之以不可期之程風濤不可測之險與公私不可貲之費非公推心置腹于諸苦中漕其能濟乎公頓途旣久徃徃不給或轉貸故人甚則典衣鎔帶童僕不堪其憂而公略無感慨不自怡之色且曰人情不甚遠諸役人家豈盡腴卽父母妻子之慮豈盡恻然其勞苦當百倍我耶衆聞之皆感動泣下而公又著爲感動要略凡苦不能盡言言不能盡竟者燦然筆之於書謂卽此是真學問卽此是真利濟卽

此是真忠愛。雖舍清華而就冷署。舍冷署而就水濱。其
之矣。噫。公真聖賢豪傑之用心也。誠廉吏也歟哉。公文
章高古。酷類荀管。所著有心問。皆先賢所不經道。暇則
與文學子弟揚確古今。人甚懷之。治郡攝青邑篆。聽訟
徵賦。皆有惠政。而漕爲大故。書其大者。張之道左。自公
漕後。邑侯與漕大夫皆相約。却恒例。不取一錢。公創之
也。則碑去思宜自公始。

青浦令賀公景瞻去思碑記

青浦創邑以來。賢大夫可指數。而無若獲鹿賀公。品最
真。聲實最著。主計者。僅拜刑曹郎。老稚走相告。詫謂無
天。公率諸生拜祭海忠介祠。而別攀帷繫車者。追送及
數百里外。公何以得此於青人哉。青之始邑也。華亭上
海。割其厥壤之。最下下者。蕞爲邑。其本原業已瘠弱。他
復從而漁獵之。貌雖類中邑。而元氣索然。稿矣。吾鄉宦
于朝者。特推擇賀公來。公下車。甫病瘡。又迫於朝。天
之期不輕見。短長已覲。畢還邑。精采百倍。曩時且倍於

東諸侯之最有聲者老稚喜可知也。公早起坐堂皇左。右却立案側。屏息階下。鮮有抱不急之牘。溷公押署者。訟牒卽屬本訟人。刻日追呼。不遣悍隸。聽其束身自詣。卽止徵比錢穀。不煩鞭箠。能如期如額。卽止編審十年。里排不設公正主戶役。客戶貼銷其貧無衣食者。使無困。卽止監司臺使者至。不朘民膏血以飾厨傳供帳。第不失禮。不得罪。卽止士大夫往來獻酬。不令喜不令怒。卽止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爲程其稅文高下。使虛往實歸。卽止漕粟官民屯。悉貯於倉。粟糶雜。責在民耗。

抑勒責在軍。不分左右袒。軍與民兩平。卽止其他縣尉而下。蕭括惟謹。無敢輕用非刑者。輕繫囹圄者。輕出白票市物及勾攝人者。而上下晏如矣。曾見公兩年以來。有片紙隻艇。下村落乎。有胥隸徵索豚蹄斗酒乎。有累日積旬匍匐訟庭乎。有破碎大家乎。有械縛單戶乎。有宵人奸顰笑乎。有博徒囂飲惡少年舞於市乎。有子襟私請恩澤乎。有兵將訴餉非時乎。上官以峻檄下。公勿怖。顯要以其言。嘗公勿受。吾愛我鼎。吾用我法。操真實心。行真實事。而青邑號稱治平。且以其暇修樓櫓葺橋。

梁。以及海忠介祠。又以其暇撰史論。搜剔古人之心腸。以洗開士子之眼目。公精神何其整暇。而青邑之元氣。何其休養而生息也。以青邑醴泉治狀合爲卓異。誰不以銓曹臺省望公。而公竟擢刑曹去。公論爲憤懣不平。而公功名甚淡。意色甚夷。顧瞻邑士民號啼攀戀之情。獨有不忍遽釋然于懷者。而青士民豈能頃刻遂釋公哉。公瀕行之日。不取青谿一錢一練。至貧不能治裝。老稚嘖嘖奇之。及聞其尊人爲繕郎。董兩宮之役。所省金錢一百五十三萬餘。特與執政中貴挺左其官。而乃知

公之宦。不求捷徑。廉不市清名。蓋本之鳳山先生家教。然也。故樂而記諸能言之石。以志去思。并以爲後之司土者告焉。

晚香堂集記卷之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晚香堂集卷之六

壽言

壽少師申瑤翁八十序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歸德沈公竝請、上卽俞旨、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家、蓋自升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吳中楊去奢、葛震甫諸君子、屬不佞儒一言以佐觴、余惟公七十時、朝野薦詞于公者、幾無所容祝、儒何能更加於縉紳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出世之說、請爲公奏之、當江陵秉軸、操

上急操下嚴。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還爲六曹。九鎮始還爲九鎮。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故。邊不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采稅。不權中使不橫出。而山市寧糶如故。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官府父子兄弟之間。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爲。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爲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考滿賜宴如天神。或賜答。御書如朋友。或面承。召封于。毓德宮。出示。東宮諸王子如。

家人骨肉。而公則避寵若驚。受之而不知盈也。晚年閱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且不知誰菀誰枯。誰修誰短。而况區區穴中之格鬪。爨下之諱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映哉。卽受之而不加損也。此公之所爲。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爲名法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爲縱橫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爲玩世。如大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爲嬰兒而已。若此者。豈特可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洛中來。言歸德大。

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健。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掘苗。并公而五。皆圖畫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人。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救世而爲玩世。轉玩世而爲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子之老而進吾以道也。爲輾然斟酒三酌。康爵而退。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敘

乙丑。皇太子誕生。太史玉橫孔公奉詔書頒示江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出而仗節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比時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鴈。父老子弟。芟除洒掃逆之境。宗長聚族逆之郊。有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也。走詣陳子。請屬祝詞。往介孺客蕪湖。遇長公泰華。授經曾氏。按譜相質。同出曲阜。端友公裔。端友生三子。長居衢州。次居句容。三居洞庭。自是泰華介孺敘年爲昆弟行。太公往來京師。數向蕪湖。

訪介孺而次公則魚服雀舫直覓介孺於洞庭山中遊
四日乃歸其敦族最爲篤摯每爲余言太公廩廩有道
君子也孝友博聞有行義取予不苟以明經官蜀中隣
水簿清節著聞三年拂衣去去之日棧車羸馬橐裝蕭
條邑人嘆贊不容口曰丞簿匍伏大吏階下往往類寒
蟬凍蠅而孔公此行如青鴻黃鵠翔于霄漢豈可羈紲
哉願伐石建祠俎豆公于永永而太公則透蛇謝曰吾
非恥折腰小兒第我家五男兒頗出社少陵陶柴桑上
又何戀區區五斗爲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橫先後

讀中秘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甲乙武庫經筵
家駒國寶哀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單恩鉅典封
如次公太史官得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祠有豐
碑清畏人知家無擔石真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子
文章欲其根本六經德業望其師模三代蠕言螿動俱
無愧于孔氏之家法而後卽安今次公簪筆經幃衡文
場室啓沃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雋高山大川之
局量金鼎玉鉉之聲華業已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
操大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福

還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百忍
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囂去羨去泰即
春秋八十猶彭錢之小年也昔蘇老泉與子瞻子由同
入京師歐文忠韓魏公奏其文於朝僅除著書郎爲霸
州文安縣主簿而止孔氏二史不減兩蘇而太公笑擲
雞肋食報鳳毛朱黻方來黃髮未艾視老泉先生所得
不更饒乎老泉蘇氏族譜雄健俊偉光輝明白讀者喜
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爲政之遺意今太公邂逅咲
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爲南宗凡與介孺驩暱無間

者二十餘年其猶蘇氏行古之道也隋唐之朝譜局隸
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譜事况孔氏以聖裔而居帝鄉比
之舊闕名家其關繫猶重百倍自今以始葛庇根葵衛
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孺一家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
言以獻故徵陳子文授之祝史以侑人日春酒之觴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敘

往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操文以佐觴大約謂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奏記政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頷之而今壬戌又八十矣禮稱耄耆于君一坐再至杖于朝不俟畢先生笑曰老臣久私丘壑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秫田故在請辭禮鄉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

也。客睨而駭之曰：先生殆古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
劍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衰，將無齒剛舌柔之旨非歟？
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此。當其爲諸生孝廉時，慨然以
天下名教爲己任，有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
有清議而無綺語，卮詞旣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同鄉，
自兩畿兩河以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
之不爲動，名宿招之不爲應，私謁削跡，公啓削名，里有
閔于墻，信于闈，居間于公庭，漁獵于鄉曲者，見先生車
輒引去，聞謦咳吐涕聲，握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譽

誹參半，而一二貝錦之言，終不勝田庚褐父之口。曰：陳
先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
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瓠，
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故羞而不忍爲
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爲鄙夫。
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何疑？而輕
擲百年之景光，盼世人須臾之顰咲，何慙？何懼？而盡更
老成之故轍，學少年諧媚之步趨，落落無徒，堂堂獨露。
如壯士之不借他力，獅子之不求伴侶，非特大人相抑

亦壽者相也。則先生是已。若老氏齒剛舌柔之說。此可以教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柔而善緣。萎于霜雪。松柏剛而似傲。挺于歲寒。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于陳先生。

壽范雲從先生八十序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巡狩四方。諸侯待于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弗敢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于漢之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朝惟鄉飲禮。差近古。然名寔不稱。有識恥之。是故甲姓巨闕。當耄耄之年。不敢聞之。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生是也。先生范文正忠宣裔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落化之。遠近高才生。多廩廩執北面禮。先生擊蒙發蒙。舌佃以事二親。

明香堂集 卷六
餘廩六姻三黨父事兄。母事嫂。子視諸從任極有恩。孝弟章聞。學使者旌其閭。爲風教勸。久之用明經高第。令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會仲子異羽。負水鏡之望。拜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歸而遇 覃恩。受子封。笥衣冠藏之。于郡邑庭不數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應謝不往。日挈諸故人。鹿車魚刀。逍遙山塚水涯之旁。有談市朝者。移他語置之。或呼棋楸聲亂之。暇則爲子孫滾滾談說經史。與 朝家二百餘年掌故。齒及忠孝節義。捋鬚拊膺。慨然若撫其會。晚窮性命之學。宴坐凝

神聲跡俱闕。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官早。擬以九十日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盡先生大約類文。正宗宣父子耳。夫文正捐田贍族。捐宅建學。忠宣捐俸以廣義庄。而先生寒賜襦。飢賜粟。市藥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于六經。忠宣以作者自命。禁林典冊。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皆出其手。今先生嫻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下。藝苑推爲代興。其文學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橫渠。胡安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先生弟子二

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敘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閣師里老講讀高皇帝律令于鄉其整訓邦族同也文正忠宣剖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異羽倦倦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已任其雅意人才同也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慶雲令異羽抗時自劾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夫家常細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謀之子稍非大賢必且拂然于鼻息喉嚨之間杓鑿而不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弢掣鞣不爲功名富貴所籠

絡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噉翔步其氣不少衰頃天子詹吉視太學推擇海內篤行者宿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詔起尚壘丞將車執杖從焉有如天子設漿執醕僂而問政其將理何語置對忠宣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此語與今日時事頗相類先生有意乎請以爲聖明獻老乞言之助

壽杜大將軍八十序

今國家九大鎮。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強。其起家世
弁。臨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爲元戎。無若杜氏三傑。而
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今特進鳳林公公。以天啓改
元之歲。稱八十元老。時當壽辰。羔雁牛酒。輻輳戟門之
外。自朱被青衿。黃童白叟。以及兜牟介士。解辮胡兒。左
執綬。右執綬。前祝噎。後祝鯁。笳鼓沸天。歌舞動地。大將
軍日章率兒弘域。序立拜跪。進百年之觴。猗歟盛哉。公
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募勇選銳。數與虜格。數有功。

功狀載在幕府。初賜節延綏鎮將書告急。公斬明安走莊禿。賴得虜首四百五十。仗無筭。再鎮寧夏。松山酋賓兔台吉糾宰着等蹂躪甘肅。公授策諸將斬級百二十有奇。賓兔歿。妻比吉伏賀。蘭山後公遣子日章爲先鋒。至黃草灘百餘里。三戰三捷。比吉迎戰敗走。又斬級九百七十。駝馬千匹。已宰着聚兵武塞外。公先發直薄虜營。轉戰數十里。斬其酋三人。虜一百二十餘。諸虜自是叩關乞款。不敢渝香火盟。亦不敢轉一矢窺西鎮。望見麾蓋輒咋指相戒曰。杜家軍來宵遁矣。公前後賜朱

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級。誥封三代子日章。十三拜指揮使。稍長。經百戰。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可什力之部落。其威名潔操。幾與公兄弟。鼎足。公告老于七十前。而日章解印于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遘也。昔馬援六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盼。雄則雄矣。及進壺頭。則穿岸以避暑。毒曳足以觀賊勢。左右哀之。莫不爲之流涕。沈慶之自五校登三事。讓還官舍。日與子孫中表。按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盡言仰藥而歿。此兩人

最爲千古恨端何如公以忠孝爲前茅以神仙爲退步
飲噉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盼如岩下電披鎧踞蹬舞
劔闔槩矯矯如十五鉄小兒今螻蟻不欲出耳有如邊
陲蠢動冲主下尺一求宿將于臥彪蹲虎間日章如
曹瑋之伐曹彬講邊備蒐人材決不出父下公如趙克
國賜安車駟馬就第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叅兵謀問
籌策是父是子自應王侯寧詎紆紫橫玉而已哉公聞
之嘆曰吾嘗念松弟忠竟泫泫涕不休旣而沃酒酌之
大丈夫當如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爾家希夷

先生熟睡避詔之所乎陳子駟驟西來吾勅兒迎于蓮
花峰下共爲長生不老事若斗大通侯印則請付之弘
域等老翁炊黍之夢栩栩覺矣日章曰善請進康爵者
三而後遣百隊紫綃奏太霞真人之曲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廷擢第一人。是年太子冠婚禮成上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峰先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朝。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峰先生獨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山川有靈。余謂彈丸。

用香室集 卷六
峰泐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日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樸素。門庭蕭閒。閭史無過書。公府無溷蹟。逍遙文史山澤間。丹顴碧瞳。疾步健啜。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於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愿朴。視寒峻。無以異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

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大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簡。文信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實核掌故。隱

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遡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於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已官秘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余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元輔申公七十叙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鉛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恒太原語。次公輒嘆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表。上不時出片紙。勅黃門立索回奏。公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

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辦。悉中其苦。真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儼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獎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壘。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

亢不復顧。蓋陰握官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異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宮。剪鯨宦。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屢端易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朝。口騰僞讖。雞

明香堂集 卷六
方索闕何暇司鳴釜且沸然誰能調鼎古人所以嘆羨於丙魏也。閣臣自肅廟以來其賢者即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觀矣。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政。凡閣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聞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覲。覲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手料方藥。儼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

子之色。太原一日三嘆。驩無餘幾。公陶輿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趨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迫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爲留。耆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硜硜之節。恥與鄉衮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曰。否。否。峰巒金碧。幕

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荷衣蕙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海上滬海陳公。解中州學政歸。闔門養重者若而年。特召公觀察使。與堂邑繩齋許公同轄晉藩。識者頷手曰。此京師不通書之唐介政府。不奏記之劉元城也。主爵何自而知之。非久且擢卿寺。賜節鉞。而公堅臥不欲前。笑謂勸駕老曰。無妄言。吾壬子七十矣。姑趣酒進我。於是海上客屬陳子一言以介觴。陳子曰。古者官評鄉行。合爲一。今分爲二。士大夫居官。外有臺察。內有考功令。史有筆。諍臣有簡。禮法家轉睛相屬。眈眈焉執清議繩。

其後孰敢有越厥志而後爲鄉先生或不然鄉先生之行無若漢陳太丘有爭論者輒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余嘗疑蔚宗氏頗有所描畫矣今觀於吾鄉陳公去太丘豈遠也公司刑刑清飭兵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興敷歷二京三楚兩河之間名實加於上下李本寧太史詳哉言之矣而予獨雅重公鄉行自少至老無間言公未登賢書勁挺自好精神清審時然後言旣成進士絕不與里閭事亦不與操邑大夫權與人交魚魚雅雅和氣可搏掬也雜以非義即面赤髮

指雖親厚無所貸蓋生平未嘗干人以私而人不敢以私干公三獻之璧四知之金非特望廬而退及門而返且鮮有謀公於心口間者公論事必先分別邪正論人必先分別小人君子以熱腸憐才以冷面疾惡久則郡縣嚴重之小有所創革曰陳公得無不可里有不潔與檢格者動色相戒曰無令陳公知之公真吾鄉之陳太丘也然太丘道廣未免爲中常侍侯覽張讓屈而公決不輕假易地而處之其百折不回之氣千仞承下之色度且雪峻於太丘公鄉行如此而宦業可知矣公去國

朝野之風氣日變日新。公中立屹然無所加損。流覽圖史。平章花木。間爲詩若文。以擬於古。所謂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挑之時局不應。挑之古學不應。甚則投之以雞肋。嚇之以腐鼠。亦不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垂今日而公七十年之故。吾尚在。非獨行君子歟。公與棠邑許公同籍。復同調。其年齒。召命又同時。棠邑猶善飯。皂帽布襦。人莫得而測識之。而公亦碧瞳丹頰。春秋著書不輟。兩公盍不出而登朝。使後生晚達。當末世而親見古之真狂真狷。豈不快哉。昔司徒陳耽。太尉楊賜。每拜

公。卿輒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今夔龍滿朝。何有耆舊如公。而久潛人後者。公無讓。且暮駕蒲壁。迎公於鄉矣。

壽潘見所先生七十序

往太原王文肅公嘗謂余云邊吏必鄭經略河臣必潘司空兩公皆有子以明經中甲第顧司空長公獨以弘雅樸重勝黃中丹權修髯碩幹望而知其爲名世偉人與之談袞袞如懸河然不挺險不走捷又溫然古德君子也不佞退而心識之已聞令溧陽再令永清武清所至檢括豪右捕治訟魁披隱田汰浮額雪沉寃哺教貧諸生裁抑稅使之橫飛者拒謝權要之請托者邑號神明荐剡騰上以中忌僅召爲刑曹郎再晉都水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
勅監惠通二河。公募民開濬白河。歲省水衡錢十萬餘計。漕艘便之。孔侍御特疏奏聞于朝。云家傳金簡玉字之書。躬遡沙壅水流之勢。真實錄也。會爲細人蜚流言當路。遂挂考功法。聞者皆爲公露齷不平。而公恬不屑意。卽遺書同列。猶以河事相規。皆鑿鑿中窾。會洞情實。或先發於數十年前。或立應於數千里外。若使援夏忠靖。劉忠宣故事。由冬官郎正卿席夫。亦何愧不然。駕輕就熟。家傳而廷獻之。老司空行河舊緒。公可繼而理也。天授國家以河臣。而頓之於茗水寂寞之濱。若而年。今

且七十。髮垂垂雪矣。余嘗謂河臣與邊吏迥別。今士大夫骯髒磊砢。橫刀相揖。高談九大鎮兵事。非書生浮氣。則故老陳言。獨河之血脉。微而利害鉅。與天險爭。與王氣爭。與中朝之羣喙爭。老司空能授之公。而公不能得之司空。又不能得之面墻豐蔀之輩。公其如河哉。邊事可以揣摩。河事必由傳授。面命之。躬親之。又歷試以練其膽。久任以老其才。河有世臣。則世無河患矣。自公高臥後。治河使者。舟行水末。泛泛然隨鳧上下。刻泥如畫。脂鏤冰。歲費金錢。如漏卮破釜。公父子當任。豈至糜耗

至此昔者老司空三罷而三召之。三召而又三褫之。賴公純孝。洒血上書。垂老訟言於朝。獲賜卹典。雖廷議大見昌明。而公數年前胸中全河之端。未百不及試。一干霄之木。偃於岩間。濟川之舟。橫於渡口。吾非獨爲公老。惜實爲國家之河費惜也。公進不伸於朝。退而肱其胸中之秘。以教二子。長公太學。次公西臺。皆精博辨麗。工文章詞翰。異日撰公家河渠書。溝洫志。如司馬談之有遷。班固之有彪。登天府。麗郡牒。其所以壽公者。又不與人間之大年小年較短長也。公寧無輟然而進一觴否。

壽楊太公七十序

侍御楊公之按吳越也。其率屬以推誠任素爲主。其督鹽策以寬商恤竈爲主。其調朝野之局以渙小羣萃大羣化異爲同爲主。瀕行之日。松父老堵而告曰。吾儕百日中。若不知有侍御臨郡者。旣行而見繪像者。擁門執香者。導塗而後知有侍御在也。侍御爲誰。曰楚楊公。所居何地。曰古武陵桃源。父爲誰。曰太公七十矣。積學貢于鄉。以子貴封矣。其孫弱冠成進士矣。父老曰。汝何從知之。陳子曰。侍御嘗顧余草堂。徵文爲壽。具言太公恢

踈魁岸。欽寄磊落人也。束髮攻文章。躡蹻塲屋。以老性。不喜治生產。而好爲人脫急緩禍。不責人報。不使人知其慷慨赴義。徒步躍馬。雖老雨甚風莫能遮止。侍御公初爲長安令。經營滿咸陽者。至不避鬼矢。鼎鑊太公。聞而咲曰。兒得我骨。文弱賈勇。游太華。峩眉歸。又笑曰。孫得我膽。益少而授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廩廩然。惟屠盈處。亢之是懼。今立朝居鄉。一切以嬰兒真性處之。父子祖孫之間。間且觴則奕。奕則歌。宛然牽衣索果。繞膝分甘時也。夫五倫之中。兄弟狎則傲。朋友喋

則瀆。婦子嘻則索。惟君臣主泰。而父子主和。公西華父子。所謂朋友處者也。然章甫束帶。趨廟立朝之重典。孔子不他與。而與公西華氏。曾子之養親也。如事嚴主。烈君然。援木擊之。有頃始蘇。子聞之。愀然不樂。曰。參乎。來。勿內也。由此觀之。人子豈必拘檢束。縮之爲孝也哉。嘗讀文弱之記曰。山水之奇。以曲而生。直而散。余謂孩提之樂。以直而生。曲而散。彼其乾啼濕哭。饑嗔飽喜。此真性情也。縛筍以爲輿。執芟以爲蓋。文襁錦襜。呵噉而前。導之曰。官且至此。真功名也。老人坐繩床。子孫擘棗捧

聖擁項而進之。口不及受。噴而流涎。嗒嗒歌舞。以爲樂。此真禮樂也。後世出就外傳。而孝始文。入就仕途。而孝始曲。跪上堂。跪斟羹。三時百拜。而奏酒食。意非不善。禮非不莊也。然而君子有不貴焉者。謂其非真也。今天下真。有家庭之樂者。無如武陵楊氏父子祖孫。豈特如朋友。且嬉嬉如真嬰兒矣。太公與龍君御先生善。君御傾天下知名之士。客至太公。亦爲具主禮。近得陳氏廢圃。行且結茆編竹。如籬落村墟。文弱治一舟。奉太公漁釣。其中而侍御公。又以使竣還里門。進無隱。忠退無隱。恨

所談非經世。則出世所樂非好山好水。則異人異書。趨操若一心。雍睦類三代。不知疇爲父。而疇爲子也。疇爲祖。而疇爲孫也。疇爲貴。而疇爲賤。疇爲老。而疇爲少也。則太和吉祥之至也。此非得之太公也。取漿而仆弄。雛而啼。蓋楚人老萊氏之故態也。亦非得之老萊氏也。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蓋武陵桃源之遺俗也。亦非得之桃源也。孝弟之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孔孟鄒魯之家法也。而又何疑于楊氏之父子祖孫。請以此爲太公壽。

壽潘虞淵暨配楊孺人七十序

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袞遠近走相告舉齊眉
耦齒之觴牛酒羔雁紛集于其庭諸伯仲謂無陳子一
言以佐觴雖鐘鼓沸天鞍馬照地猶之閭巷之壽其親
也于是過白石山徵之陳子陳子曰江南屈指聞人聞
家推海上潘氏恭定公解綬歸日與介弟逍遙綠野間
如二疏九老者流而方伯學憲率子姓捧匭斟斗于其
後一時稱榮壽無兩今更三葉歷六帝而虞淵公繼之
說者羨潘氏有壽種而余獨諗公有世德有世教故也

公承益州慶陽兩先生后門。列車輪。床堆印笏。顧能醇
謹。肅括以孝友教家。以恭儉訓族。凡朱門之鋒氣翔態。
黃口之怒馬鮮衣。悉鋤治而淘汰之。恂恂如寒書生。古
田峻。又如義黃以上人物。譽之不喜。激之不怒。干之不
厭。負之不恨。困之以疊役。加之以橫征。不求解。有司不
駕禍他氏。而楊孺人又以精心善氣迎之。檢田廬。部錢
穀。潔賓祭。締婚姻。程督羣子。姓夙夜不遺餘力。或出佐
巖郡。或入典大庖。或以明經超貢于王庭。珠林玉笋。國
寶家駒。非其文孫。即其快婿。無論吾松諸名甲。闕莫敢

與公雁行。卽古來鹿門共隱。鹿車共推。有如公夫婦之
壽考顯融。保世滋大者。耶。子丑以後。當炤董灼。每讀王
子騫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徃徃爲之跼蹐而嘆。今
新天子乘乾開泰。不動聲色。拔禍本于深根。固蒂中。向
來無限名公卿。顛倒榮辱。如反覆左右手。而公與楊孺
人。以偕老遇昇平。拭目聖主之龍飛。拊掌后人之豹
變。冰山不倚。熱焰不趨。皞皞熙熙。幾忘其老之將至。豈
非人間大吉祥。大愉快事哉。余七十與公同遭際。聖
明又同。公有意垂訪。佗山兩人當轟飲加酌。跨驢向北。

取香堂集 卷六
而○咲○不○令○吾○家○希○夷○翁○獨○享○太○平○之○樂○也○揚○孺○人○聞○之○
亦○爲○莞○然○滿○舉○一○觴○否○

壽孫太公七十敘

余畏客喜出東郊游柳岸菰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糈營一畝宮破垣敗菀賦詩鼓琴甚樂也雁洲翁多痿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卽起輒起頓循墻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鴈洲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雁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驢入門食庭下蔬雁洲翁咲曰我得此驢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母贈子雁洲翁得乘驢游市中每上驢背太公如掖

取不室集
小兒狀整鞍引韁接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
心而入聞墻外驢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草量水已具棧
下矣。鴈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願
父心。居恒非分。蜂釣魚則種豆。秫菊少綜岐黃書。有異
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取報謝者。畀藥如初。子幼者
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翰。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
公卿士。呵噉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草堂加腐而新。
湘襲芸裏之書。加床而屋。太公褐加綺。市沽加名釀。折
芟烹瓠。加而爲築肉盈簋。太公每嘆曰。有兒如此。恨不
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恨矣。余憶髮覆額。吾師
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鴈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
游。甚數。目見樹杪藤躡。蟠結可醉。坐庭槐。交蔭。午不見
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
無式閭。問太公者。余故命子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
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余文。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余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耆寺。行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縮髮不敢與師塵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躡踏中人也。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介於其間。如裴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莫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咏叫嘯。城烏林鳥欲驚欲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燃香淪茗如初。余嘗倦而假

宿數見以爲故常。廷韓以後。騷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臺游。及向來酒人韻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唐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余追隨舊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者。舊在望遠。近飯仰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擊鉢爲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

玄說妙痛捧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序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欲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甌甓子出而游于峰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溷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含香郎，爲秉鐸憲大夫，蓋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之折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中，及相與就暱，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可見矣。非高車大纛。

歌舞臺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捉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于游閒之手。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芟芟也。先生寧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繫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姓凜凜。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押人。則奇賢豪借譽。飢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奇平生經國大略。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

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不惜與人同過。則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而婆婆于少年之場。則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難曉之語。必不恐之。話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握手。驩然無忤。則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蒿屨。或下車徒步。則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兼味。則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則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徃徃

絕。減。否。含。瑕。類。則。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忍。以。此。相。加。
欺。則。奇。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
則。奇。若。是。者。是。真。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
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東。
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榮。啓。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
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談。而。無。攢。
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
之。憂。若。先。生。真。可。謂。壽。而。康。矣。夫。先。生。既。壽。且。康。則。縱。
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

鏡。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草。之。叢。則。此。鹿。且。百。歲。
能。負。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甌。瓠。子。之。從。先。生。
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晚香堂集壽言卷六 終

明齋集

卷六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晚香堂集卷之七

壽言

壽岡卿大咸馮先生六十序

往戊午大馮君元颺小馮君元颺同舉於鄉壬戌颺先登舉朝額手云此大咸先生子也先生繇刑曹郎獄獄豫章豫章無冤民其于公高門之報耶余曰君未聞馮太守襄陽事耳當稅監陳鳳鎮武昌韋緹騎坐襄陽不狐不鼠飛而食人蓋負嵎虎也其間胯衫給事衣緋拖綠者非鬪頭養子則大腹長鬣駟市魁鼓作威勢割剝

人物即監司臺使者第相顧太息莫可誰何而已先生曰襄陽動則全楚動而天下與之俱動頃者滇以火秦以毒遼以兵閩且窘御史中丞而狎侮之涓涓江河青青斧柯此其時矣乃密授方略縛韋緹騎置之法勅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道途歡呼如雷震先生緩緩乘肩輿還署課兒讀書不輟聲鳳慚憤百計謀蝸先生不遷者九年所矣家居孝友削跡公庭官至太僕卿猶貸子母錢爲用寓書小馮君僅搜十金寄之其清絕如此襄陽父老侈說馮太守稅璫事至今

面有怖色而先生談笑遜謝曰此曹畏先皇帝三尺法非畏馮太守大抵彈論寺人者輒指引漢唐爲証而余謂不然吾朝不典兵不監軍不參機密不與援立定策不呼翁不呼將軍不侯不王即開採權稅之役直以老奴下僮畜之差有不法小則鯨且逐大則保且誅誰敢有越厥志者廩廩太阿之柄操之先帝而授之子孫哉顯宗奉遺詔急撤天下之稅使今上御大寶盡召天下之正人則大咸先生其一已昔漢元帝欲用馮奉世馮野王迄爲石顯所格廢不用來瑱在襄陽

程元振請托不從，譖瑱言涉不軌。唐代宗削瑱官，流播州不返。此皆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羣瑞見，睨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覺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真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歟。語大小馮君勅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壽瑯琊王閑仲先生六十序

瑯琊王長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興，學士大夫擬于眉山兩蘇氏，而閑仲以束髮知名，早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去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繇明經中北闈榜，司寇奉常已前逝，而獨王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操木天貴人相待，逡巡三十載，數奇不前，謁選憲幕，竟歸。識者相為慨然，而余獨笑曰：閑仲此舉，大有識夫以閑仲卓犖命世才，俯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所施而不可。第精爽稍稍非昔矣，卽與子彥褰裳匍匐而就。

明齋集 卷七
計偕馬背續殘夢。蝸角戰虛名。閑仲其能忍此否。瑯琊
司馬以來。連圭疊笏。長戟高幡。門庭世世不乏。而世稱
老孝廉。又稱老叅軍。謁御史大夫。跼躄折腰。需郎官太
守俸。歸飽妻孥。抑何卑也。又何憊也。閑仲其能忍此否。
今閑仲置身于不潛不見。若夷若惠之間。先世之萬軸
牙籤。付之子彥。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付之子彥。弄幼兒
耽著述。雄文大篇。長歌細律。皆綜覈故實。描寫情形。不
妄襲一字。不泛置一詞。刻成攝月樓稿。悉翻兩先生杼
柚。而鬱鬱芊芊之氣。自覺其秀而可傳。恨兩先生未及

見之耳。子彥美少年。精嫻經術。通達國體。檢戒舍人兒。
每以溷吏庭。旁獵戶外事。爲可恥。閑仲父子相師。更有
重于公西華之朋友。處者家風如是。豈必拋晚景之桑
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哉。往者瑯琊諸君。或跌宕少年場。
或馳逐大人游。或談宗。或談氣節。性命。瞠目甚口。噉名
者。尾而隨之。予獨窺閑仲口。無流涎。兩眉端亦絕無栩栩
羨色。卿用卿法。我用我法。卓識玄覽。早已覺于玄黃
未血之先進。不倚冰山。退不墮火宅。鄴侯書。仲長園陶
令田步兵。酒造化。悉扁而留之。以待閑仲。即眉山蘇氏

取香堂集 卷七 四
父子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自今以始。左手呼淵季。右手挽子顛。晞秋髮之披肩。沐朝霞之掬面。優哉游哉。但解富有日新。以儲攝月樓著作而已。余曩與閑仲頗自負。丙午即向白石山前補百毳衲。炊三足鐺。齶齶作瞋睡。漢久矣。閑仲能來一訪我乎。我將斫鱸擷蓴。起爲閑仲壽。嘆舊好之晨星。顧新髭之如雪。三百枯槁。十千美酒。即信宿流連。猶恨晚也。居然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無爲我兩人設耶。世路悠悠。則請付之青耳。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甲寅春王之十九日。太史玄宰董公六十矣。遠近束錦羞璧。謀介壽於公。而公預勅門者。無內客。無獻廷實。曰。我將與陳子探梅山中。或放而至於三泖。五湖。犢車漁舸。不得而跡也。而華亭侯鄭公則謂陳子曰。吾師他人辭而難辭之子。子寔習我師。盍爲我屬一言以佐觴。某與公少有惠莊之契。晚而相期爲楊許碧落之游。而未。有以應也。頃公雖六十。神明壯旺。如三四十許人。其名方噪於啓事。而津津於有道賢士大夫之口。中外想望。

公者。即東山不出。洛下不相。而班孟堅蘭臺。范蔚宗之
詹事。則公舊物也。而公意獨不爾。嘗謂余曰。吾曹無他
覬。博得一活勝人足矣。余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
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此三者皆公壽徵也。公大笑。以
余爲知言。而自余以外。亦鮮有能盡公之奇者。公科第
高。言語妙天下。度無可一世。而寒生晚進。操稅謁公。至
與之衡禮。順流而談。無所忤。亦無所揀擇。則甚奇。或一
晌而接數士。一日而發數十函書。緩急乞覓。多恒順如
意。以去。則甚奇。端居則神游四海。廣坐雖鐘鼓鏗。旬絲

肉雜奏。湛然如不見不聞。則甚奇。自禁近出。爲藩憲。落
落幾十五年。瀟洒咏歌如平生。而無怨誹不自怡之色。
凡邇來路歧而徑捷者。公羞而不忍爲也。則甚奇。不禪
而得禪之解脫。不玄而得玄之自然。不講學而得學之
正直忠厚。則甚奇。揮毫掃素。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霆
飛電。山僧逸民。狎得之。而上相巨卿。豪璫貴戚。欲乞公
尺寸而不可得。則甚奇。書畫出公手。無十一。而借名衣
食者。其贗筆。往往播傳於輦轂。流通於外夷。殘楮短楮。
購募餅金。當吾世而目見其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

已則甚奇。泛然受。悠然辭。泊然若無所事事。而品騰物情之向背。與時局之變遷。他人累百言而不足者。而公片語必快心。其事或發於三五年之後。其人或隔數千里而遙。公輒射輒破的。輒斷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爲文章翰墨所掩。而公休休之量。斷斷之識。又爲才名所掩。有如旦晚賜環。延對便殿。其筆下無疑。可以爲真史。臣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可以爲名宰相。而顧時起時。頭旋推旋阻。天祿之藜。歿而爲名山之副草。膚寸之雲。公施於二三同志。未雨天下而雨一方。則吾華亭鄭侯。

是也。夫鄭侯爲衆父。而公爲衆父父。公之壽於鄉。不旣多乎。公已丑榜。最號得人。徂名者名不立。學道者道不効。公乘運。委蛇身名。俱奉天下。以公之文章翰墨。比於米襄陽。蘇眉山。雖恩寵知遇。不如而公有元章之悅生。無子瞻嶺海之困頓。則所謂博得一活勝人。公真饒有之矣。而况更有必不朽者在也。鄭侯笑曰。善。昔趙綰爲相。言師申公。帝遣蒲壁。惟恐後。而申公已九十餘矣。師未艾。不敢以此事公。但聞公却避觴者。行且西出關。請學令尹喜望氣而迎。公即不爲。强著書。其姑緩青犢爲。

我飲長春一杯酒。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序

往余訪馮茂遠于當湖。因識查仍素先生。是時茂遠載酒出北郊。與先生狎坐。披賞晚香堂新帖。漏盡。抵茂遠別墅。燃燭登樓。所偕有奇客。一日夜徒步六百里。有異僧善飲。至數斗。指禍福多中。言語沸發。而先生巖然不動如山。余心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明發。茂遠放馴雀一雙。往來霄漢田渚間。採芙蓉。摘楫橘。酌酒黃花而別。茂遠種梅幾四十畝。約春時再游梅下。余逡巡未果。而先生以今年庚申稱六十矣。查氏海上右族。纓冕四世。先

生扃戶下帷。無錦衣玉食之習。出試童子科。人與公度公權仲魯輩結社。摩壘相攻。數拔幟而出。晚年厭薄舉子業。游心洙泗。竺乾之書。俯而讀。仰而思。其稱引指示。羣于姓。率王文成以上諸名公嘉言懿行。淺者解頤。深者沃人肺腑。溫如挾纊。醉如飲醇。嚴如畏友。導師有凜然不可犯之色。兩季後先歿。先生撫其遺孤。部署其寸田尺宅。孳子母而息之。拓貲倍曩昔。悉秋毫皆授二孤。遂以名士元宗同堂兄有繼產。先生義不受。遜之嗣子。其他飢寒借色。吉凶借力。解調紛難。借鼻於柳下。借矢

于魯連者。尤不可勝紀。而先生則逡巡三讓而不任德也。所居有龍尾諸名山。時時携羣從。嘯咏其上。洒雲弄月。達旦忘歸。歲時伏臘。過從諸父老子弟。傾尊十爵。飲不人後。醉不人先。今春秋六十。敏武善噉。猶類三四十許。健少年。隱耶仙耶。其洙泗竺乾氏之徒耶。先生不欲自名。而人亦無能以一偏名先生。蓋幾于逃六鑿。游四虛。栩栩于華胥之鄉。齁齁于混沌之譜。小年大年。吾不得竟之矣。先生有甥曰茂遠。嚴事如察父。今以十月之朔。率公度公權與仲魯諸君子。雁行壽先生。適當小春。

風日晴麗。釀黃花以爲酒。褰芙蓉以爲裳。遙憶人間之樂。度無有踰先生者。恨余爲客所絆。不得從先生拍游其間。而藉手壽言以獻。俟先生百歲時。同遊茂遠別墅。度梅花四十畝。烟幹如鉄。雙雀骨老。能負我兩人而飛矣。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即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益寥寥焉。近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真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藉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草蔬泊如也。庚子先生與姚孺人皆

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掬面，甚有遺簪喪屨，顛頭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

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洒自得，據梧而臥，擊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璲。姚孺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嘒唔和之。無論身不闖城市，即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蛙齒，衰相已現。反顧生平精神，鳧鬼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草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携筇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盃，清泉一瓢，當以相供，併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壽康孟修六十序

往余與玄宰從孟修游。時在城闔中。每見。具香茗。或小飲。微醺。所談非禪。則詩。其性如山麋。野雀。未嘗不在長林。豐草間也。孟修不奈俗。又不喜治家人產。門風孝友。雍雍無間言。即終身待人。未嘗有譙讓之聲。與驕詔之色。舉止清踈。神情蕭爽。當時未五十。眉髮鬢髮如着初雪。望見者疑爲山澤列仙之儔。豈城市可得而狎見者。近二十年。不復遇孟修。即遇。不數數。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凡故交知識罕見其面。孟修所居。田皆中下。多空

明春堂集 卷一
三
陂大澤。及三四老楓古藤。因築圃結廬其間。繞田皆編
槿。插籬。塍岸曲折。不見關扉。啓扉花竹蒙茸。不見徑通。
徑轉板橋。回互不見樓庫。庖廡修竹偉木。碍日遮天。翠
微蔚暖。惟聞春白機杼聲。客至輒留。留輒傾日夜。仰見
薔薇紫藤。高懸樹顛者數百尺。秋深紅葉。與芙蓉葦花
相映帶。鷗鳧雞犬。見人皆有傲色。則孟修可知矣。孟修
一歲常寡出。出必佳山水。所交無雜賓。必當世豪士偉
人。耆舊老衲。餘則倚杖閱耕。閉門釀黍。大兒讀小兒抱。
不知人間。薨枯譏稱爲何物。蓋目前真隱真樂無過我。

孟修者。余陳書數篋。山裝一具。秋圃春田。去孟修不遠。
而聲影未消。悔吝旋起。王景玄有云。奇士必龍居深藏。
林宗輩不足識也。余實于孟修有深愧焉。孟修今六十。
白髮不加短。赤權丹輔。不改如少年時。手種核成花竹。
成林樹成拱。三十畝之宮。遂成一深山大壑。如桃源苧
村者然。竊謂孟修居然成一龐德公。蘇雲卿。置之高士
傳。逸民史中無愧色。吾師乎。吾師乎。可以樂而老。老而
忘年矣。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武林有凌孝子六十矣。王君元建走書白石山徵祝詞于陳子曰。凌公闇修士也。前諸文學博士上狀郡邑長以及臺察舉古德行科。賜楔棹旌閣里聞鼓吹聲。掖老襁幼而擁觀之。孝子謝不敢當。而以子山澤之言奏。度必且嘖然而進一觴。凌公益吾者。給諫二洲公之仲子。廣西太守梓崖公之繼子也。精嫺經術。學使紫溪晴原兩先生拔爲冠軍。餼於宮。太守公五十艱子爲曲圖置副。默禱舉雄。調護嫡庶間。最爲心苦。守本生親喪不應。

試弱冠妻亡，畢身不再娶。鼎新家廟，推遜分產，捐貲行營高塚，蓋廩廩篤行長者也。孟秋葬本生母，將啓父窆，合祔焉。啓壙水黑，樞腐，公一見慘駭，號天慟地者三日。夜遂至廢明，不能療。或云劣地師誤人，於公何尤。公得無過乎。陳子曰：昔梁有中書郎殷不害，魏兵入江陵，尋母所在，雪天行哭，見死人填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始得母尸，大哭欲氣絕，權葬江陵界中。宋有孫法宗，遇亂以父尸不測，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者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逢，遂衰經終身。自來

奇男子皆至性，過人殷不害，不暇顧寒，雪凍僵。孫法宗不暇顧臂脛血肉而凌孝子，何暇顧有目無目乎。自今朝野更局，日異月新，不風之波，何刻蔑有夷狄橫行，猶嚴門戶，飢饉叠見，猶競奢靡，種種魔事，非復公六十年前景象。時公以有道處此，自當閉目不窺，恥爭魑魅之光耳。吾聞張湛云：減思慮，專內視。老子云：聖人爲腹不爲目。此實養生家要言，而公暗合古法，則篤壽何疑焉。天道不應無知，何故使公無目。天道有知，終不應使公無報。今報以康寧，報以元徵，吉徵兩名士，又報以旌廬。

明齋集 卷七
表門之典。俾公孝行。與世人千手千眼。共見之。天何負於凌公哉。若子夏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明。韓熙載。敝衣芒履。作瞽者。乞食於歌姬院。多見譏名賢。而無補世教。不若公于父子夫婦之倫。孝義皆可風也。故作敘一通。次於濟南瑯琊凌大母大節解後。而并以祝公百歲之觴。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序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寤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強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簡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間於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仰藉先闕。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於里黨。益嘗隸博士之藉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襍裾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先生於是漉泥芟草。

明有堂集 卷七
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
奮。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柏徑。蔬圃紅橋。
翠幕綠窻。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
盤餐錯進。觴奕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盤
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檣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
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
不少衰。入抱膝上兒。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徒
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籜買花。
種魚洗霍。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

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抱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
之白樂天也。且今甫六十。余齒肩隨。當歲歲過婁東。與
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
知名士矣。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序

吾友孟璜項太史以甲寅四十社兄弟酌大斗壽之堂
孟璜謝曰蘇學士文章徧天下而集中壽言不少見徵
文侑觴非古也陳子曰三百篇頌禱之詩十居二三春
秋卿大夫聘問諸國輒賦詩飲酒以爲壽豈論小年大
年哉孟璜僅四十其胸中包絡古今之書幾萬卷其自
中歷盡菀枯譽誹向背炎涼之態幾百變益年雖少而
文行則祭酒也。衡量裁鑒則老尊宿也。孟璜不觴誰當
壽者孟璜亦笑曰我嘗攬鏡自照視渭川叟則誠少若

以視周郎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太老矣。諸君不我觴。又誰當壽者。雖然非我志也。江南卑濕。四十早衰。吾嘗心憐梁武之言。而不意身遭之。蓋少而成名。長而冉冉。林藪者且數年矣。陳子曰。寧惟孟瓚。昔君家小司馬。少溪公。負經世之略。與江陵抵牾。歸玄池。公勅兵薊門。脫叛卒數千人於死地。竟未及通顯而止。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如嚴霜。一寒透骨。項氏之不遇也。獨孟瓚也歟哉。今孟瓚知命待時。闔門養重。非異人不迎。非異書不讀。舌記而掌錄。朝修而暮纂。豈特木天貴人。

無此精專。即蘭臺石室之藏。恐未必見此秘籍耳。悠悠俗目。不盡知孟瓚。而孟瓚亦不屑求知於當世。書癖以破岑寂。酒癖以破牢騷。好古之癖。以破俗韻。其他非爲德於鄉。則節口量腹。以緩急其族之貧者。雖客至壘恥歲。詘橐恥勿問也。方今中外時局。以爭殿之虎。而角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明哲君子。非學申屠蟠。則徐孺子耳。假令孟瓚而處今日。既不願奪捷走險。以挑時譽。又不能庸庸悶悶。爲無口瓠。不鳴蟬。則何如擁書南面。高臥北窻之爲快也。子瞻遷謫時。當海舶。

明齋集 卷七
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長希恩放歸里。得款段一僕。往來瑞草橋。便如極樂國。古人功名仕宦之際。乃如此。今孟璜家食之樂。不啻過之。而况著書日益多。清名日益著。幸而遇爲晚年之蘇學士。不則猶勝窮山瘴海。萬里未歸之子瞻。孟璜安往而不自得哉。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蠖蟄必申。鵬息必飛。孟璜尚四十。盛衰倚伏。名位未可量也。於是社兄弟斟酒起爲壽。大笑而別。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余嘗歎世俗之壽其親者。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王公大人之文。高懸座隅。繡績滿眼。讀之非倩筆。則借銜於女史。何當哉。新安夏氏有丈夫子六人。乞言壽母。不他屬。而屬當代知名長者以佐觴。六十徵之弱侯焦公。本寧李公。七十徵之嘉賓湯公。其文精核皆可傳。至是則以八十文屬陳子。而陳子愧非其人也。孺人出金氏。光祿翁長女。少有德音。十六歸慕筠夏公。公父曰筠。庄母曰蘇。王母曰程。皆篤老有壽種。孺人婉婉事之。儲其義上。

明齋集 卷一
食。雅得其驩心。筠庄翁客燕齊病歸。夫婦揣聲察色。未嘗頃刻離藥裹間。既疾革。二姑執手相向啼。孺人率諸兒嬰戲其旁。或佯取古今事更相質難得解而後已。小不憚。孺人倚戶牖。負霜雪。非命去不去也。扶掖病姑。躬爲哺糜。不委左右手。巫醫紛若。寢食廢者經旬。筠庄翁有女弟未嬪。孺人出嫁時奩厚遺之。已孀居。藐孤在抱。爲護持其母子。以節孝聞。程姑弟瞽且貧。孺人衣食之。三十載。并葬其不舉之喪。生死皆無憾。其他爲某子娶婦。爲某女贖兒。皆出孺人裝。而且逡巡。遜讓曰。此行吾

先公與兩姑意也。初慕筠公少孤。宗人畧其貲。無餘息。客有挑鬻者。孺人勸曰。尊卑分也。羸縮命也。請以勤儉補之。可乎。于是掃私橐付公。而身則早興晚臥。浣衣蔬食。爲童婢。先操機杼。課樹畜。其積遂與素封等。孺人乃詔六子而教之。半受鄒魯書。半受卓鄭書。吾老矣。請受竺乾古先生之書。邑大夫以學宮委者。從。更慕筠公樂趨之。不難簞金相助也。孺人年已八旬。敏步健嗽。猶彷彿六七十時。子孫相習。爲肅雍醇謹。世守百忍之訓。家傳萬石之風。和致祥。仁者壽。吾于孺人決之矣。夫婦好

明香堂集 卷七
汰則明粧炫服。近於無章。好織則數米。斲薪近於無禮。無禮無章。何暇好行其德。粹有叩門求者。搥手瞪目而謝之。至使人舍赧。噤不敢發聲而去。孺人豐嗇中程。施與中緩急。懿親踈屬倚之外府者。若而年。孺人雖不作佛。故自佛地位人也。今且久坐小樓。經聲徹晝夜。馴至百歲度。六子雪髯半垂。曾玄五十餘。亭亭如珠林玉笋。孺人悉攝之。白毫大光明中。此與老瞿曇十大弟子五百人俱。何異。豈必引南陔白華之詠。西池黃竹之歌。乃稱壽哉。請以奏孺人。并質之本寧嘉賓兩長者。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吾鄉屈指闕閭。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蓋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略騷雅。土室藜羹。竹窻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徙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徙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遞相過從。視七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時時跽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之曰。兒不憶我與汝。

言避倭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襁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曩時褐視錦。藿視肉。刻視日。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簋。貴不人前行。不人後。吾真有吾子矣。無所事祝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一第。以爲親榮。夫必鳴玉曳綺而稱人子。則曾閔不稱孝。而茅容尹焞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啣命千里。山霧江湍。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郵筒。

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以此視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余與賓之諸兄弟。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大人七十時。諸君爲卮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無能爲太夫人役。而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且以自寬也。宋氏名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往吾鄉有二偉人。曰大范小范。大范方額豐頰。目緘瞳。炯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綠飾。口吻滾滾。有面詈而無腹藏。兩先生就有司試。其名遍相甲乙。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引車避之。曰此華亭二蘇也。而兩先生亦落落意不可一世。瞠目掀髯。如鸞鶴摩騰。龍象蹴踏。至今父老見少年負氣者。曰爾才亦大小范耶。小范者爲叔子先生。大范者爲訥齋先生。叔子老著書自豪。訥齋先生以鄉進士刺萬安。

捐賓客久矣。其子若孫皆斌斌有文行。則先生配馮宜
人教之也。先生少貧，雄于才度，可唾拾一第，不喜離
治生產，而性又好客。客至不聽出，談笑達牆壁間，而宜
人歛氣應之，未嘗以釜彘壘恥告也。先生屢上公車，罷
免歸，宜人爲緩拂纓，上塵慰勉，數四未嘗不下機迎也。
旣登賢書，賀者傾妯娒，未嘗以泰色見也。從先生于官
渡嶺，截海亦未嘗以怖色見也。經紀萬安之後事，口血
幾盡，匍匐萬里，以素車歸，未嘗以名香珠琲點廉吏裝
也。歸而卜宅卜坎，有子杜門，有孫達膝，且嫻于文章，行
就婚矣。宜人日從大士龕，布衣蔬食，優游以恬其天年。
其歲月豈可量哉。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吳尤甚。高
髻纖絺，明妝炫服，此不起于寒畯，而起于世家。世家轉
相競效，有如宜人之慈儉莊敬，老而不衰，凜然自成范
氏家法。其堤防陰教，不淺度。必有善人君子，以食宜人
不盡之報者，其在伯昕父子耶。是文苑中世世有大小
范也。宜人請爲輶然而進一觴。

源敬突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叅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乘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睽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夫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愨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灶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閱牆狴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袁孺人本出名家雅

取不... 著令聞。當大叅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精。詞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輦咲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鷄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叅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紈右綺。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曰。門未闔乎。鷄鶩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秭乎。燿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鄰嫗至則曰。漚麻乎。而

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鬪乎。無羣飲。徒手博乎。無關戶外。玷主人翁乎。無雌懦不事。飽臥爨下乎。大叅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自治。辨聲入則不聞。有闕于市。號于門。譁於同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嚙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曼美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鴈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觴未可量矣。士訓昆季。輒然曰。

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而觀焉。

壽顧恭人五十序

往已未仲春廿五日。余嘗修祀者。詞于罔卿申公。公當杖鄉之年。神審甚旺。南臯鄒先生荐公起補故銜。今歲癸亥。始轉南太常。顧恭人五十矣。公迎之南來。意欲謝里中羔鴈牛酒。而楊季蘄則謀之陳子。請以清言代筐篚可乎。子盍爲我操文以佐觴。今吳中稱高門大閤。無若相國申。舉江表衣冠之族。莫敢鴈行。玄渚公釋繼。獨推梁溪顧先生。名德方正。其女夙有令聞。納璧于歸。屏去一切時世粧。持以嚴重。上下宜焉。鷄鳴候相公黃夫。

人於寢門問安上食如故嫺習者黃夫人奇愛之曰吾娶婦得女司理徐孺人莊事之曰吾得女兒姬媵而下解襦推哺心德不去口曰我得母又得女尊師當文定拜相時太常公避事權收物望夾袋羣賢推轂衆正外不告朋友內不謀之恭人恭人第謹操內秉客至具餼醴歲飢發庾廩遠近以緩急告施金錢太常爲文定襄大事建特祠徵文於四方上袞巨儒恭人拮据佐之罄囊掃橐無所惜撫前夫人一女甚有恩程督六丈夫子才名赫然略不假以辭色嘗曰男有志女無態此皆吉

祥善事福亦隨之約束童婢不翔視不比肩絮言不及於帷墻惡聲不加於犬馬閨門之內肅肅雍雍非積習兩家名教曷臻此乎余嘗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曰有孚威如夫世家婦無事他奇惟一重足以御百輕近世明粧炫服好爲艷流昉媒語好爲佻寶馬畫船好爲名山大堤之冶遊始則識者歎繼則咲又甚則里婦習爲故常慕而効之而勢不可復返矣有如得顧恭人者閑以嗃嗃孚以威如豈非颺相公丹青之譽贊太常清白之風即使女子有行聞之且愧且悚惟

恐顧恭人知三吳風尚。豈不凜凜朝典哉。國有重臣而國是定。家有重婦而家範端。余之有感而爲顧恭人壽也。旣爲吳中慶。更爲季蘅姻婭慶。故授言于祝史。奏之以俟。劉中壘者採而傳焉。

明香堂集壽言卷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晚香堂集卷之八

祭文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我。信信宿宿。何以留連。雲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書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今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感觸。嗚呼傷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喧。寄跡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遐。我寔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嘆彌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徵含商。飲羽沒矢。

吐涕笑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洞徹骨髓。屈指交遊。推見清穢。奇岸磊砢。偉哉男子。久而論心。幾忘爾汝。爲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屏布諾。懸于片語。吳閫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寔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讒帝所。忠憤填胷。百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書。清白家風。亶惟菑畲。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勲業荷珠。古來賢聖。誰能久居。况此末世。對面九嶷。煎若沸鼎。戰若劫碁。皤皤黃髮。蒿目攢眉。疇如兄哉。神馬尻輿。

祭潘司空文

具區天目。孕為巨公。吳興甲閩。唯潘司空。司空治河。萬
 派朝宗。水走獬龍。堤亘長虹。玄圭不錫。赤舌相攻。凡三
 十載。埋沒膚功。孫曰客靜。年少英雄。為祖暴冤。公論合
 從。原官全典。錫自九重。胼胝之勞。勒于鼎鐘。是客靜者。
 實推功首。伊誰哺之。產自吳母。吳裔冢卿。為潘室婦。見
 素大人。則惟德耦。刀尺篔簹。蓋鹽并白。尊章上食。賓祭
 縮酒。檢括諸姬。部署家口。眾云母師。眾云畏友。大人倚
 之。如左右手。國香入夢。客靜代昌。服官輦轂。世目麟鳳。



伯非已出愛等珪璋。且撫且教。無少低昂。兩雄玉立。肯
構肯堂。大夫雖病。神氣殊強。書千萬卷。家八百桑。山圍
別墅。花滿新莊。出則陶輿。入則稽槍。顧謂孺人。晚樂未
央。何期青鳥。迎歸帝鄉。某也聞訃。驚悼傍徨。欲操誄詞。
稽首靈傍。二豎爲虐。伏枕支床。頃聞訛語。沸于探湯。吳
興之市。不可以航。乃遣一介。薦此名香。寒雲凍月。淚滴
爲霜。

祭震野楊公文

代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仗我先哲。巍然二老。公
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皤皤黃髮。是咨是疇。遜髦
于荒。執政之羞。束帛于旌。我徂維求。三事夙夜。竚公壯
猷。公亦幡然。爲余彊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屢 詔不
赴。眉壽燕喜。古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耋。 上賜杖
几。使者在門。酌酒及醴。獻老乞言。三祝而起。德薰鄙吝。
身繫安危。衣冠劔佩。照耀里衢。香山洛社。舍公誰歸。粉
榆相望。余擬肩隨。方春壽公。曾致厥辭。酌以大斗。化而

明有堂集 卷八
四
爲箕人生實難。慶吊須臾。嗚呼哀哉。居鄉畏壘。居官去
思。慎履無咎。清德可師。興言及此。能不傷悲。朝樂輟
奏。市杵罷飲。國論私情。老淚如絲。度耶縮耶。宜配公祠。

祭范象先文

嗚呼。文正忠宣之裔。凡五百年而祭于光祿公兄弟。光
祿之後。惟學憲長白公與兄耳。兄少孤。依母于陸中丞
外家。長白敬事丘嫂。每見兄秀外慧中。奇愛之。奇憐之。
恩斯勤斯。日望其長成。以慰母心。以報父兄于地下。已
長白公就贅吳門徐氏。轉隨而非。余附書老蒼頭名秀
者。視之燕邸。頗聊蕭不得意。余與兄語狀。兄尚少。默然
傷懷。俛而泣下。已聞策名賢能書。則喜見眉睫。舞蹈不
自支。又得乙未南宮之報。則典盾書畫。買舟載牲醴。告

墓醉數日而歸曰某熒熒孺子叔氏寔父我寔師我自
今以後脫有不給與意外不虞決不忍又手坐視置范
家一塊肉也然兄自此愈恬和愈檢括進未嘗造請有
司而退亦未嘗得罪于閭師三老鄉先達尊慈母性嚴
下呵詈交集摘之蹠則蹠賜之杖則杖兄涕泣受之不
敢出挺語辨也即有田廬橐裝獨私諸愛女兄談笑應
之不敢苛碎窮詰也猝遇緩急兄問之庖庫又轉而問
之債家鼯勉有無不秋毫怨懟也巳尊慈棄杯棬則拮
据治喪上狀請旌母節當享者疏闕于朝表厥宅里

又行求善地徙笏林墓而合葬之其所費雜沓不貲而
兄亦蕭然四壁矣賴長白公憫其孝且賢授之廩授之
之田授之歲餼舉爲義庄主奉而兄不以此自潤且不
欲屑屑苟且負叔氏恩修忠烈祠修石湖文穆公祠以
長白公增助義田五百畝建學憲祠又曾托余請之孺
初毛公刻文正集刻忠宣集毛君之去郡也則徵余去
思文勒之穹碑以酬表張之德又刻文正公之手書伯
夷頌爲玉映堂帖以永其傳其種種行事急先務知大
體可謂范氏之功臣而不意兄之遂病不起也兄移居

明齋先生集 卷八
吳門某嘗勸之曰。願兄以忠厚培祖德。以寬大調人心。兄唯唯謝教。而長白公亦愛兄。憐兄更甚。瓜葛相依。肺腑相附。今中道舍之而去。有杯酒。誰與驩。有心曲。誰與謀。有啼笑痛癢。誰與語。有巨細應酬。誰與任。有桑榆晚景。誰與娛。兄瞋乎不瞋乎。兄欲修范氏譜。刻石湖集。未就。長君未冠。婚未成立。學憲藍田之胎八月矣。行且得雄。而兄未及與湯餅之會。兄瞋乎不瞋乎。若夫視錢財如糞土。視屋廬如傳舍。少無覲于尊慈。長無覲于叔氏。赤然一身。拍手一笑。即有後事。後人學憲首肯之。心志

之矣。兄何必悒悒于九泉哉。某故遣某兒再拜而告之。吾兄行將爲兄作傳。以不寢死生彌留之托。尚其歆承引我卮酒。

祭陸君羽文

既托戒僧。虔作佛事。以資冥福。復設素祭。清酌爲位。而
哭。告于明故文素先生君羽。陸兄之靈曰。嗚呼。君羽其
遂已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護將。執手殷勤。當
其歿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斂。櫛衾。當其藁葬。則賴
長公鼓吹旄旌。辭別國門。傷哉。吾曹病不藥。死不臨。除
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
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邁族。而報不讐。讀君度遲緩。
落落穆穆。老宜後福。而壽不登。六三戰三北。家無脫粟。

一字一絹。沒無尺幅。人孰無死。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君太速。骨雖淺土。血猶附肉。族不及送。友不及哭。嗚呼痛哉。傷心慘目。君病瞑眩。兒死勿知。君若有知。尚覓見兒。夜臺寂寞。或笑或悲。今之存者。君可勿思。君策孝友。吾曹所師。惟伯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教之訓之。吾曹友生。愛何能爲。生死決絕。盡此一卮。

祭黃葵陽少宗伯文 代

歲在戊子。北闈掄秀。命公典考。英雄入彀。先子見材。忝在舉首。衆喜得人。籍籍額手。識者謂公。諸葛之秤。無重輕。太尉之袒。無左右。而彈者謂宰相有兒。將無澹臺善徑。子羔善竇。遂以激不測之天威。而雷霆轟擊之太驟。先文肅且辯。且救。請試請覆。維時郎官之巡。微森嚴。臺省之耳目。輻輳。先子臨文。搖筆而就。銳若新硎。捷如宿構。鑠金不成。完壁依舊。至是都人士始服主司之至公。而公亦頓洗向來之浮詬。抗疏歸來。自安枕漱。久奪鳳

鳳之池。懶學魚龍之鬪。荏苒十年。乃屆辛丑。先子叨大
廷之一鳴。未審公亦與聞乎。九原否。頃者黃門次公。慷
慨陳奏。溫旨諭公。所舉非謬。位進秩宗。贈卹孔厚。發
天子之賜金。肅有司之籩豆。涸巷傾城。携老扶幼。肩摩
聚觀。快未曾有。龍章者穹碑。馬鬣者故埠。冥冥夜臺。煌
煌畫綉。此雖伏孝子之上書。寔則逢聖明之在宥。山
峙水流。天高地厚。追昔感今。淚滴石透。嗚呼。公也。騎箕
而上天。先子亦排空而化斗。痛矣。夫伯牙與子期俱亡。
已矣。夫伯樂與騏驥皆朽。獨有身後百年之定評。差可

開眼前一時之笑口。靈爽如生。歡此杯酒。

祭汪侍峰文

語曰。言無不酬。德無不報。此言人不相負也。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天不相負也。公客居吾松三十餘年。人有以緩急告者。告無不諾。諾無不應。應無不滿。願而去。如叩鐘必鳴。呼谷必應。不責券。不紀姓名。歲月久則并其子母錢。俱化爲子虛矣。公不得已索之。故所貸者。貸者唯唯。詣門則闔人辭。遇諸塗則障扇避。甚有當面若不相識。明知公之蕭條旅食。出不能具舟車。歸不能見妻子。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吾嘗聞一二

縉紳負公至千金以宦貧不能償身死不得償其不貧
不死者似宜無辭以謝公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
也公以此身家懸磬進退觸藩隱憂煎其中窘迫攻其
外交遊笑其旁而病且歿矣歿之日一棺戢身六親無
倚徒寄空櫬于郊墟墳野榛莽破寺之傍嗚呼人負公
耶公負人耶公負天耶天負公耶公雖不言諸君寧能
無愧于胸中公雖不起諸君何以他日相見于地下此
余所以感慨唏噓具壺漿率子弟而哭之匪獨爲公哀
且哀吾松之交情太薄而取與之太不分明也

嗚呼痛哉
卷終

晚香堂集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張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父五典，即海虹先生。按蘇松、風稜嶽嶽，稱名御史。歷官太僕卿。公生十月，李夫人挈之歸寧。夜半火發，臥下。李燼烟焰中，公無恙。二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官。讞獄廉明，擢浙江道御史，出巡茶馬。丁內艱，服闋，又巡江西。戊午，建酋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詔贈少保、左都督。公奏曰：

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沒。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沒則直敗之耳。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丘山。不合卹典。請繩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避之。又上方略。言經臣鎬。大將軍栢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狡夷不可挑戰。以封疆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公言言左驗。天啓元年。特命公按遼。監其軍。客曰。公資十年矣。俸六年矣。兩差之期。報竣矣。又嘗上章請告矣。公不往。誰能駟公迫公者。公嘆曰。遼左失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爲主。上分憂而乃私畜駿馬。預遣

妻孥先去。以爲民望。何怪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其孤憤勃勃。填胸請脂車兼道而前矣。旣抵關。袁經略先納降夷三千人。雜屯瀋陽。三月。賊犯瀋。被陷。川浙兵戰死。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公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賊已薄遼陽城下矣。勸公者曰。公監軍。與經略異。巡方與守土異。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可乎。公曰。我一腔熱血。欲洒此地久矣。賊至。我兵出戰。廣寧標兵二千。直犯賊鋒。賊少却。明日復圍城。公與諸大

夫畫地爲堅守計。公守西門。登埤環塹者三晝夜。親以
火箭焚賊車。薄暮內應。城隅火燭天。公衣繡衷甲下城。
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弗許。入署。叛賊李永芳曉來
伏謁。搏頰謝無狀。公曰。汝爲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
賊取公去。永芳扶公並轡行。且說降。公自投於地。面傷
焉。公見賊。挺立于庭。左右抑之拜。公曰。我豈繡憲臣。肯
爲犬羊屈膝耶。戟手瞋目大詬罵。且有力擊人。輒披靡。
賊怒。捽公出。復呼回。爲撫慰者再三。又擬刀脅公公。引
頸以待。賊誘曰。縱汝歸。公曰。我以死爲歸耳。奴知不能

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錮之。公署中父老諸
生泣而隨之。告永芳曰。幸護張使君。公厲聲曰。汝等好
百姓。乃爲好漢子。索命賊手乎。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
拜者四。遥謝君父畢。遂自經。賊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遣
永芳歛而瘞之。建祠于北門外之演武場。流人鄭良弼。
祖天弼。杜時隆。自遼歸。目擊其狀如此。撫按核確奏聞。
上悼憫。卹錄。賜謚忠烈。賜廟額曰昭忠祠。省城。又
合祠于都城。賜祭三壇。賜衣冠葬三百金。廕長子
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初。贈公大理卿。再進兵

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從御史張慎言李日宣給事中
尹同舉之請也公狀貌魁梧豐頤廣額面頰美髭髯兩
目燿燿如閃電初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裹黃金甲被髮
仗劍入內及期誕公公官司理時又夢入兩是亭楊中
丞繼宗許忠節公達揖公而前曰虛席以俟久矣至是
遂符前讖云往者遼報頗棘海虹先生速公啓行星言
夙駕不三月遂及于難得報先生曰吾知兒預有今日
久矣子道濬以諸生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公之遺
骸而海虹先生泣止之曰徒死無益濬詣闕上陳請兵

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事願從諸將出關雪
國憤復父讐斯亦忠臣孝子効死畢命之秋也兵曹但
覆補錦衣實缺以需後用濬壯志不遂製銳矛千枝送
部滅賊又請仗節渡海往勸李暉李棕廢立之情形并
窺毛帥牽制奴酋之虛實其忠憤驍雄所謂非是父不
生是兒矣若使濬領勇士數百人獨當一隊仗以
聖主之威靈助以厲鬼之血戰必能手縛賊奴賊芳浩
者置之檻車獻俘死者剗其舌霍其目齶之磔之支解
之祭忠烈公之墓而後輿其喪以歸豈不快哉昔袁履

謙與顏杲卿同坎。猶有死時一足也。張湊得杲卿之髮。妻疑之。髮動。猶有髮在也。今忠烈埋骨何方。返櫬何日。世路悠悠。如顏氏張湊之客。又何在。徒使九旬祖母。七尺孤兒。招魂望祭於數千里黃沙白草。淒風凍月之間。嗟乎。慘矣。慘矣。雖然。公能令叛賊修治民之禮。異類營忠臣之墓。又能令降者逃。盜餉者中途觀望者。悔死。慚死。恨不從公同難。以死則公之英風峻節。真可激發。未死之英雄。恢復垂殘之遼局。豈直與何公廷魁高公邦佐。鼎足稱山右之三忠哉。故陳子諾濬之請而爲之傳。

孫漢陽太守傳

公諱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先世汴之杞縣人。有靖庵先生者。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伯英舉鄉試。后辟行省爲迪功郎。上饒縣錄事。歸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大亂。因遷于松。子昂夫習春秋。洪武初。官武昌同知。凡數傳而至延平守雪岑公。雪岑生大宗伯。謚文簡毅齋公。文簡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拱。婁江王司寇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其門。宗伯得公最晚。恣愛之。自少有器量。以門廕授應天治中。署上元邑篆。號

稱清謹。擢漢陽太守。吏畏民懷。當衡王之國。水陸旁午。凡供帳厨傳。皆公部署。甚整而暇。路無驛騷。臺察倚重之。擬咨蘄黃兵使者。會公遣書高新鄭。道逢徐太常僕。遂與俱入都。而新鄭方修華亭故郛。捕徐僕。省臣韓楫。刻太常波及公。而公免歸。公自此無復仕進意。遂于東郊故居。修築精舍。輦奇石寘庭除。環列屏籬。如鑒。客至。命張具。鼓吹名畫。摩挲其中。滌除洒掃。屏榻如鑒。客至。命張具。鼓吹。適作童子按院本新聲。間舞狡狴及角觝之戲。人以為安陵食。輞川庄不是過也。公既以豪聞江東。而又坦直。

無他腸。四方客輻輳進。稍挾片藝者。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而后去。故人疎族。一遇之以誠。款洽餽遺。老而不倦。嘗笑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僕于魯男子。差無愧色。公性巧慧。喜摹古。即一椽一桷。一木一石。往往曲折多位置。所居聽雨軒。東臯雪堂。敦復堂。赤霞閣。期仙磴。老圃菴。齊夜雪。其四壁皆寫畫。蒼松老柏。崩浪流泉。使人凜然不淒而寒。有澄泓蕭瑟之意。客退。就明窻。棊几間。或臨古畫。或抄異書。有挑以俗事及家人生產者。掩耳瞪目。若將浼焉。公正書。倣宋仲

溫隸篆八分。追踪秦漢。初寫徐熙趙昌花鳥。晚年畫馬。遠水。米南宮父子雲山。遠近。干請無虛日。人有贗貌。公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真率采聲而已。公聲音洪暢。狀貌踈野。居恒好着民間平頭帽。有綴小金瓶。又好寫笠屐小像。彷彿皆晉唐遺風。非近代以下人物也。漢陽蕭象林爲平湖令。與公無平生交。而契慕特至。公感其高義。往候之。蕭虛左如執弟子禮。及其歿也。匍匐風雨中。拜之于墓。楊修齡來按吳。表公墓曰。暎徹九泉。其爲人仰止如此。公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得

一子早殤。擇族之文而賢者爲之。后曰。世鶴華亭。邑諸生。拮据葬公于細林山之陽。

陳子曰。文簡公官大宗伯三典試。門生半天下。其所遺僅僅負郭一區。礪田七百畝耳。公自少逮老。賓客聲酒之費。垂八十。猶未衰止。而能保有文簡公遺業。不失尺寸。何也。蓋亦有德矩寓焉。今世家子喜狎。非類不知何者。爲名士。轟飲大嚼。不知何者。爲名畫法書。彈指流盼之間。涸若驟雨。崩若潰墻。而身名與草木俱腐耳。風流儒雅。是吾師。舍漢陽公。吾誰與歸。

安硯亭先生傳

安茂卿諱紹芳居無錫之膠山山有滌硯亭因自號硯亭居士安氏自勝國及明多豪傑鄉長者嘉靖間有如山公登己丑進士選庶常守裕州歷雲南僉憲生少峰公希堯希堯生二子長光祿署丞硯泉次即公也公自少眉目娟秀顧盼迎人舉體無凡雅有貴表僉憲授以詩句心開意明十歲工詞翰矣稍長讀先世藏書動以寸計當廣坐拈一題下筆衮衮氣吞多流而獨好有韻語不輟少峰公呵禁之扃一室顯精公車言遂與伯兄

同裏青衿。稱安氏雙玉筭。是時甫十七。娶吳孺人。孺人
屏謝時世粧。德業相勗。公公不復展轉內顧。刻苦下帷。
視一第如解衣。相似會貴人子。爲狡獪所穿。波及公。廢
書。曼聲聊蕭。不自得。跳身者久之。聞少峰公。聖家難。口
白門紅板。桃葉竹枝。豈我事哉。疾趨歸。內外之閑立解。
而僉憲公與王安人。後先捐館舍。公匍匐治喪。墨瘡不
能起。見者傷之。服闋。散橐裝。結海內墨卿劍客。入京都。
上書白寃狀。投刺巨公。即陸平原。謁張壯武。王仲宣。謁
蔡中郎。無以過也。奏下南法曹。首鼠者居半。公嘆燕邸

不可以久留。還里門。得視少峰公舍。祿奉母命。析產。肥
瘠聽兄。毫髮不以屑意。家有西林一片石。多偉木。壽葆
公疏。清泉累層臺。構傑閣。結幽亭。蒔竹種松。分蘭菘菊。
時時命魚舸。鹿車往來。其中築肉飛絲。傾尊仆石。雞號
燭跋。不聽客歸。客擬之安陵食。輞川庄。詣門者。綦烏相
啣矣。稍挾片長。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
所願而去。公雖豪舉。聞江東酒後耳熱。勃勃若有碍。膺
者在。再上書走闕下。賴劉侍御挺身直其寃。公乃更名
泰來。字未央。拮据葬父畢。裹篋北雍。巳酉。戊子。罷歸。辛

卯幾入格。會房考爭甲乙名。兩報罷。公自此半耗雄心。又苦艱子。建自榆閣以祝多男。連舉丈夫子五人。稍稍喜見大宅。形諸詠歌。命子珩嗣其亡兄。告廟行禮。未幾喪母。又喪婦。哭不勝啼。喉嚨間咯咯失音。形容憔悴。竟不起。春秋僅五十有一耳。公彌留之頃。絕無沾戀。撫瓚。頂目瓚者。再已而嘆曰。吾生平器高局遠。不屑屑齷齪。問生產。然歷盡苑枯炎涼之感。瀕死者數矣。丁卯歲。幾落奸人猾胥筭中。可以怖死。詣闕三上書。纏綿十二年。莫適爲援者。可以憤死。七入棘闈。不一售。可以慚死。

哭父哭母。哭伯兄。哭婦。又哭殤兒。可以痛死。嗟乎造物。以六親刀俎我。七情爐炭我。徃役轔鑄我。又以虛懸不寔之功名爲我。且吞且吐之雞肋。以掉戲我。其幸而不死者。外則登眺有名山大川。交游有文人才子。內則司封公。肝胆相孚。膝下雛眉目如畫。而又幸有醉鄉詩社。金石鼎彝。破愁懷。結塵想。故得延歲月至此。然吾豈沉酒。酒人風流教主哉。公豐頤廣額。雙耳垂珠。然諾不輕。諧笑錯出。親知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冷面相拒。司封公創義田。公佐產以贍貧族。處閭閻無褻容。交貴游無詔骨。

暇即枕漱百家六籍中。過輒成誦。畢身不忍忘。字臨曹娥碑。畫摹大癡懶。瓚旁寫蘭竹。別具一種清芬。里中兒童購不易得。姑以自寄其瀟灑標韻而已。郡大夫嘗以修志敦幣聘公。志成。嘆賞有良史之法。詩名清萍集。二京集。芳草編。西村纂。行于世。皇甫子循序其詩。王元美爲西林記。其他四方名公。往復報贈者。不勝書。子五。長殤。次玉。瓚。次珩。次瑤。皆孝謹。嫻文章。卓然有父風。陳子曰。余屏山澤。不獲交茂卿。然時時聞之。吾友徐長孺曰。安公動無缺。彝言無判德。凜凜篤行君子哉。獨以沉

寃未洗。榮名未立。寄跡交游。詩酒間。以夷其胸中五岳而已。假令早遇顧叔時君子。雍雍弦誦。必且虛席爲東林首座。豈至偃蹇西林一片石也。故有感而爲之傳。

玉峰道人傳

錢塘有玉峰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葉。間稱引往事。袞袞不去口。風日清妍。勅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各種。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邀賞無所。恤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耄。耆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

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岩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恢達。恥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嘸於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扇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暮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峰。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始舉子乎。俄舉子駭而名之。卽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

者也。道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縛劇賊梁仕興于新寧山中。賑飢活十餘萬人。埋俘孳骨。稱是築三水南海堤。捕煮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察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其泉湛先生遊。婁東與王汝中最嬖。故晚年著書類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峰道人如故。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裂衣冠。壞

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砭老子解。及他書甚衆。踴進道人。道人咲而領之。蓋父子相師友云。

江陰貢太公傳

太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其先大名蒲城人。宋南渡徙宣城。始祖師元。又徙江陰。三傳而以科第起家。曰斌。爲戶部員外郎。生子曰學靜。爲南臺御史。劾瑾璫。廷杖削籍。再召山東按察司僉事。學靜之季子爲龍陽翁。龍陽之季子爲暨陽公。少開敏。落筆有雋聲。屢試童子科。被放。因太息廢書。代翁支大役。腹筭口占。不屑屑爲纖。嗇機利。周孺人櫛束舍人兒。又甚整而賢。家以此漸饒。龍陽翁逍遙寡營。但召酒人爲轟飲。飲且盡一石。旁指

明有堂集 卷九
公笑曰。老人臨食不嘆。其寢不魔。此伊誰力也。公與伯
兄。姬所居距數里。餉遺書訊不絕。兄中危法。公傾貲。挺
救。始無恙。退亦無自功之色。遠近有緩急告者。立應之。
應而負者。置不較。契券盈笥。視若故紙。并不知其爲誰。
何氏矣。性伉直。閭爽。遇可恨人。及可恨事。輒颺去。不則
痛詆之。卽名流貴介。凌折無所憚。酒後耳熱。面摘人宿
垢。隱癢。聞者口噤。手顫。幾欲穴地入。而公刺刺不少休。
諸子跪諫之。公咤曰。汝欲我爲無口瓠耶。第善詈。旋亦
善忘。舌有肝腸。胸無柴棘。雖置公刀俎上。公飲噉狂笑。

自若。不能難也。公恨不竟儒。而癖書甚于儒者。每讀司
馬氏資治通鑑。手錄忠孝烜赫者。粘之座右。以代義方。
又念南渡後宣城陽旰晉陵之族。散佚不收。纂成貢氏
譜。良史嘆爲弗如。二山君癸卯舉于鄉。公志意益發舒。
與周孺人陰爲德甚力。撫嫡兄之孤。如已出。迎王氏孀
姑。養之終其身。不修故郗。不闢戶外事。從廢圃故園。芟
刈疏治之。藝名花。灌修竹。傾尊仆斗。奏肉飛絲。燭跋鷄
號。未聽客去。邑令肅公爲賓飲。公咲曰。田庚野老。不能
與子大夫相周旋。請辭。公酒杯流行。諧笑錯出。似狂。爲

人畫策解紛。不顧毫髮利害。似俠清議格物。嘗持是非名教。以誦其座上人。似蕙陳子一言以蔽之。曰貢太公古之遺直也。公歿後。二山君成進士。宰東陽。推卓異第一。其諸子皆以文行有聞于時。

陳子曰。世人談笑有鑠邪。故秀鐵面以嗔作佛事。世人對面有九疑。故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罪露。古之得道者如此。而又何疑于太公乎。大剛則折。公不以剛損。太直若曲。公不以曲免。孤行一意。得全其天。爲布衣則公爲綉衣。則抗疏瑾璫之名御史。家風剛直。易地皆然。

信貢氏祖孫之有種也。故諾東陽君之請而樂爲傳之。

有道鳴鶴李公傳

鳴鶴李公，字受甫，上海人。即聘辟不應。仲昌之后也。晚
峰翁得公最暮。十二善綴文。貞齋趙翁試一題，援毫立
奏。遂遴爲贅壻。子視之。十八補金山衛庠生。才名易奕，
弟子北面者屢滿戶。趙翁連舉二雄，公謝曰：「某可以歸
矣。」歸則吾佃以供兩尊人。具甘毳甚腆。晚峰翁爲撫鬚
捧腹，幾忘其貧。翁亡，諸子驚遠游，獨公拮据治喪。造次
織悉准禮。家言無憾。行營善地，不惜罄產贖坏土于祖
墓旁。費且鉅。匿不令母氏知也。四子迎養，母過從公。

耳。公授經他所。母疾。輒怛怛。心動。遄歸。欠身榻旁。爲揣摩。聽聲。疾良已。飲食衎衎者十餘年。已棄杯棬。公墨瘡。焦枯。幾類死孝。卽春秋饋奠。猶作孺子啼。目爲之青。而篤愛典墳。有皇甫士安之癖。每念先世儲書。積至萬餘。軸。嘉靖間。倭奴闕東郊舊居。委書泥淖中。填踏而過。自後不復。更能收合。則多方訪購之。自六籍百家。以及山。劓冢刻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冰。眠食減損。猝叩之某事。云出某書某卷某行。且指數以對。鈎引。

貫串。應聲如響。卽容軒公集與武經註疏。其手跡歷歷。猶存。蟻鼠蠅頭可念也。龍郡丞念公久困學宮。將無爲風氣所錮。移文更之。不允。公咲曰。雄飛雌伏。宰物自有權輿。老蠹乾螢。此儒者事也。遑問其他。于是下帷益淬勵。課趙氏二子。皆補諸生。以報貞齋翁。而程督逢原。逢申。不假貸。小拂意。爲攢眉愁嘆。二子見之。凜凜甚於鞭笞。董中行貧而才。垂三十。猶試童子科。公器賞其文。妻以女。次年遂登賢書。宗人敬庵君素封艱嗣。雅屬逢原。公曰。非望之福。道家所忌。暴得萬金不祥。請辭。已而聚。

族爭立。立者之產悉殉於仇家。而訟終不解。公潛爲營救得免。而身則泌水衡門。朝絃暮誦。父子熙熙如也。事伯兄。女兄謹。兄之女適倪而發。公不絕餉遺。既歿。祭奠皆成禮。與配趙白首相莊。六十年如一日。絮語不加于童僕。惡聲不及于犬馬。介行矩步。鈍口聩容。惓惓以惜福。擇交爲第一義。不喜見羶熱貴游。亦不喜赴讀法。鄉飲禮曰。山衣田冠。未嫺罄折。所羨惟閤然篤行長者而已。丙午逢申捷音至。公咲曰。差慰寂寞。已罷免歸。亦不色。溫曰。兒豈薄孝廉乎。吾家養庵公何如人也。逢申結

草堂於笏谿之南。公過而樂之。賦詩云。此堂未易言卜築。寒士三年構一屋。砌石栽花見遠情。板橋曲沼成幽谷。從古豪門鬪麗華。只今何事傳遊軸。愛我郊西半畝宮。歲歲春風醉醞醑。其他登臨觴咏。率本之性情。而無郊寒島瘦之病。晚年目疾。詩亦屏去。強半茹素。奉竺乾戒。甚虔。笥稿不留。今逢申僅刻十之一。曰碧梧軒詩系。與容軒希獻兩公並傳。鼎足不朽矣。陳子白。李氏自洪永宣景天順以來。纓黻蟬連。門業比于王謝。及公已貧甚。而孜孜好善好書。老而不倦。豈非

真清白吏子孫乎。古者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御史
人跪受。濟南之簡，晚至宋儒，經行可觀。天子用宰相
選書吏，給筆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中。今公經明行修，
出古儒者下，而綸不挂半通。養不待五鼎，識者相爲
惜之。猶幸身沒以後，慈谿君捧輿命告於泉臺，鐫詩
系傳之。秋苑積德于子孫者必貴，積書于子孫者必文。
誰云天道無券契乎？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公父子
之謂矣。

馮甄甫傳

馮甄甫，明州人，初名若臯，已更臯爲陶，甄甫其字，號遂
昌。方伯修吾公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綬相望，而君獨
通脫自喜，好輕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曰：諸葛武侯略
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法也。烏用是小兒
號嘍爲吾聞至人，多好醉鄉遊，近無復問津者。請撫髀
雀躍往矣。性食酒，洪飲無章程。方伯肅括之嚴，君醉歸
詞方伯起居急盥櫛，問寢上食，周恭人臥病，却藥餌不
嘗。君手調以進，輒頷而受之。方伯試之家政，君任心獨

諸而能行方伯意中事。往往爲君解頤。君後篤疾。猶強起。故作健步武。以寬兩尊人憂。其密行多過人者。與人交。有面規而無腹背。有坦中直腸而無軟言。夢語有立談。即合暴發。即解而無終身不釋之憾。有叩必應。有應必如其所欲。未嘗叉手硬坐。得晴不相屬。置人緩急于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佳山水。爲橫琴作雅操一弄。味其雋韻。似將折節改絃。不終以酒人自雄矣。然每當志敞意得。鼓三搥。雞三號。猶嚴扃門戶。不聽客歸。觥籌交飛。排調錯出。不沉醉不

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僅二十有一耳。君狀貌魁岸。廣頰高準。豐下目光。燁燁注射人。羈卅時。能控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目擊奴酋不逞。君必且散金。結海內劔客。椎牛擊酒。突行而前。博遼東一殊死戰。以報累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偃蹇寒書生。枕酒徒膝上。老耶馮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母孺人陳氏。又以節殞。極引古人酒戒。便欲毀尊壘。仆觚斗。廔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秦坑。囚酒星于天

獄盡大地秣田。悉化爲斥鹵荒蕪。而後始無憾。余曰不然。自來酒豪如李太白死。如狂旭顛素死。嬰兒不解酒。解乳死。張蒼百餘歲。噉兒乳亦死。盧仝陸羽飲茶死。屈大夫不舖糟不啜醪亦死。則酒豈必能盡死人也。唐鄱陽王素節得罪被逮。路聞哭喪聲。嘆曰。人求病死何可得。而尚須哭耶。今君不死于病。而即死于酒。勝唐王孫遠矣。奚其悲。奚其悲。陳子滿浮大白。酌君牛山之墓。呼而問之曰。甄甫復能飲乎。試讀我身後數行傳。何如君生前一杯酒。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柏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淚浹于睫。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儼。涇上陳穉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蓋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

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弇州。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己丑，余與徐長孺會葬于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錢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錡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昧爽上食。婦倉卒不能辦。爲易他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謂讓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嬾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

累日。既而出饌。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間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穉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穉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穉登爲快。穉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默。旣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北游無所遇。顧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膽略。有名將風。顧叔時爲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清緊。不通針芥。顧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途陽黃鬚兒。皆折箭。

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蹄碌碌。惟有埋人十丈塵耳。穉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咲。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穉登訣耶。穉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穉登壯旺有精魄。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穉登賓至如歸。以穉登之年與才。心敞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酣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

死。其死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穉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穉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交情最真。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侄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崑崙。招爲薊門游。崑崙行別。穉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掩抑淚下。崑崙即時慷慨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成高之。今春崑崙以穉登病告。余以爲即病不必死。未幾哭穉登訃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柩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涇陽兄弟皆歸。

明有堂集 卷九
三十四
臥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游者。如傲弦長孺。皆先亡。即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奕棋。適生適死。適合適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即旁觀亦爲之嘆息不已。嗟乎。穉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朽。吾穉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傳二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灼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纍葉簪紱。多清人賢胄。永州公與劉太公。未同舉于鄉。嫗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威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旣捐館。益中衰。按察公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貴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婭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躡躡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開聞而歎曰。

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妹。人人解頤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詈罰。每病熾。昏瞽干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袒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跣步不離側。旦晚上食。無敢平面視。中裙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子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曾一本起。廣中公在。

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甘。淑人曰。吾矚其生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蓋恭儉吉德人也。即置虎穴中。無死法。况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穀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局牙署。日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爨。唱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點歸橐。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咲。家居門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藿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其旁媵。亦不復少有異同。寢。

室中木榻絺帷。即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悃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埏。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埏坊皆前夭。淑人哺其孤雛。成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歿。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頰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矚屏幕間。有頃。綦縞入門。單率如窶婦。問之。即劉家錢淑人。

也。僕御熟視。拚口咲怪。其踈質而沈宜人。憮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埏南京刑部主事。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

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按察公也。其庾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褻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

聞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所請主事。單恩與翁公。割兼今桂。

所以察公南京工時主事。挂安入。與以前于城南京。爲不吹。如軒。普盡。辭。際。九。家。志。爲。袁。或。職。里。之。欲。球。入。也。業。嘯。燕。跡。鉢。口。知。外。其。相。貢。而。亦。宜。入。熱。然。熾。息。以。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餘年。而余與之遇。索咲軒。班坐堤上。日暮風起。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問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懼。而母忽嗚嗚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荐。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唁者途矣。孺人孫氏。錢塘江滸。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攻書箒。喜讀史。

間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遘內外之喪。產漸訕。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橐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閒。以止客。以壽公。公咲曰。余之病而從方外遊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間。關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蛇。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

堦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丈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於當世。車騎填戶。孺人輒從屏幃間密矚之。客滾滾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剪燈市酒盡。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遊入。則反面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往往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

謚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謚。謚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謚。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越，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謚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錢母陸淑人傳

陸淑人者，誥贈中大夫山東右叅政忠所錢公之配。宮允抑之方伯康侯之母也。錢氏出表忠裔，元有修職郎國馮者，自臨安領嘉興侯，因家焉。尋析爲嘉善人。四傳爲邑廩生世華，其子萼，精于醫，纂醫海二百卷。萼生昞，昞生貞，是曰柏峰公。中嘉靖丁酉鄉試，令尤溪，歷揚州、汝寧二守，以廉吏稱。柏峰生心亭公吾仁，入太學，贈叅政，娶曹。贈淑人，舉二丈夫子，長即贈公。贈公自少醇謹，卓然以儀軌自居。及長，議婚，得長汀丞陸公女。十

五來歸。保母趙媪睨而嘆曰。新婦神明意審。矯矯道上。異日祿幢褕翟中人也。既廟見。出朝尊章。調御上下。逡巡皆有方局。宗人不敢以年少目之矣。初裝遣廉薄。已叔姒盛孺人入門。紈綺相照。環珮之聲。璆然。淑人處之晏如。盛產兒。外家具文褥錦裯。犀錢玉菓相屬。而淑人舉子。但率女奴治棗。以供湯餅客而已。然淑人待盛無間言。每事推掖之。使前調護甚力。贈公當析箸探策。得西第。輪奐方新。堅以遜其仲。而自處故居。稍稍漸理。堂構經營部署。悉出淑人手中。即心亭翁嘗許葺治費。不

忍索也。既居別宅。去曹太君僅百武。淑人逸居不離側。老嫗小奚遺餉。趾相錯。數偵其所餐。加損爲憂喜。太君常謬爲勇噉。以慰之。心亭翁病膈。贈公與淑人承響床第間。侍病不解帶。治喪不勝衣。諱日生辰。饋奠飲泣。卽推及王舅姑。率子姓。跽拜如禮。潔齋謹恪。說者謂其有詩禮薦沈采蘋之風。贈公性弘恕。不喜苛察。園丁有竊瓜者。家人有乘火攫金去而娶婦者。悉貫勿問。反好語囑之曰。無爲主母所知。而淑人則治家嗃嗃。男女不比肩。寢興不失度。賞罰不僭約。即夜半猶秉燭省視。曰雞

驚逸乎。創門牝闔乎。灶突燿火不息乎。則又呼其子。而質之曰。而渴欲茗乎。而餒欲餅餌乎。而寒欲加衿乎。如是數四。乃即安。贈公遇荒。施賑。遇疾。施藥。衣食無告之人。瘞埋無主之骨。峻却祖姑比隣之產。贖史生鬻。是撫任氏一門。疫厲沒而經紀其喪。入以告之。淑人淑人。贊嘆從臾。惟力是視。不忍以拮据纖嗇謝也。贈公嘗笑曰。家乘有徒婦。書種有佳兒。豈復裹縫掖埋沒枯螢老蠹中哉。遂謝去。公車日以課子爲事。手錄古人格言警語。榜之屏障間。諄諄以忠孝廉節相勸勉。淑人更以

方嚴佐之。未辨色。蹴使興。燭垂跋。趣再讀。鏟落浮華。封部混沌。凡一切大人游少年場。以及詩壇酒政之豪舉。非唯不使近。且不習也。文社有會。贈公拈題危坐。淑人走爨下。張具繼以然膏。未嘗敢告。馮賢師友過從。爲咄嗟立辦。皆豐腴而約束。二子不過數臠肉。三浣衣。稍請更易。瞪目怒不許。曰。孺子輩乃敢快意耶。康侯癸丑成進士。抑之登丙辰殿試第一。賀者傾城。涸巷來觀。淑人痛贈公不及見也。謝客拒筐篚。間有趨羶附熱者。禁勅勿與通。曰。先君子嚴義利。謹取予。處後守雌。素風如昔。

若導之。關說長吏。漁獵細民。吾家兒羞而不忍爲也。嘗語仲子曰。汝司寇。無以三尺法。穿人于丹書。語伯子曰。汝史氏。無以七寸管。蟻人于青史。二子退而識之。康侯欽恤三輔。多所平反。抑之修。神廟實錄。不輕置袞鉞。一字繫。惟淑人有紳訓焉。贈公玉立白晢。方願豐下。與人交。溫洽詳緩。觸之不怒。挑之不爭。不乘急減值。不小惠市名。客有負債者。歸其券。有負心者。則俛而笑曰。此宿世事也。笑而貸之。邑大夫謝公嚴。以老更之禮。一往輒不赴。栽梧種菊。顏其堂曰清鑒。更自號間棲居士。日

與仲弟衛幕公出入飲食必與俱。怡怡如也。淑人待外家。無私假私。與待兩婦。無左袒右袒。質明而起。操作如壯時。勸之盍少休。嘆曰。惟懷與安。實敗名。季文子之母。樂羊子之妻。何人哉。晚年戒殺。好竺乾先生之言。彌留時。命眷屬環念大悲觀音者數千聲。氣體香潔。柔和如生。雖不學佛。故是學佛作家。然巫覡師尼。及見鬼人等。則門庭削跡矣。抑之名士。升康侯名士。晉海內號稱兩錢。比于眉山二蘇。金華二陸云。

陳子曰。贈公戊申前逝。淑人優游祿養。幾十五年。抑之

康侯似可少釋終天之憾而語次輒泣不自勝曰吾于兩親有至痛先公手抄六籍百家言授以句讀若望以名世而不聞兩兒南宮報一痛也臚傳首選遠近識一面者皆為額手而淑人追念先公反為之喜極而悲歛噓罷飲一痛也兄弟晝遊京輦擬以板輿迎母來重去家不可強一痛也士升艱子淑人禱禳以祈多男今舉兩雄長者娶婦裹青衿次者讀書已上口矣而母與先公曾否對咲地下乎一痛也弟代北門守兄乞南陔養而晉有疆場之役母大憂已觸璫燄几叵測母聞之又

大怖一痛也今主聖清時禍本頓拔兩兄弟方將式歌且舞以薦膝前太平之觴而母不我待一痛也六痛填膺九原誰告所恃以不朽吾親者在志表傳朱少師錢宗伯業已憐而許之矣兩公袞而史子布衣而史敢稽首載拜以請是故陳子不辭為之傳

李母楊節婦傳

節婦楊氏。青浦縣學生李光初之配也。其父爲中丞。明石公祖細林公。稱名族。少嫻于女憲。甚有德音。十八歸李君。性剛介。言咲不苟。妯娌莊憚之。喟李君曰。新婦不曉事。盍置副。李君不爲動。讀書山寺中。風雨。蓋鹽。晏如也。戊戌。應督學使試。感寒歸。楊氏初舉兒。投兒李君懷。而身則力疾藥裹間。揣色聽聲。露禱請代。李君竟不起。楊氏號踊治喪。陰挾利刃欲自殺。遮止之不得。忽斷一指投棺中。哭仆地。是時孤兒纔二十六日。熟睡老嫗衣。

項。楊氏始甦。巳亥，葬李君于青浦故隴。奇寒裂膚，指斷處猶痛不可忍。無何，子女病痘瘍，楊氏裹血挫針，佐醫疇費，居恒屏跡一室。隣童村媪，汲漿索火，未嘗望見顏面。惟爲孤兒求智慧，禮觀音文，爲求延生。禮諸經懺，其他巫覡見鬼人等，不敢闖入門限一步地。孤兒五歲喪祖，而適市，謁訟庭。縣大夫憐之，事得解，而貧愈甚。勅孤兒出就塾，余見之，李先生坐隅，賞其奇穎，遂以女字之。

稍長，從游于泖濱海畔。楊氏憂虞萬端，淚從腹中落。戊申歲惡，孤兒臥篤疾，楊氏營護始得痊。與幼女刺繡，買米飯兒，嘗絕粒。檢得敝枕中菜荳，升許煮糜，旋不忍下咽而止。巳酉嫁女，丙辰，孤兒娶余女，而楊氏逝久矣。初巳酉除夕，楊氏色慘然，嘆曰：未省明年此夕在何地。庚戌歲朝，受孤兒拜，訖出素履一鞞，授之曰：未亡人將赴十二年前舊盟矣。孤兒心悸不自持，亟奔告寡姑。邀女兄弟競相勸慰。楊氏執孤兒手曰：誓不食明年新。我志已決。至八月，孤兒生日也。絕粒死，嗚呼奇哉。孤兒名大

節績學能文章郡侯陶公邑侯章公鮑公學師熊公嘗
拔置第一士論傳寫其文以爲楊氏植孤之報目前雖
未遇其志意卓犖望而知爲鉄石奇男子也夫臣殉君
婦殉夫等節耳然爲忠臣托孤易爲節婦保孤難彼其
仗威靈揚名號收拾四方英雋豪傑以爲忠義倡而楊
氏以孱婦抱孤兒寒幙殘燈之與俱畸形單影之與侶
斷指于十三年前絕粒于十三年後蓋女中之龍逢比
干伯夷叔齊也若其保孤而孤立則又加于忠臣一等
矣李之先有鍵齋翁割心救母操刀小廟中血濺佛座

下世稱爲李孝子惜不載青浦志而楊氏之奇節復使
之泯泯無聞非惟得罪於名教且得罪于鬼神余故作
傳一通藏之山中采風者表墓旌廬或亦有徵於斯焉

明齋集 卷九

三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晚香堂集卷之十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記

吾朝揚用修長於論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于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泐爲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髑髏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笑。關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新建相國嘗語臨川云。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臯比。何渠出濂洛關。

聞下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爲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其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某講情張公無以應夫乾坤首載乎易鄭衛不刪于詩非情也乎哉不若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矣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矣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善談名理者其孰能與于斯張長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觀大丈夫七尺腰領畢竟幾殺五慾甕中臨川有靈未免叫屈。

題王仲遵花史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重花外設土剉竹床及三教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負花癖每當二分前後日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櫛沐客咲曰眉道人命帶桃花余咲曰乃花帶驛馬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子花中可以長世披荆畚礫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飛

而食肉者不略諳此味耳。

題宋秋士情種

甬東王先生有言。文莫妙于天。其靈在空。其韻在雪。其變幻不可測。在雲。余謂青城之巔。雪可萬年者。凝而作絳。黃海之雲。可籠而贈客。則人所狎而習覩者。未始不至神也。師宜官謂能作方丈字者。方可縮而書蠻觸之榜。是故古有應真擲一瓢渡海。特遊戲神通耳。余小友秋士。素有雋才。醉歌黃鶴。笑指青霞。風氣日上。足散人懷矣。騷屑諸吟。霏霏如珠玉屑。顧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秋士有情。亦何以消此恨也。情種

一編一語入情萬劫不死快讀臨風碧雲明月侵人矣
暇則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廷珪鹿角喻麋司空圖松枝
筆從石骨水湍枯藤細草間每書一則應勝神仙赤文
綠字多也秋士家海上與三神山相近他日臥百尺樓
頭挂瓢於樹仰視飛雲吹玉尺八爲白雪之歌墨光射
斗然後合掌向維摩居士請爲秋士下一轉語

題素位編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枝贈人即以興平酥同贈曰
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艷予嘗笑此乃閨閣中
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綠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
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
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
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
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幾盡惜哉
棄爾濃艷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

也。而思以吾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徙。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余之文其徙而下乎。

題顧仲方樂府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綉虎之才。爲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束錦交先生。時因杯酒間。動鄉國之想。乃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頓豁。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延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障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題永康十景畫冊

余嘗欲紙衣鐵杖訪包羽明於永康。羽明寄書止余曰。僕吏隱此中三十年。心腸面目如故。且與陳使君有函蓋之合。道人安穩無恙。無煩渡江。使君明如鏡。介如石。清如水。穀登而訟稀。士馴而民靖。古人有詩云。縣官無一事。蝴蝶飛上堦。使君近之矣。生平鮮他嗜。偶逗空青翠。微中獨往獨來。獨歌獨嘯。似欲遐鶩。躊躇而去者。無奈爲職業所束。則掉頭轉睫。無一日不在磨背鳥毳上也。羽明乃徵名手摹繪永康十景。以贈使君。使君試一

展玩之不杖不屐入桃花壁不舟不車入青松廬不瓢
不醜飛瀑濺巢不絲不肉啼鳥滿屋蓋寸管方幅間全
領烟霞勝臥遊遠矣昔子瞻謂蘄黃之間多異人其最
心折者無若方山子陳季常每相見岐亭時多和汁字
詩季常遂爲戒殺里人化之至有不食肉者今羽明夙
具素心而使君復歌惠政今之永康其即昔日之岐亭
耶羽明曰余何敢望坡仙若陳使君當是季常復生真
所謂蘄黃異人也置之佳山水中不愧矣

題高保山詩畫冊

黃大夫佐松郡三載餘將吏士民畏而懷之躋卓異聲
爲諸侯冠而公顧笑曰吾飽此中尊鱸輒思故鄉薇蕨
不置得反初服與吾太史兄飲泉亭中習靜軒上或召
故時父老于水雲深處榕可蔭荔可食芙蓉藕花可紉
而佩其他一切譽誹菀枯悉付之漆園之蝶而已吾兄
負聖賢豪傑之略度不堅臥而吾且代兄灌園姑私一
壑以自秘如否否者青松白石爲嘲我至是慨然挂
冠歸矣當路慰留數四士紳攀輓者相屬于道清風高

明齋集 卷一
尚當于傳賀監中求之。而公又得異人秘傳長生之術。從此不爐不扇吐納數年。則高保山又如崆峒箕穎。並傳于後世爲題其後以送之。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艷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全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求。是爲真修。以此度衆生。
各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修。是爲真度。請問真者何
佛。修者何人。求者何物。度者何人。試向父母未生前。胞
胎未立。姓氏未安時。比向何處修。何處求。却說甚真不
真也。陳眉公曰。請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日夜疑作一
團。橫天塞地。如子胥報仇。如仲尼聞韶。專心一路。食息
無暇。覺此心與境。永不相離。如鳥投林。如魚緣水。試觀
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迴。此理無憑。全憑了念。如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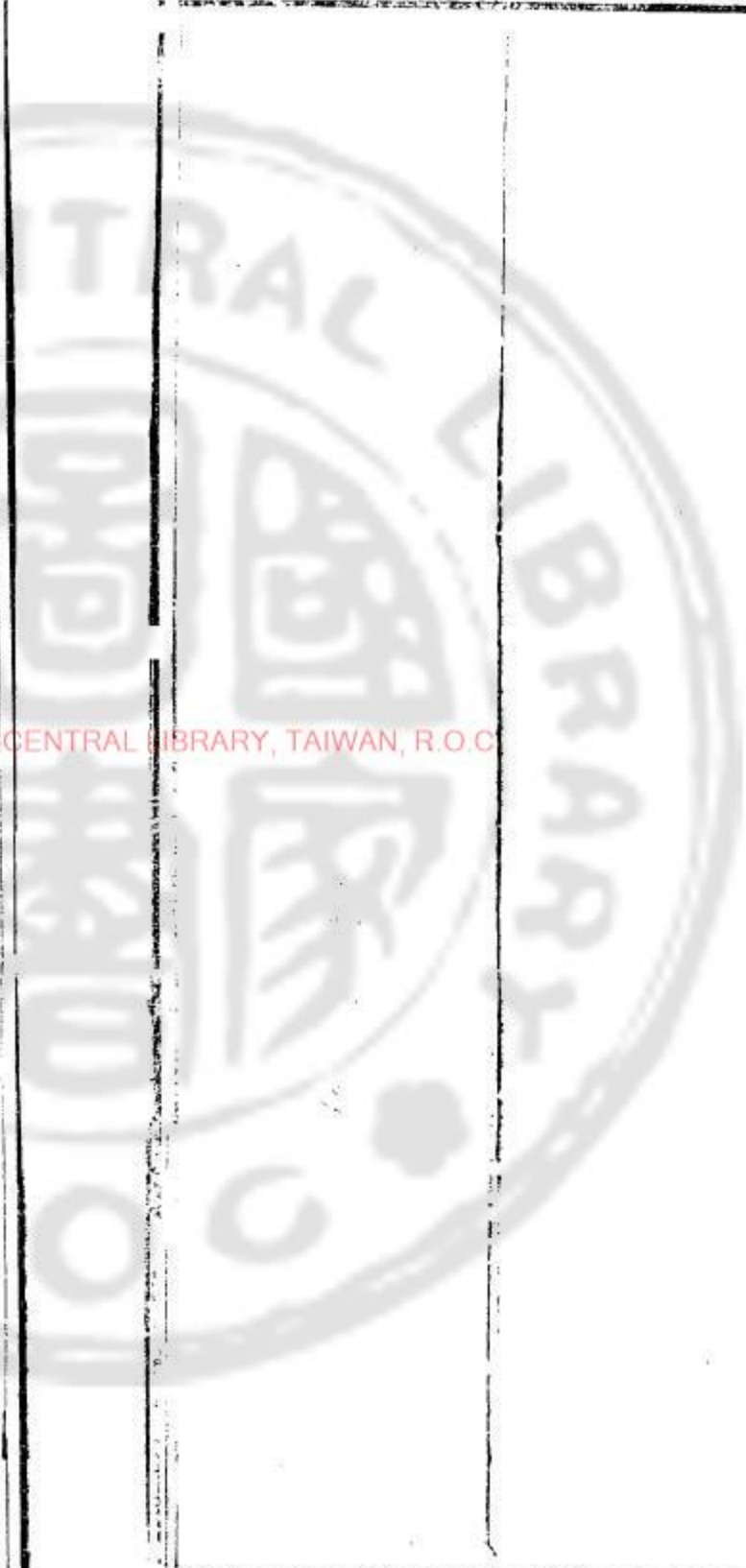
明不坐集 卷一
九
也。天眼目。榜樣分明。規繩具在。放杖入門。又增一段光彩。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玄宰書養生論多帶褚河南楊凝式筆意。與東坡別一門庭。東坡寫數本。今不盡傳。人間所見。乃贈羅浮導師者。意其人亦山澤列仙之流也。延伯磊落奇男子。近聞結廬廬山。所談皆不死無生之學。卽石髓石室書神明。且當授之。何況此卷。嵇叔夜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似于此道。猶有望崖之歎。余每云英雄退步卽神仙。似此。不過吾曹等閒事。延伯真其人也。

題周僕射像

太常寅陽徐公。既爲名卿。旋念親老。上書還里。中晏坐
焚香。絕不問戶外事。客有見燒者。夷然不以屑意。曰。伯
仁有言。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因繪伯仁像
懸之齋中。而公意更有廣于顛者。曰。天下大矣。自古賢
愚貴賤。其一時相去若甚遠。而轉睫彈指之間。往往皆
化爲飄風游塵。而不可得夫。至於不可得而後。知曩者
經營較量。恩仇嗔喜。孰非夢中分別影事哉。此適足以
資達人之喞喙耳。且天下亦何所置分別也。造化之理。



有桃李。則必有蒺藜。有鳳麟。則必有梟獍。有五色卿雲。則必有十日黃霧。有君子。則必有小人。如欲人擲而事汰之。無論支離窘束。勢且至于困而不可繼。而于雅量無乃傷乎。故子輿氏之三自反。真不如顏子之一不較。若顛之僅容數百人。抑又狹矣。太常爲語余者如此。公性質淡泊。與物無競。操不繫之舟。策獨後之馬。終日與人交。見者不知其爲太常。且不知其爲盛德有道長者也。公爲文。貞冢孫文貞歷事兩朝。前分宜而容其濁。後新鄭而容其橫。皆休休以度勝者。而公薰習祖德。爲最

深。故生平未嘗設谿谷町畦之行。以加人。而人亦不忍以機智欺公。凡世之一切賢愚順逆。飄焉野馬之觸于前。海鷗蘋葉之適相浮游。而莫之涉也。夫容人者。有機心。則爲範圍。有傲心。則爲不恭。惟處之以無我。而應之以無所事。斯非太常之容德歟。太常清譽滿朝。天下莫不拭公一出。一摺文貞未竟之緒。則東坡所謂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太常公足當矣。于是題數語于僕射像以歸之。而述公之志如此。

題瑤池春永帖

俞安人楊氏都水郎南濱公之女魏國公之女甥名士直之母也治家課子極有德音癸亥七旬遠近牛酒羔鴈填戶外堅謝不納而紳裙以詩歌庀觴者則命小史錄而藏焉是帖所以刻也吾郡未有翊者創自薛更生始余謂是帖宜屬諸夫人書提美八金錯刀劖織女支機石麻姑浚酒董夔成炙玉笙而歌之乃大快直曰某母氏何敢望此諸公詩擲地皆有金石聲奏之安人傳之子孫足稱俞氏天球河圖矣敢不稽首以拜

交之賜

跋乞松詩

西生上人乞松詩、自法相至玉岑山門、補松二三里耳、
吾嘗訪西生於法相小軒、修竹萬個、青入簡編、今又栽
松夾道、使人曳筇行歌、入門看竹、出門看松、此一段蕭
洒風光、皆從西生筆頭上乞來、吾嘗聞之、無松種松、有
松護松、松如新嬰兒、我如醉盤湯餅客、詩則錦襴繡襪、
吉祥賀章也、誓令此松穉且長、長且壯、壯且作垂髯翁、
共作歲寒老友、當自今日始、西生試以吾言求之、必有
爲十八公作大喜捨、大護法者、請鋤破白雲以待之。

五會圖跋

癸丑四月、讀書東洞庭之翠峰山、居得良友二、則王叅父、明高兄弟、松影泉聲、間以香茗消之、一日出此五會圖相眎、余檢得元美司寇吳中、往哲像贊、屬蓮儒書之、以補五圖之後、夫同官之忌、往往出于同鄉、其生也與、魑魅爭光、其沒也與草木同腐、何如五先生以勲德名位、全始終、則平日道義切磋之助也、叅父兄弟、每訪余、所談皆先世家訓、垂百年餘、而文恪題名、記若新、若他素封子弟、袖中之間、能辨此一蠹楮否、若叅甫兄弟、真

可謂王謝舊家家雖貧出入必備其篤尚友于可想見
文恪之門風耳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宋制告與勅多兼給高宗詔文武官自大夫正任觀察
以上始命辭給告餘則令吏具抄降勅而已唐最重告
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張九齡蕭嵩
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
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顏魯公太子少師依前克
禮儀使勅牒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不他屬也大宗
伯玄宰董公德首四科學綜六藝神考拔之中秘
光廟擢之講帷今皇帝追念其盤累登禁近八座正

席三代疏榮雅知譽命之方新猶歎遁思之甚久歷按
差次遷深告勅其升沉歲月大約可觀矣公七十一時
手書數通用以發皇祖德對揚王庥而冢孫貢士庭
則請礪石而傳之此公碑版中第一烜赫之書也昔包
宗禮藏熙陵告詞則孝肅公十五代孫歐陽齊藏慶曆
知諫院官告則文忠公十四代孫今廷能流通見在之
祖跡不待數世而家謨國寶煥然揭日月而行聲價幾
與顏魯公自書告等豈必商伯乙鼎周淮父鹵乃足以
傳之無窮哉賢者必有後庭之謂矣

卷終